

《路标》

赛义德·古图布（著） 丁星（译）

赛义德·古图布生平简介

赛义德·古图布，公历1906年10月9日生于埃及艾斯优特省的一个名叫穆显的小村庄。在农村，他们家的生活属于中等水平。父亲是位开明人士，品行端正，曾是祖国党委员会的成员，一直支持孩子完成学业。母亲堪称贤妻良母，同样重视孩子的成长，特别是在宗教方面给予熏陶。学习之始，赛义德·古图布进入了乡村私塾，但他很快就离开了那里，转入村里的义务制小学学习。不到四年时间，他就自己背完了全本《古兰经》，那时他才十岁。1933年，在开罗的知识学院毕业后，他开始执教，并从事诗歌文学方面的创作。40年代初，他转到教育部任职。此后，他出版过一些著作，内容涉及文学评论和《古兰经》的表达风格，比如：《古兰经中的艺术形象描写》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变得很糟糕，此时的穆斯林兄弟会旗帜鲜明，目标明确，致力于社会改良运动，影响非常广泛和深远。从1946年起，赛义德·古图布开始和穆斯林兄弟会有了一些零星的接触，去美国前，他还将《伊斯兰的社会公正》一书赠送给兄弟会。1948年，赛义德·古图布被埃及教育部派往美国考察，两年后他回到埃及，继续在教育部工作，直到1952年他提出了辞呈。美国之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回来后，他坚信，必须把伊斯兰民族重新召唤到真正的伊斯兰教中，因为他认为伊斯兰不仅是信仰和行为的准则，而且还是生活中的宪法、立法的依据、政治和经济的纲领。他摈弃了除此以外的所有思想，他还认为，安拉在伊斯兰中为世人制定了生活的端庄道路，穆斯林必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予以遵循。他同穆斯林兄弟会的往来也逐渐增多了起来。同时他主办了《新思想》杂志，通过努力，大批年轻人接受了他的新思想。1952年他当选为穆斯林兄弟会指导部的成员。1953年初，赛义德·古图布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宣教部的领导人，1954年7月担任杂志《穆斯林兄弟》的主编。但仅仅一个月后，杂志被查封，罪名就是他反对纳赛尔同英国签订的协议，反对埃及革命的领导者，他在杂志中号召他们执行伊斯兰的沙里亚法，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府。从这一天开始，赛义德·古图布同革命军官之间的斗争就开始了。杂志被查封后，赛义德·古图布也随之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希望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实现伊斯兰民族的统一。但是，自从亲眼目睹当权者对伊斯兰人士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思想，他意识到必须首先改变人民大众，纠正他们对伊斯兰的一些错误认识，至少应该从人民中产生一批坚定的信士，号召其他人民，并影响他们，从而使人民自愿地回归，用伊斯兰的价值取向来重新开始伊斯兰的生活。赛义德·古图布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著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比如《路标》和《在古兰的阴影下》等。1955年，当局政府又判处他15年的监禁，并同时进行苦役劳动。直到1964年，当时的伊拉克总统阿卜杜·赛莱姆出面调解，才将他释放。但第二年又将他重新逮捕，理由是他试图阴谋颠覆政府。这一次对他的最后判决是死刑，同他一起被判死刑还有兄弟会的另外7名成员。对他死刑的执行是在1966年8月29日早晨。

序

今天，人类已濒于灭顶之灾的边缘，这并非是由于人类受到了顷刻将至的毁灭的威胁。这只是一种症状，而非病根；相反，是由于价值观念的破产。本来，人类生活是可以在“价值观念”的庇护和引导下得以健康的发展和崇高的进化。这一点，在已经不再有什么价值观念可以提供给人类的西方世界里，表现得相当明显。当西方方式的民主濒临破产的境地，并开始渐渐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从东方军事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中力求探寻点什么的时候，它

已经不可能使人类的心灵在追求其本身的存在意义方面找到答案。

东方社会本身的情况也是这样。集体观念和集体主义，以刚诞生就在东西方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并被认为是具有信仰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已经从思想领域开始了又一个明显的大溃退，几乎已经被局限于--与之所以能称之为一种信仰的原理相去甚远的“国家及其制度”当中。总的看来，它与人类禀赋的天性及其不同的需要相矛盾，它只能在一种已经腐朽了的或者在历史长河中早已惯于独裁统治的环境下得以成长。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它借以立根和炫耀的物质经济基础也逐渐崩溃。以集体制度登峰造极的苏联为例，沙皇时代曾经充裕的财富开始减少，被迫抛售黄金以换进小麦和营养品来维持生计，原因就在于它那与人类禀赋相抵触的制度和集体农场制的失败。

人类非需要一种新的引导不可！

西方对人类的领导已濒临尾声，既不是因为西方物质文明已破产，也不是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已经削弱，而是因为西方制度的作用已经结束，它的“库”中已经没什么“存货”允许它继续兜售了。

只有一种新的领导能保存和发展人通过西方科学界以科技发明的手段建立起来的物质文明，为人类提供一种崭新而完美的价值观--以人类所获得的全部知识为比较--和一条纯正而具有积极性和现实性的道路。

只有伊斯兰，才拥有这种价值观和这条道路。

科学的复兴已经履行了他的使命，它以十四至十六世纪的复兴时代为开端，在 18、19 两个世纪达到了他的顶峰，他不再有什么新的东西。

这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主义和所谓的区域联盟，也不再有什么新的内容。最终，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必将崩溃。

伊斯兰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最茫然而骚乱的时刻，伊斯兰“乌玛”^①的使命已经到来，伊斯兰不但不拒绝大地上的科技发明，进而把它当做人类的崇高职责，因为安拉已把治理大地的使命委托于人类，并在一定的条件下，把科技发明看作是一种崇拜安拉的形式和实现人类存在意义的方法。

“当时，你的主对众天神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2:30）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51:56）

① 指超越了种族、肤色、地域和语言界限的以伊斯兰信仰为纽带而组成的穆斯林共同体。

实现安拉派遣伊斯兰“乌玛”目的的时代已经到来。

“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乌玛”，你们命人行善，止人作恶，笃信安拉。”（3:10）

“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乌玛”，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2:143）

然而，除非伊斯兰社会--也就是“乌玛”得到彻底体现，否则它不可能扮演它的角色，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上，如果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这种信仰活生生的体现，他们是不会听信空洞的言辞的，伊斯兰“乌玛”的实体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被认为是不复存在的了，伊斯兰“乌玛”不是伊斯兰曾经生活过的某一个“地方”，更不是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历史上某个时期生活在伊斯兰制度下的“民族”；而是人类其中的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都统统溯源于伊斯兰道路，这就是伊斯兰“乌玛”的概念，自从安拉的“沙里亚”^①--法制制度在大地上被抛弃以来，伊斯兰“乌玛”就销声匿迹了。

一定要重建伊斯兰“乌玛”，这样伊斯兰就能履行众所期待的使命，重新领导全人类！

一定要复兴那个被祖宗世代的沉渣、思想意识的沉渣、环境形势的沉渣、政治制度的沉

渣所淹没的“乌玛”，这一切的沉渣既与伊斯兰本身毫无关系。又与伊斯兰道路毫无牵连，即是它仍然以“伊斯兰世界”的名义苟延残喘也罢！

我清楚复兴的努力与领导的重建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

① 意为伊斯兰大法，即伊斯兰信仰与生活体系，它包括了信仰与世界观、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法律、立法、刑律、伦理道德、操行、人际关系、思想活动与艺术活动。

伊斯兰“乌玛”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人类的领导权在很久以前，已经被别的思想、民族、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所取代。西方的科学界精英已在这期间建立了庞大的“科学文化”、“统治秩序”和“物质文明”体系，人类站在这一庞大优势之巅，既不疏忽怠慢，又不轻易主动让位！特别是今天所谓的“伊斯兰世界”在这些领域中毫无气色!!!

情况即就是这样糟也罢，无论复兴的努力与领导的重建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也罢，还是一定要来一次伊斯兰复兴，因为伊斯兰复兴的努力是为了达到目的而迈进的不可逾越的第一步。

为了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以确定的形式--去探明确足以使“乌玛”领导全人类的资历和条件；那么我们就不会在尝试复兴的第一个回合中就遭到致命的失败。

是的，这一“乌玛”现在不具备--我们也不苛求--在科技发明中向人类奉献出奇迹般的成果的条件和基础，以此使全人类向它低头，从而把它的领导从这一极其狭隘的角度上强加于人类。西方科学界已经在这个竞技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近期内超越他们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另一种“法宝”，即西方文明所缺乏的另一种优势！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物质文明的建设，我们在这方面也要群策群力，但也不把它固定在我们在现阶段向人类奉献的“法宝”的形式上，而是把它作为我们“乌玛”实体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按照伊斯兰世界观它已被作为委托人类治理世界而制定的必尽义务之一，并使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崇拜安拉的一种形式，以此去实现人类存在的意义。

显而易见，领导人类的这个“法宝”并不是科技发明，而只能是一种信仰和一条生活道路。只有信仰和生活道路，在一种既能符合人类禀赋天性的需求，又能响应科技发明需要的世界观的监理下，在能使信仰和生活道路体现在一个人类共同体--伊斯兰社会的环境下，才能使人类有效地保护西方物质文明的结晶。

当今世界，从生活制度及其构成要素所依赖的原则来说，确实是一个十足的蒙昧世界，这些优越的生活设施和空前的物质文明丝毫没有减轻它的蒙昧性！

这种蒙昧主义建立在侵犯安拉的权威--特别是主性的第一特征--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它把统治地位交给了人，使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的主宰，当然它并不表现为早期蒙昧主义的那种原始而幼稚的形式，而是在未经安拉允许的情况下，妄称人类具有制定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的权力，从而对安拉为人类制定的生活道路置若罔闻。这种对安拉的权威的侵犯衍生了对安拉仆民的权利肆意掠夺的恶果。总之，人类在集体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耻辱，个人在资本和金钱的压迫下所遭受的迫害，民族和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的残暴殖民以及安拉给予人类的尊严的被玷污，无一不是侵犯安拉的权威而自食的恶果。

伊斯兰生活道路在这方面是独具特色的，因为人类在所有非伊斯兰制度下都以各种形式崇拜同类；然而只有在伊斯兰生活道路下，把人类从同类崇拜中解放出来了，从而达到了对安拉的唯一崇拜，承领和服从。

这就是十字路口，在这儿分道扬镳，这就是我们所能奉献给人类的崭新的伊斯兰世界观--以及它所带来的现实生活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晶；这就是当今人类所没有而为伊斯兰思想库所独有的“存货”，因为它不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也不是西方科学界的创造，这一点，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不具有。

毫无疑问，我们拥有着一种崭新而完美的法宝，人类不会自己认识它，也决不可能创造它！

然而，这一法宝，就像我说过的那样，一定要在现实生活中得以体现，一定要在“乌玛”的生活中加以实践，这是掀起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首要条件。随之复兴而来的就是--无论历时多久，历程多远--领导的重建。

那么，怎样才能掀起伊斯兰复兴运动呢？

首先，要建立具有坚强信念的先锋队，他们将在艰难的道路上前进，在这个蒙昧主义所笼罩的地球上各个角落中探索前进；一方面他们将与蒙昧主义绝缘，另一方面，为了工作他们还将同周围的蒙昧主义有所接触。

下定了这个决心的先锋队，必须要有前进的路标，以便认清自己使命的本质，使命的真相和奋斗的目的，漫长旅程的起点……也必须了解自己对笼罩在大地上的“蒙昧主义”的正确立场应该是什么？在哪里会合？在哪儿分道？要对蒙昧主义知己知彼，要清楚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怎样向蒙昧主义者宣告伊斯兰的使命？凭什么去宣告伊斯兰的使命？还要清楚，在这一系列的工作中，应从哪儿汲取营养，怎样才能得以充实自己？

建立这些路标，只能以古兰的基本指导作为第一源泉，只能从被安拉精选的最优秀的先贤们的纯洁心灵中汲取思想和精神，安拉曾意欲他们在大地上创造了奇迹，改变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我满怀信心地为期待已久的这支先锋队谱写了《路标》。其中大部分内容取之于我的《古兰经注》《在古兰经的荫阴下》一书，对此作了一些适当的增删，成为本书中的四个章节，另除序言外的八个章节，是我在不同时期，经常对以古兰为体现的天启伊斯兰生活道路进行思考和回顾而得到的灵感。虽然各章节内容不同，但它们都是我们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路标，正如一切道路上的路标那样！它概括了沿着这些路标前进过的第一代精英的足迹。

每当安拉把我导于这些路标的时候，我总是期盼着一代接一代的有志之士被导向这些路标！

成功的荣耀全归安拉！

古兰铸造的一代精英

全世界的伊斯兰传播者，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应该对伊斯兰诞生初期的那种历史现象予以深刻的反省。因为那种历史现象对伊斯兰传播道路和方针有着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的传播确已铸造了优秀的一代--圣门弟子，他们不仅在伊斯兰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独具特色的。从那以后，历史再也没有产生过象他们那样的一代。的确，在历史的长河中曾有过象他们那样的精英，但是从没有在任何地方，象伊斯兰初期所产生的那样，聚集起那样庞大的数字。

这确是明镜若悬的史实，具有深刻的含义，值得我们予以反省，也许我们将能揭开奥秘之所在。

伊斯兰传播所依赖的古兰和使者的逊乃^①实践性的引导以及先知的圣传都在我们面前。正如这些原则性的指导，也都伴随着圣门弟子一样伴随着我们，不同的一点只是安拉使者的逝世。但是伊斯兰第一代式的精英再也没有出现过，难道贵圣的归真就是奥秘之所在吗？

如果安拉的使者本人的存在是伊斯兰传播及其结出丰硕成果的必然条件的话，那么安拉绝不会把伊斯兰面向全人类，也不会把它作为最终的使命，更不会把全人类的一切都委托于伊斯兰，直至最后时刻。

① 指穆罕默德（愿安拉福安之）圣人的言行、默认、道路及实践性的指导。

但是，既然安拉已经肯定保护作为全人类教诲的古兰，当然安拉洞悉伊斯兰的传播在贵圣之后，既能成为可能还可结出丰硕的果实，因此在履行二十三年的使命之后，安拉将他召回，而把伊斯兰予以保留。直到世界的末日。因此，贵圣本人的归真不能解释这个现象，也不是一个理智的分析。

那么，我们就应该去探询另外的原因。让我们看一看圣门弟子们曾经汲取营养的源泉，也许这一源泉已经发生某些变化，让我们再研究一下，曾经培养他们的那个生活道路，也许这一生活道路也有了变化。

圣门弟子曾经汲取营养的唯一源泉就是古兰；至于安拉使者的逊乃的指导，只是那个源泉许多支流中的一条。当“穆民之母”阿依莎（愿安拉喜悦她）被问及贵圣的德行时，曾说：“他的德行就是古兰。”（《尼萨伊圣训集》）

那么，古兰就是曾经滋润他们心灵的源泉，他们以古兰为自己生活方式的准则，在古兰大学中得到培育而毕业。其原因并非当时的人类不拥有文明、文化、科学、著作和研究，决不是这个原因！当时有罗马的文明和文化，书籍和制度，当今的欧洲还以它的沿革建立生活，此外还有希腊文化的遗产，它的逻辑、哲学和艺术，时至今日他们仍然还是西方思想的源泉。当时还有波斯文明，他的艺术和诗歌，传说和故事，信仰和教条，政治和制度。还有远在东方的中国文明，近在南亚的印度文明等等枚不胜举。当时的罗马和波斯两个文明从北至南，包围着阿拉伯半岛，更有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生活在半岛腹地。由此可知，在初建阶段，使伊斯兰第一代精英心身贯注于安拉的经典--一本唯一的古兰，其原因并非的世界缺少一种文明或缺乏一种文化，而是出自一种早已制定的策略，一种胸有成竹的计划，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穆圣看到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手拿一页《讨拉特》圣经经文而发怒的这件事中得以证实，他当时说：“指安拉发誓，既使穆萨（摩西）活在你们当中，他也只能跟随我。”（艾布·叶尔拉据加毕尔传述）

的确，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在初建阶段是有意识地把圣门弟子汲取精神营养的源泉局限于安拉的这一经典之中，把他们的内心世界只倾注于这部经典之中，只把这部经典作为他们遵循正道的方针，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看见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从另外一种源泉中探寻点什么时生气的原因。

安拉的使者曾想铸造一代心灵纯善，理智无暇，思想圣洁，心情纯正，一身清白的精英，他们摆脱了除尊贵的古兰天启生活道路之外的任何影响。

那滋润于古兰的一代，在历史上创造了无可伦比的业绩，可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源泉被污染了！后来的各代人们借以汲取精神营养的源泉里渗入了希腊的哲学和逻辑、波斯的神话故事和思想意识、犹太教的以色列神话、基督教的神学论争以及其他各种文明和文化的沉渣，所有这一切都渗入了《古兰经》注释和伊斯兰的认主学，同时也渗入了教法学和教义学，第一代精英以后的各代穆斯林都培养于那个被污染了的源泉，从此，那个光辉的一代再也没有出现。

毫无疑问，第一源泉的污染是以后各代穆斯林和那杰出的无以伦比的一代精英有着明显差别的最根本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除源泉的污染以外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举世无双的那一代精英接受古兰启示的方式是独具特色的。

的确，第一代先贤们研读古兰并不是为了文化和阅读的目的，也不是出于欣赏和享受的动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接受古兰并不是为了仅仅提高文化素质，更不是为了在他的知识库中增加一些教义学和法学方面的知识，而是从安拉那里接受有关他个人事务以及他生活的整个共同体事业的命令，并从安拉那里接受关于他和他的共同体的生命的指示。就像战场上的士兵每天接到作战命令而立即付诸实践一样，听到之后马上贯彻到实际工作之中！因为他曾经认为他只是在增加应尽的义务，接受置于他肩头上的种种负担，因此据伊本·麦赛欧

德的传述，他们每日只以接受十节启示为满足而加以记忆并付诸实践。

这种精神，正是这种为实践而接受启示的精神，为他们打开了从古兰中鉴赏的天际和知识的宝库。如果当时他们以研究、学习、阅读的情感去追求古兰的话，这些大门是不会向他们敞开的。这种精神曾使他们的工作化繁为简，使他们的负担化重为轻，使他们与古兰融为一体，并把它溶入到他们的心灵和生活之中，通向一种活生生的生活道路，一种不是浮于脑际也不是溢于笔墨之中的生动活泼的文化，转变为伟大的业绩，扭转了生活的进程。

这本古兰只把它的宝藏赏赐给以这种精神迎接它的人--挖掘的知识只用于实践。这本古兰不是作为理智的书籍而来到的，也不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鉴赏而来到的，更不是作为故事和历史典籍而来到的，如果说这一切都被古兰所包含的话--只是作为一种生活道路，一种纯粹的天启的生活道路而颁降的。安拉分批颁降这条生活道路，一部分接着一部分。

“这是一部古兰，我使它意义明白，以便你从容不迫地向众人宣读它，我逐渐地降示了它。”（17:106）

古兰不是一次性地颁降的，它是随着时事的不断更新的需要，按照思想意识的递进成长，社会和生活的逐渐形成，循着穆斯林共同体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而逐渐颁降的。当时每一节启示和每几节启示都是针对将来的情况、特定的事件而降示的，向穆斯林的心灵深处对话，给他们描述他们的事务的真实情况，给他们制定针对形势的工作方针，纠正他们思想和行为方面的错误，在一切事务中把他们与他们的养主安拉联系起来，给他们介绍安拉在宇宙中显示的属性，那么他们就觉得生活在最高的天国境界之中，在安拉的照看和援助之下，在安拉无所不包的大能之中，就这样他们以那条中正而神圣的生活道路调整他们的现实生活。

的确，铸造那一代先贤的是接受启示用于实践和工作的这种方针，然而形成以后穆斯林各代的却是把接受的启示用以研究和鉴赏。毫无疑问，这就是使后来的穆斯林各代同那一代独具特色且绝无仅有的圣门弟子有着区别的第二个根本原因。

另外还有值得注意和叙及的第三个原因：那时候，一旦有人信奉伊斯兰，他就把蒙昧时代的一切都拒之门外，顷刻间就觉得伊斯兰的生活把他带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与蒙昧时代的生活斩断了一切联系，认为那一切都是与伊斯兰格格不入的污秽，用高度警惕、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蒙昧时代他曾经熟悉的一切，以这种态度他遵循了伊斯兰的崭新指针。每当他的私欲战胜了他，传统陋习吸引了他，每当他没能尽到伊斯兰义务的时候，立即感到自己犯了错误，有了罪，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他的所作所为需要净化、洗涤，并重新开始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天经的指导相一致。

他在蒙昧时代的情景和信奉伊斯兰后的形象之间有着巨大的思想鸿沟，由此使他与蒙昧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彻底划清界线，最终脱离了那个无知而愚昧的环境汇入到伊斯兰环境之中，即就使他们仍然和多神教徒进行着贸易和日常交往，因为精神决裂是一回事，日常交往是另一回事。

他从蒙昧主义的环境--其传统和意识，习惯和社会关系--中彻底解脱出来，而正是这种解脱导致了从多神论信仰到安拉唯一论的信仰，导致了从蒙昧主义世界观到伊斯兰--关于生命和存在的--世界观，产生了向着崭新的伊斯兰社会的凝聚力，服从它的崭新领导，把他的忠诚、服从、跟随都交给了这个社会，这一领导。

十字路口，就在这儿，新的历程就从这里开始。解脱了蒙昧社会强加于他的一切传统势力的重压，一切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支配，自由而愉快地奔向新的历程，他已经从心灵深处下定了摆脱蒙昧社会的决心，虽然他遭受到的，只是迫害和镇压，但是，蒙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传统势力再也对他无可奈何了。

今天，我们就生活在象伊斯兰刚诞生便遭遇到的那种与蒙昧主义毫无二致的蒙昧状态之中，或者还比那时更黑暗的蒙昧主义之中，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蒙昧主义--人们的思想意识

和世界观、风俗习惯、文化源泉、文化艺术、法律制度--甚至很大一部分我们所认为的“伊斯兰文化”、“伊斯兰资料”、“伊斯兰哲学”、“伊斯兰思想”都是这种蒙昧主义的伪造品！

因此，伊斯兰价值观，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不能端正，伊斯兰世界观在我们的大脑中得不到清晰的理解，所以伊斯兰在初期铸造的那一代精英贤哲没能在我们中间再次大量涌现。

那么在伊斯兰运动道路中，从它的襁褓阶段和形成时期，一定要铲除我们赖以生活的蒙昧主义的一切感染。首先我们一定要返回到纯洁的源泉，那个精英贤哲们曾经汲取营养的源泉，这个源泉是被安拉亲自保护着的，它既没有被污染，也没有被混淆。我们返回这个源泉以滋润我们的世界观，提取宇宙存在的真理和人类存在的真理--这两种存在之间的一切关系以及它们与真理的完美存在--安拉之间的关系，从而滋润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以及我们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生活的各种方针。

我们在返回这个源泉的时候，必须具备接受启示用以实践和工作的精神，而不以研究和鉴赏为兴趣和目的。我们返回去了解这个源泉，究竟要我们成为什么？然后我们就付诸实践，在返回的途中，我们将看到天经精美的艺术，令人心荡神漾的美妙典故，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限来临的场面，还将遇到古兰独具风格的性灵哲学以及其他一切研究者和欣赏者所追求的一切。但我们不把它在接受启示时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我们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清楚古兰要让我们干什么？什么是古兰意欲我们认识到的整体世界观？古兰期望我们对安拉的情感是怎样的？它所期望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现实生活体系是怎样的？

为此，我们一定摆脱蒙昧社会的重压，特别是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摆脱蒙昧主义的世界观，蒙昧主义的传统习惯，蒙昧主义的领导。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向蒙昧主义的现状妥协，也不是屈服于它，因为它那种无知愚昧的特性，使我们根本无法与它妥协，我们的任务是：首先变革自己，再最终变革这种社会。

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变革这种社会现实，把这种蒙昧主义现状连根拔除，这种现状跟伊斯兰生活道路、伊斯兰世界观在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它以镇压和强权剥夺了我们按照天启的伊斯兰道路生活的权力和自由。

我们历程中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置身于这种蒙昧主义社会及其价值观和世界观之外，我们也决不能为了与它在中途相逢妥协而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作丝毫的修改。我们和他们阳关独木，毅然决裂，因为每当我们与他们共行一步，我们就丢失了我们的生活道路，我们就迷了路。

我们将会遇到艰难困苦，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和牺牲。我们只要走第一代精英的道路--安拉以他们实践了天启的生活道路，以他们战胜了蒙昧主义道路--我们就不可能有第二个随心所欲的选择。

经常对我们生活道路的方针、立场的特征、道路的本质保持清醒的头脑，确实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只有跋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像那一代杰出的无与伦比的精英一样，走出蒙昧主义的深渊。

古兰昭示的道路之本质

古兰的麦加启示，颁降给安拉的使者（祈主福安之）历时十三年整，阐明的只是一个命题--虽然陈述的方式几乎没有重复过，但是那个命题也没有改变过，古兰的文风对每一次陈述都赋予了新的格式，甚至好像是它第一次在阐述那个命题。

古兰在解决人类生活中首要的难题和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宗教中最基本的问题--信仰问题，其首要原则被体现于主性与主格，人性与人格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之中。

古兰在向人类宣讲信仰的真理：人，之所以是人，在这一范畴中，当时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任何时代的阿拉伯人都一视同仁；就象穆圣时代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种族的人以及其他任何时代的阿拉伯人和别的种族的人统统进入这一范畴。

信仰，的确是整个人类的问题，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它是人类在宇宙中存在及其最终结局的问题；是人类和宇宙、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问题；最终也是人类和宇宙及其一切生物现象的创造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不会恍然消失，因为它是“存在”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古兰的麦加启示在给人类解释“存在”的奥秘，解释环绕着人的宇宙存在之奥秘时，对人发问：“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为什么来了？”“生命终结将奔向何处？”“是谁使他从无到有，来到这个世界？”“谁将使他归于死亡，他的结局怎样？”向人解释：“他所观察和感觉到的这个宇宙现象，到底是什么？”“他能感触到但不能看见的在冥冥之中监视着整个世界的神秘力量到底是什么？”“是谁创造了这个充满神奇和奥秘的宇宙？”“谁设计了它？”“谁使它运行？”“谁使它象他观察到的那样日夜更新变化”？同时也向人阐明“跟宇宙及其创造者应建立怎样的关系”？更进一步向人阐述“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

这就是人类“存在”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无论大千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

整整十三年时间，只用于确定这个首要命题--信仰。在人类生活中，信仰确立以后，只是在信仰的基础上演绎其他各种需要和生活细节的问题。

古兰麦加启示并没有逾越这个基本的命题而去演绎与生活制度有关的细节问题。那是因为安拉知道在信仰得到了全面的阐明、在信仰已经牢固地根植于安拉所选择的民众的心灵之中以后的事。安拉预定让伊斯兰在他们手中崛起，让他们履行建立体现伊斯兰的现实制度的任务。

圣教的传播者和建立这种以现实生活体现伊斯兰制度的奋斗者，应该给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予以认真地反省和沉思！那就是为什么古兰麦加启示在整整十三年中确立信仰而进行奋斗，以及它不急于从信仰建设过渡到社会制度的建设和为治理伊斯兰社会而健全立法的奥秘。

安拉的意志确已意欲让信仰成为从伊斯兰履行使命的第一天起便面临的问题，让安拉的使者在宣教的第一步就向人们阐明“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向人们宣讲谁是真正的主宰，教导人们不要崇拜除造物主以外的任何东西。从表象和人类有限的理智看来，这并不是打开阿拉伯人心灵的最简易的方法。当时他们清楚阿拉伯语当中的“主宰”和“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真正含义，他们明白“主格”就是“最高统治地位”的代名词，他们曾经明了“安拉唯一论”--主格归安拉所有意味着剥夺僧侣长老、王公贵族曾经把持的权威，并把它交给安拉，安拉就是心灵的主宰、思想感情的主宰、现实生活的主宰、金钱的主宰、法律判决的主宰、性灵肉体的主宰。他们曾经通晓“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是一场对攫取了主格第一特征的世俗权威的革命；是一场以这种攫取为基础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也是一场对那些以各自的私欲任意立法的各种世俗统治的革命。因为安拉并没允许他们那样做，阿拉伯人并不是不知道--当然他们谙熟自己的语言--“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真实含义。这种传播，阿拉伯人当然理解，对他们的社会制度和统治权威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对伊斯兰--或者说这场革命--的态度是那样的仇视。故对伊斯兰发动了众所周知的一系列战争。

这，为什么是伊斯兰传播的起点？为什么安拉的意志要让伊斯兰传播一开始遭遇这样多的艰难困苦？

安拉以这一宗教派遣了他的使者，但是最富饶的阿拉伯领土当时并不是在阿拉伯人手中，而被其他种族所霸占！

北部的两河流域屈服于罗马帝国，由受制于罗马的阿拉伯王公傀儡政权统治。南部的也门从属于波斯帝国，由波斯任命的阿拉伯王公傀儡政权统治，阿拉伯人手中只有黑扎子、帖哈麦和乃吉德以及零落散布于干燥的大沙漠当中的几片肥沃的绿洲！

也许有人会说：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当时有能力--他们是之中公认的忠信之士，他的血统属于古莱氏族中最高贵的白尼哈希姆家族--在接受安拉使命的十五年之前，便在“玄石纠纷”中使古莱氏贵族们把处理大权交付于他并服从他的裁决的话，那么他一定有能力激起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把被仇杀和抢劫撕裂了的阿拉伯各部落聚合起来，以民族主义作前导，解放他们被北方的罗马帝国和南方的波斯帝国所殖民掠夺的领土，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在阿拉伯半岛各地建立民族的统一。

也许有人会争辩：如果安拉的使者进行这样的鼓动宣传，阿拉伯人一定会全部响应的，而不至于在阿拉伯半岛遭受长达十三年之久的贵族统治阶级的肆意迫害。

也许有人饶舌：在阿拉伯人热烈的响应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把他当作他们的领袖和统帅，把权力和荣耀齐聚在他的双手之中，在让人们拜倒在他个人的权威之下后，他完全可以不失时机的利用这种权威，完成他的安拉唯一论之使命。然而赞美清高的安拉--他全知、全明，并没有指导他的使者通向这种道路，而把他指向宣扬“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道路，让他和他的少数跟随者承受这一切艰难困苦！

为什么？的确，安拉并不想使穆罕默德和跟随他的穆民陷于困境，然而，安拉--赞主超绝--知道这不是道路。伊斯兰的道路并不是把大地从罗马或波斯的暴虐统治者手中抢夺过来，交给阿拉伯的暴虐统治者；因为暴虐统治就是暴虐统治，无论来自那一个种族。大地是安拉的，应该交给安拉，只有当大地上飘起“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旗帜时，它才能被算做是交给安拉了。伊斯兰的道路并不是把人们从罗马或波斯的残暴奴役下解放出来，又置于一个阿拉伯的残暴奴役之下。暴虐就是暴虐，无论它是来自于那一个种族的！人类只是安拉的仆民，只有当他们高举“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旗帜时，他们才成为安拉的忠实仆民，“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就象一个明理的阿拉伯人理解他的语言那样--统治权只归安拉，立法权只属安拉，谁也不能统治任何人。因为所有的统治权都是安拉的，伊斯兰所承认的籍别只是信仰。在信仰这一籍别下，阿拉伯人、罗马人、波斯人、任何其他种族的人、任何其他肤色的人，都在安拉的旗帜下同享平等的义务和权利。

安拉以这个宗教派遣了他的使者，当时的阿拉伯社会从社会正义和财富分配来讲是世界上最腐败的社会，极少数人垄断着金钱和商业，进行高利盘剥，使得他们的财富和商业成倍聚集，而绝大多数人却处于饥饿和痛苦的边缘上，富有者同时霸占着荣誉和地位，而广大的贫民百姓却丧失了金钱和尊严！

也许有人会说：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当时确有能擎起社会正义的大旗，激起一场针对贵族专制统治的战争，并把它的目标解释为改革社会制度，把富人的金钱交回到穷人的手里。

也许有人会争辩：如果安拉的使者当时进行这样的号召，阿拉伯社会肯定会分成两个阵营；绝大多数人为了金钱、荣誉和地位而加入到这一场新的革命中；极少数人则为了保全他们的既得利益结成一派。这总要比整个社会结成一个阵营反对“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更为简易吧？而事实上那时只有少数杰出的信士们达到了信仰的崇高境界而坚定不移地站在穆圣一边。

也许有人会饶舌：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何不先使绝大多数人响应他，服从他的领导，以此来战胜极少数顽固分子，建立他的地位，然后在适当的时机，以他的地位和权威确立安拉唯一论的信仰，完成他的主交给他的使命。在使人们先拜倒在他的个人权威之下以后，再拜倒在他们的主宰--安拉的权威之下！

但是，安拉--颂他超绝--全明全知，并没有指导他的使者通向这种道路！

安拉--赞主清高，确已知道这不是道路，他深知社会正义只有在一个把一切交给安拉的全面信仰意识形态下，才能在社会中涌溢而普及，自愿而喜悦地接受安拉关于社会正义和相互承担义务的判决。这样，在支出者和接受者的心里确立一种只是平等地执行安拉的制度的

意识，自愿地从中希望获得今后两世的善行和美德。这样，人们的心灵不会被贪婪和嫉妒所充斥，不至于用刀剑和棍棒，威胁和恐怖来使事物运行！不至于使人们的心灵肮脏、精神败坏，就象在不以“万物非主，唯有安拉”为基础而进行革命的其他制度中发生的那样！

当穆圣被派为先知时，阿拉伯半岛上的道德水平已经从各个方面堕落到了最坏的境地，以至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美德也被破坏殆尽。

欺侮虐待在社会上蔓延，诗人祖海尔·本·艾比·素利玛入木三分的描述，向我们揭示了当时的情况：

“谁不以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就招致毁灭，谁不压迫别人，就遭到别人的压迫。”

蒙昧时代曾流行的一句俗语，也说明了这一情况：

“伙同你的弟兄去作孽，援助你的弟兄免遭别人之孽。”

饮酒和赌博曾经是社会上普及的习俗，许多人以此为自豪，蒙昧时代的诗歌大都描写这些恶习。蒙昧时代的著名诗人、《悬诗》的作者之一--托尔伏特·本·阿布德的诗就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

淫乱以其五花八门的形式成了那个社会的标志，当时的情形是古代和现代每个蒙昧社会的缩影。提到这件事时，“穆民之母”阿伊莎曾经讲述道：

“蒙昧时代的婚姻有四种：第一种是今天人们的婚姻，先说媒许配，如果双方同意的话就结婚。第二种形式是，当妻子经期结束时，她的丈夫就对她说：去寄宿在某某人那里，然后就离开她，连摸都不摸她一下，直到她跟那个她所寄宿的男人同居怀孕，当确信她已怀孕后，如果他的丈夫喜欢的话，再跟她一块生活，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想得到一个聪颖健壮的后代！这就是所谓的寄婚。第三种形式是：没有血亲关系的一伙人聚集在一个女人跟前，逐个跟她发生性关系，这样她就怀孕了，等她分娩以后过了几天，她就派人把那伙人召来，谁也不得缺席，等他们到齐后她就宣布：你们知道我们之间已发生过的事，现在我已经分娩了。然后按她自己的意愿选择他们中的一个，对他说：“喂！这就是你的孩子。”然后就用那个男人的姓氏给孩子起个名字，那个男人绝不能拒绝她这样做，只能让孩子跟他走。最后一种形式是，妓女们在她们的住处插上旗子作为标志，男人们只要谁愿意，就与他们发生关系而她们不能拒绝任何人，直到她们中有人怀了孕，产了婴儿之后，那些曾经跟这个女人同居过的人，又集合在一起，他们请来专门辨认新生儿血统的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舌头舔一舔那个孩子，然后宣传孩子属某人之血亲，谁也无权干涉！”

也许有人会说：穆罕默德当时确有力量宣告一场社会改良运动，整顿道德、净化社会、洗涤人们的心灵。

也许有人会争辩：就象每一个在任何环境下进行道德改良运动的人那样，穆罕默德当时就发现了许多人。他们精神纯洁，对那些污秽深恶痛绝。他们慷慨怀仁，豪侠仗义，肯定会响应改良和净化社会号召的。

也许有人会饶舌：如果安拉的使者进行这样的工作的话，那些道德高尚、精神纯洁的清廉之士，一定会毫不迟疑地响应他的号召，他们的心灵将逐渐接近于信仰，接受它并最终担负起传播它的使命，而不至于以“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宣言一开始就激起一场猛烈的对抗。

可是安拉--赞主清高，的确知道这不是道路，他知道除非是以一种信仰作为基石，否则道德绝不会被纳入正规。所以，以信仰来制定价值标准并确立价值观念。同时，把信仰作为确定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权威，而由这个权威来支配报酬，赏罚严明，执法如山。因为在以信仰确立的权威建立以前，价值观念是动荡不定的，建立于这种动荡的价值观念之上的伦理道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既无准则，又无权威，也无报应！

在经过艰苦的奋斗，信仰扎根之时，信仰所依赖的权威被坚定之际：当人们真正地认清了他们的主宰，进而崇拜唯一的安拉时；当人类从同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摆脱了私欲的控

制时；当“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在人们的心灵中稳固之机，安拉以这些笃信之士创造了以上提议者高谈阔论的一切。大地摆脱了罗马、波斯的统治，但并不是为了建立阿拉伯人的统治，而是净化大地，确立安拉的统治，大地摆脱了暴虐者的统治，无论这个暴虐者是罗马人，波斯人还是阿拉伯人，因为他们的实质同出一辙。

整个社会由于摆脱了非正义而得到净化，建立了伊斯兰制度，以安拉的公正来裁决一切，以安拉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以安拉的名义高擎社会正义的大旗，高书“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并以此为伊斯兰旗帜，而跟别的任何名称毫无联系。

灵魂和道德被净化，心灵与精神远离了一切邪恶，这一切并不是依靠安拉的责成和法度来实现的，而是出于人们的自愿--只有极少数屡教不改者则动之以刑--因为信仰担负了监理内心世界的作用；人们的追求全在于取得安拉的喜悦和恩赐；活着只惧怕安拉的恼怒和惩罚。是的，追求安拉的喜悦，惧怕安拉的恼怒，代替了监理和刑罚。

人类的社会制度、道德规范都趋向进步，达到了人类以前从未达到过的最高境界，那种境界除了伊斯兰制度以外，以后的人类再也未达到过。

这一切的完成是由于那些以国家、政治体制、立法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宗教的人，首先他们的心灵中已坚定了伊斯兰信仰，并在道德、崇拜礼仪、行为和生活中实践了这个信仰。安拉以确立伊斯兰为条件给了他们一个许诺，它不是辉煌的战绩和权威，甚至也不是他们手中的宗教。这个许诺跟尘世生活毫无关系，它就是--乐园。这就是许诺给他们的一切。以艰苦的圣战，严峻的考验，宣教的疲劳为代价，用全世界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暴君都憎恶的献礼--“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去与蒙昧主义作斗争！

因此当安拉考验他们时，他们用坚忍铲除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任何念头。因为安拉知道他们期望的并不是尘世的报酬--无论这种报酬的形式如何，是伊斯兰传播在他们手中取得业绩。还是以他们的努力奋斗在大地上确立安拉的宗教--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报酬，当他们的精神不再以祖先和种族血统而自鸣得意时，当他们不再以祖国和领土目空一切时；当他们不再以近亲和门第自高自大时，安拉确已知道，他们已锻炼成了能担负一个重大信托的忠信之士，那种信托就是在全世界确立“安拉唯一论”的信仰。这种信仰把所有的统治权，包括灵性和心灵、思想和行为、精神和金钱、制度和权威、都统统交给了唯一的安拉。由此，这些忠信之士对委托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也将忠诚无欺。以这种权力来建立和实施天启的伊斯兰大法，以安拉公正的裁决来衡量一切，并不为他们自己，他们的血亲，也不为他们的民族和种族，或以真主赋予的权力来攫取那些微的利益。被委托于他们的权力实际上只归安拉，只属于安拉的宗教和天启的伊斯兰大法。因为他们清楚权威只来自安拉，是他的权威委托于他们。

除了以此为开端之外，这个天启的生活道路就达不到如此崇高的境界，伊斯兰传播只有高举“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这一旗帜，不给它附加其他的任何含义，伊斯兰传播只有以那个貌似艰苦曲折，但实际上吉庆简便的道路作为它前进的途径，才是战无不胜的。

如果当时伊斯兰在传播的第一步就以“民族主义号召”进行社会改革、道德改良，作为它的倡导，举起除“万物非主，唯有安拉”以外的旗帜来号召的话，伊斯兰生活道路就会被流产，而不会实现一切都回归安拉的最终目的。

这就是古兰麦加启示所进行的一切--在思想和心灵深处确立“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信念，选择这一貌似艰难的道路，而拒绝其他一切途径，并坚定不移地走这条康庄大道。

至于麦加启示始终致力于阐明信仰，而不去寻求建立于这一信仰之上的法度规则，也不去才是于颁降组织社会关系的立法，这一事实，确是值得进行伊斯兰传播事业的人们清醒思考的一大命题。

勿庸置疑，这正是这一宗教的本质要求，因为伊斯兰建立在独一的主性和主格的基石之上，它所有的制度和立法都涌溢于这一伟大的源泉，就像一颗巍峨挺拔的巨树，叶繁枝茂，

交错相荫，高耸入云，那么，它一定有植于方圆广大、土层深厚的沃土中繁茂的茎根，与它庞大的体积和延伸的高度相一致。伊斯兰也正如这样，它的制度包罗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事务无论巨细，都有涉及。它指导给人类的生活，不仅有今世生活，而且有后世生活；不仅有肉眼能发现的物质世界，而且还有幽玄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物质现象中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斡旋于灵魂深处和隐私世界--这样一个庞大雄伟，森罗万象的生活体系，当然有其深远的根源--造物主的安排，使之与它的广阔、博大、深邃的具体情景相协调了。

这就是伊斯兰的本质之一。它的生活道路限于巩固自身结构并使之拓展。其中，信仰的建立和巩固，信仰的全面性和独到之处，都用来为人的精神世界服务，这确是人类社会健全发展必不可少的，一切可能提供的保证之中的最佳保证，是参天大树和深茂根茎之间的和谐。

每当“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信仰以它的源远流深的含义而被稳固于人心时，随之而来的就是体现这种信仰的制度的确立，接受这种信仰的心灵会欣然确认它就是人类心灵最喜悦的唯一制度，甚至在把这种制度的细节条文和立法根据展示给他们之前时，就会毫无条件地服从它。因为，服从就是“伊玛尼”（信仰）的一个前提，以这一服从为前奏，信士们就自愿而惬意地去迎接伊斯兰的种种制度和立法，对所颁布的法令，一接到就毫不犹豫地予以执行，对任何一点都绝不置若罔闻，就这样，饮酒被连根拔除，高利贷被铲除，赌博被扫荡，所有蒙昧时代的传统恶俗都统统清除涤净了。完成这些业绩，所凭的只是几节古兰启示和安拉的使者的几句圣谕。然而，当今的一切世俗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法律条令，处罚制度，甚至警察和军队，穷尽了宣传广告之能事，所能达到的只是对某些违反者的表面性惩处，而整个社会仍然在罪孽和邪恶的深渊里呻吟！

伊斯兰本质特征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于这一条纯正道路之中。它是一条积极的实践性的、运动性的道路。它被颁降的目的在于治理社会，面对现实生活以伊斯兰准则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肯定真理，纠正谬误、对于蒙昧的现象予以无情打击甚至连根拔出，因此，伊斯兰只对具体的社会问题予以立法，在一个完全确认安拉唯一的主宰地位的社会里付诸实践。

伊斯兰绝不是一个与种种假设相呼应的理论！它是一条道路，一条结合社会实际的道路。因此，它首先必须建立确认“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信念的伊斯兰社会，从内心到行为上承认一切统治权只归安拉，拒绝除安拉以外的任何人为的主宰，拒绝接受任何不以这项原则为基础的立法。

当这一社会建立时，它的现实生活就需要一种制度，一种立法来规范公民的行为。只有这时，这一宗教就从根本上服从这一制度和立法的穆斯林大众着手建立它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因为他们已拒绝接受除此以外的任何制度和立法。

信士们必须具有这种置于他们的精神和社会生活之上的信仰，只有这样，其制度的立法在社会中的实施就得到了保证。制度就有了威信，法律就有了尊严，社会就会安定，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早期穆斯林们在麦加时，他们还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也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人，权力不在他们的手中。他们也不具有独立于不信道者的生活方式，而能以安拉的法律组织自己的生活。因此，在那个时期，安拉并没有给他们颁降关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明文，而只是给他们颁降了信仰，当这种信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稳固以后，萌发于这种信仰的伦理道德就接着颁降了，直到他们在麦地那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时，关于政体立法的启示就下降了，给他们确立了解决伊斯兰社会现实问题的政治制度，由国家以行政手段予以坚决保障。

安拉的意愿并不是在麦加颁布政治制度和立法，让他们乘早地储藏起来，以便在麦地那建立国家时再拿来实施！这决不是这个宗教的特征！它要比这现实，要比这更严肃认真！伊斯兰并不是虚设种种形式的难题。然后假定各种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它只面对服从实践伊斯兰大法的穆斯林社会这一现实，彻底拒绝任何形式的法律，直接按照现实问题的大小、形式、环境和条件制定法律。

今天，有些人想以伊斯兰为一种公式，杜撰各种理论，并以此为依据去铸造种种政治模

式，制定生活方面的各种法律。然而，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确实确认伊斯兰生活体系对社会的唯一治理权，而拒绝一切人为的法律，并运用行政权威予以实施这一生活制度的社会！其实这些人并不懂得伊斯兰这一宗教的本质特征，也不知道怎样以安拉所意欲的方式在生活中展开工作。

这些人，他们想让伊斯兰改变它的本质特征，它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程序，好让它去迎合世俗的理论，人为的道路，他们试图另辟捷径，去迎合他们的急躁心理，而这种急躁心理，正是在人为的法律制度面前表现出的失败主义情绪的反映。这些人，希望铸造成一堆抽象的观念和理论模式，去面对一个并不存在的未来。但是安拉的意志却不是这样的。在安拉看来，这一宗教首先是一种涌溢于内心世界的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支配着人们的心灵，进而要求人们不要屈从于除安拉以外的任何统治，不要接受除安拉以外的任何法规。只有当具备这种信念的人们赢得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时，安拉才为他们制定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组织现实生活。

这，才是安拉为这个宗教制定的步骤，不管人怎么想，安拉的意志是铁的意志，毫无更改！

伊斯兰的传播者也必须明白，当他们号召人们复兴这个宗教时，首先应该号召人们接受伊斯兰的基本信仰--虽然他们自称穆斯林而且他们的身份证也证明他们是穆斯林--人们应该首先明白伊斯兰是确立“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信念--以及它的真实含义。也就是说人类所有事务的统治权只归安拉，驱逐那些侵犯安拉的神圣权力并把它据为己有的暴虐者。这种信仰应该牢固扎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并应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实践中。

这就是伊斯兰最初宣传的基石。这也应该成为号召人们走向伊斯兰的路标。这也就是古兰麦加启示历时整十三年所致力宣传的一切。只有当一群有着这种纯洁信仰的人们进入这个宗教时，我们才可以把它称作“伊斯兰社会”，只有这种伊斯兰社会曾适合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具体地实践伊斯兰制度。因为他们已经从心灵深处彻底地愿意把他们的全部生活建立在信仰这一基石之上，并在生活的各项事务中只服从安拉的裁决。

当这样一种社会确实进入生活，开始展现伊斯兰制度的基本精神时，这个社会就在伊斯兰制度总精神的指导下，才开始制定这个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必需的各种法令和制度，这才是积极的实践性的伊斯兰现实道路的正确步骤和程序。

有些内心忠诚但没有领悟到我们这个宗教信仰的本质特征的人士走上了一条急躁之路，他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就是全知、明哲的安拉的智慧亲自铺就的通衢大道--只有安拉彻知人类的各种天赋禀性和不同的生活需要--他们说，如果我们把伊斯兰的基本精神和各种法令制度呈现给他们的话，那么伊斯兰传播道路将会变得更加畅通无阻，而且人们将会自然地接受并热爱这个宗教！

其实，这只是急躁产生的虚幻！这种虚幻就象我们前面阐述过的给先知的幼稚的建议一样，即为了简化伊斯兰的传播道路，先知应该一开始就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或社会改良的旗帜、或道德改良的旗帜！

人们的心灵首先应该虔诚地归顺安拉，宣布对安拉全方位的服从，从一开始就必须无条件的接受安拉的制度并拒绝任何除来自安拉以外的法律，甚至在那种制度的细节被展示而吸引人们之前！

对伊斯兰的渴望应该来源于对安拉的绝对服从和从其他任何形式的奴役中争取自由的向往，而并不是因为它在这样或那样的细节方面优越于其他制度。

毋庸置疑，安拉的制度本身是最优越的，因为它是安拉制定的，人类--安拉的被造物--的制度决不能与安拉的制度相提并论，但是，这一点并不是伊斯兰传播的“基石”，它的基石是毫不犹豫地接受安拉制度而拒绝其他任何制度，这才是伊斯兰的真正含义！伊斯兰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含义！谁真正地热爱伊斯兰，他的思想问题就在这儿得到了解决！他并不需要

有人去向他展示伊斯兰的本质美和优越性，从而让他喜爱伊斯兰，这也是信仰的基本原理之一！

现在，我们应该谈一谈古兰的麦加启示是怎样在十三年中解决信仰问题的。古兰并没有以一种理论或神学研究的形式去展示信仰问题，也没有象所谓的伊斯兰认主学所研究的那样，以哲学辩证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决没有，从总的方面来讲，古兰与人类的天性直接对话，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安拉设置在人类本身及其周围的各种启迪和明证中去，古兰把人类的天性从各种迷信沉渣当中解放出来，打碎了压抑人类理性、摧毁理性职能的枷锁。打开了人类天赋的窗扉，去迎接各种动人心扉的灵感，响应灵感的号召，走向安拉。

从特定方面来说，古兰以这种伊斯兰信仰为依据，在现实生活中与压抑人类天赋禀性的各种谬误和传统，展开了一场活生生的斗争。因此，为了适应这种特殊环境，以一种理论的方式去展示伊斯兰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古兰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式，决意去撕毁各种笼罩在人类思想和心灵上的帐幕，去摧毁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障碍。同样，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思辨哲学--伊斯兰认主学在近几个世纪以来所遵循的教条--也不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方法。当时，古兰与整个社会现实展开了斗争，在现实这个汪洋大海中，向人性中所有的结构特征展开了演讲。因而，神学研究也不是一种近乎合理的方式，因为虽然伊斯兰确实是一种信仰，但是，它的首要规划是在现实生活中去体现它、实践它；而不是让它象经院哲学研究所做的那样龟缩在一个阴暗的社会角落里！

古兰一方面在穆斯林的内心世界建立信仰，另一方面通过这一信仰，穆斯林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对环绕在他们周围的蒙昧主义展开了大攻势。与此同时，努力去铲除这种蒙昧主义在思想、道德、生活等诸方面对穆斯林社会本身的污染和影响，伊斯兰信仰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建立的，而不是通过死板的理论模式，也不是繁琐的神学研究，更不是冗长的哲学辩论，而是一场积极的、有组织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运动，穆斯林社会就是这个运动具体组织形式，穆斯林社会信仰观，生活情操对信仰观的体现，以及在对立状态下对蒙昧主义的斗争过程中的成长，都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这种成长与信仰大厦的建立完全是相互映衬的，这种成长是对伊斯兰信仰在社会实践中的真实写照，这也就是体现伊斯兰本质特性的唯一途径。

伊斯兰的传播者一定要象我们所分析过的那样，去理解这个宗教的实质以及伊斯兰运动的道路，那就是：他们必须知道持续了十三年之久的麦加阶段--建立信仰的阶段--并不是跟伊斯兰运动所进行的建立伊斯兰实体和铸造伊斯兰社会的阶段截然分开的，它并不是一个教授和学习伊斯兰理论的阶段！而是为伊斯兰信仰、社会运动、实体的形成而进行的基建阶段，无论何时，只要想重建伊斯兰大厦，都必须这样做。

这样，就必须延长建立信仰的阶段，建立信仰的步骤应该循序渐进，更应该深沉而坚定地完成，因此，这个阶段不应该是信仰进行理论性研究的阶段，而是一个落实的阶段--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把伊斯兰的信仰活灵活现地落实在以遵行它的人为基础而形成的具有生命力的社会组织中去，这种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的成长和发展，本身就意味着伊斯兰信仰的成长，这种信仰应当体现在实践中，体现在向蒙昧主义发起挑战的斗争中，这种具有生命力的信仰，将随着与围绕它的各种恶势力的斗争而茁壮成长。

错误！在伊斯兰看来，把信仰看作是一种仅供理论研究和文化知识探讨的抽象理论，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啊！危机！严格来说这不仅仅是错误，而是一场危机！

古兰的麦加启示没有被一次性地降示，而历时十三年整，其目的就是为建立和巩固信仰体系，如果安拉意欲的话，他完全可以把古兰一次性地降示，然后让圣门弟子们用十三年时间--或更多一点或更少一点--去研究古兰，直到他们精通“伊斯兰论”！

但是，安拉不愿意这样！而选择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那就是同时为一种社会、一场运动、

一个信仰奠定基石，安拉的意志是以信仰铸造社会和运动，而社会和运动推动信仰的发展壮大，使信仰成为社会运动的积极实践，而使解决运动的社会现实成为体现信仰的一面明镜。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安拉--赞主清高--彻知思想的更新和新社会的缔造，不可能发生在一昼一夜之间，所以信仰的建设一定需要一段与思想的更新和新社会的缔造相适应的时间，直到信仰体系成熟之时，也就是体现这种信仰的现实社会形成之日。

这就是伊斯兰这个宗教的本质特征--正如古兰麦加启示规划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特征，而不应该在各种人为的理论模式面前，迎合失败主义者的急躁情绪，去尝试改变伊斯兰的这种特征。当初，古兰就是以这一特征铸造了伊斯兰“乌玛”，同样，只要将来重建伊斯兰“乌玛”，就得依照安拉铸造第一个伊斯兰“乌玛”时的这一独特方式去重建伊斯兰大厦。

我们不仅应该认识到这种尝试的错误，这种尝试是为了以一种“伊斯兰论”去对抗各种世俗的人为理论，而把那种决意在不断成长的实践中，在掀起一场运动的有机群体中加以体现的活生生的伊斯兰信仰转变为一种抽象的理论去研究和进行学术探讨，从而改变了伊斯兰的这一特征--而且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这种尝试所导致的危机！

伊斯兰信仰渴望体现于人们的活生生的心灵之中，体现于一个组织之内，体现于一个有机群体之间，从而掀起一场反蒙昧主义的运动，同时，去铲除遗留在信士们思想中的蒙昧主义残余，因为他们在皈依伊斯兰之前，曾是蒙昧社会的一份子，受到蒙昧主义社会环境的侵蚀。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信仰所治疗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心灵和思维，而是整个生活，也就是说，它所展示的场面比一种抽象理论更为宽广、更为深远。当然，它同时也包括了理论研究的范畴及其命题，但是，它决不被局限于一种抽象理论的研究本身。

伊斯兰关于主格和主性、宇宙存在、生命和人的思想，不但综合全面，而且完美无缺，是很有现实性和建设性的概念。因此，基于这种特性，伊斯兰厌恶把它局限在一种文化意识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一点违背它的特性和最终目的，伊斯兰思想应该体现于群体之中，活生生的组织之间，现实运动之内。它的发展程序是以人群、组织、运动为基础而成长，直到它的理论和实践中同步成熟。它不是从现实运动中割裂出来的理论，而是在生活中对信仰方式的真实写照。

从伊斯兰的本质特性、最终目的和发展程序来说，理论进展超越了实践的成长。而没有在现实中得以体现。这不但铸成了大错，而且走上了危机之路！

安拉--赞主清高--说：“古兰我分期降示了它，以便你从容不迫地向众人宣读它，我逐渐地降示了它。”（17:106）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兰是被分期降示的，是从容不迫地一点一点地降示的，其目的就是，伊斯兰信仰大厦的建立，是在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组织中，而不是从一种抽象的理论中冒出！

伊斯兰信士们应该认真体会到伊斯兰是安拉天启的宗教，那么伊斯兰在社会实践中的道路本身也是天启的道路，是与它的本质特性一致的。因此，决不能把伊斯兰的实质与它的社会实践道路予以割裂。

他们还应该知道，伊斯兰来临的目的不只是改变人们的信仰观，并以此改变人们的生活，而且还要改变建设信仰，改革社会的具体方式，它来临的目的就是在建设信仰的同时，铸造一个“乌玛”，为它建立一个独特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的建立与信仰观的建设和现实社会的改革是同步的，这是整体计划，是特定的思想方式，特定的信仰观，特定的社会建设，它们之间决不能割裂。

如果我们象前面阐述地那样去理解伊斯兰的现实道路，那么我们还应该知道，这一道路是一贯的，而不是阶段性的，它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环境，更不是以第一个伊斯兰社会建立时的环境条件为前提的，它是--无论任何时代建立伊斯兰的必由之路。

伊斯兰的使命是不但要改变人类的信仰和生活，而且还要--它的使命也是--改变人类的

思维方式，改变人们对信仰和生活的态度，这是因为伊斯兰的道路是天启的道路，它在本质上与一切人为的渺茫而短浅的道路是截然不同的。

除非通过天启的思维方式的指导，否则，我们不可能走向天启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这种道路，安拉以之为基石来引导人们的思想方式，进而纠正人们的信仰观和社会生活。

当我们想让伊斯兰演绎出一套供人研究的理论时，我们已经违背了天启的伊斯兰成长道路的本质，也违背了天启的思想方式的实质。假如我们让伊斯兰在人为的思想方式面前屈服，那么它好像安拉的方式比人为的方式更低级！就好像我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从安拉的方式“进化”到人为方式之行列中去！

这种尝试上极其危险的，失败将会是致命的。

天启的伊斯兰道路的使命是给予我们--伊斯兰的传播者--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式，我们必须借助于它，去扫除笼罩全球的蒙昧主义思想方式，因为蒙昧主义沉渣已经压抑了我们的理智，污染了我们的文化。如果我们想以一种违背伊斯兰本质特性的、外来的、流行于当今世界的蒙昧主义思想方式去对待这一宗教，那我们就已经把伊斯兰交给人类的使命毁于一旦了，同时，我们自己也放弃了摆脱现实社会中蒙昧主义思想方式对我们压抑的权利，丧失了摆脱它遗留在我们思想和精神上的残渣的良机。

这种结局是极其危险的，损失是极度惨重的。

在建立伊斯兰的过程中，思想和运动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决不亚于伊斯兰信仰观和生活方式本身，它们是决不可分割的。虽然，对我们来说，宣讲伊斯兰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是极其吸引人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宣讲决不能使伊斯兰在大地上造就一场现实运动，我们也不应忽视：这种宣讲伊斯兰的方式除了只给那些确实从事于伊斯兰现实运动的人以外，绝不会给任何其他带来益处，这种宣讲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充其量只是唤起那些运动外围的人们对他们在运动中到达的成果的同情。

我再次重申，伊斯兰信仰观应该立即体现于一个运动性的群体之中，这一运动性的群体应该成为伊斯兰信仰观的完整体现和真实写照。

我再次重申，这就是天启的伊斯兰的本质道路，它是最高尚、最正确、最具实效、最符合人类天赋禀性的道路。这一点，当我们与其他各种人为的理论模式做一比较的话，就会更清楚。那些人，他们在确实从事一场现实运动、使自身成为伊斯兰的真实写照、逐步地体现那种理论概念之前，把伊斯兰作为一种独立于实践的完美的“世外桃源”，作为一种僵死的理论模式呈现给人们。

如果这一理论在根本上正确的话，那么，在体现伊斯兰思想的生活方式的基本要素和组织这种生活方式的立法细则看来，这就是更正确的方法了。

我们周围的蒙昧主义--正如它给伊斯兰传播者中的部分热心人的神经施加压力使他们在完成伊斯兰道路的过程时犯急躁病一样--有时也蓄意扰乱他们，问道：“那么宣传的那种生活方式的细则在哪里？”“你们为了它的实施，做了多少研究工作？准备了多少研究论文？你们是不是已经按现代原则制定了立法”那神态，就好像在我们这一时代实施伊斯兰“沙里亚”法所缺少的仅仅是法律条文和伊斯兰法学研究论文，恰似人们已经诚心诚意地接受了安拉的统治地位而愿意以伊斯兰“沙里亚”法来治理他们的生活，而他们只是找不到精通法学的学者以现代原则为他们演绎新的法规！这是讽刺性的嘲弄，每一个有理智并尊重这个宗教的人应该唾弃它！

蒙昧主义只是想通过这种骚扰而为自己拒绝安拉的“沙里亚”法寻找某种托辞，只是想继续人对人的奴役，只是想诱使穆斯林大众偏离伊斯兰的天启道路，从而使他们放弃以一场运动为形式的信仰建设阶段，使伊斯兰传播者们偏离天启道路的本质--那就是，理论在现实运动里予以反映，伊斯兰生活方式的真实面貌在实际生活中得到确定，按照生活实际问题的需要，制定各种立法，去解决伊斯兰生活的实际难题。

伊斯兰传播者们理应对这种骚扰置之不理，应对这种给伊斯兰运动画蛇添足的勾当弃之不顾，他们不应再重演那些不信道的“智叟”笑“愚公”的闹剧了！

他们的义务是揭露并粉碎骚扰者的阴谋，他们应拒绝在一个不宣布只服从安拉的“沙里亚”法并否认其他任何统治的社会里，以“发展伊斯兰法学”的名义为保护伞而进行的具有讽刺意义的行为，那类人只想让他们放弃脚踏实地的工作，而去建造“空中楼阁”，决不应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他们应该按伊斯兰的运动道路行动起来，这是伊斯兰无穷力量的奥妙所在，也是他们力量之源泉所在！

伊斯兰的道路就等于它的实质，两者不可分割，任何外来的人为道路可以通向实现它自己的世俗制度，但是，它却不能实现伊斯兰的制度，它对实现我们的目标“爱莫能助”！

因此，坚持这一道路在任何一场伊斯兰运动中，就象坚持它的信仰，遵循它的生活方式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这本古兰必导人于至正之道。”（17: 9）

伊斯兰社会的产生及其特色

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所倡导的伊斯兰传播运动，只是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安拉委派的众使者领导的漫长的伊斯兰传播运动中的最后一环。它的目标只有一个：让人们认识独一的真宰，人类真正的化育主；使人们去崇拜他们唯一的主宰，从而抛弃人对人的崇拜和人对一切被造物的崇拜。整个人类--除少数人在短暂的期限内--并没有断然否认安拉的存在和主性的原则，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在于没有正确地认识真正的主宰，换言之，就是他们为安拉举伴了许多崇拜物；或以信仰和崇拜礼仪为形式，或以统治地位和盲目追随为形式，这两者都是与伊斯兰的安拉唯一论原则相违背的，是导人于迷误的以物配主的行径。每一位使者都教授了人们这一原则，但随着时世的变迁，久而久之，人们又抛弃了它，重新返回到了使者曾经把他们解放出来的蒙昧主义状态中，再一次干起了以物配主的丑行；或体现与信仰和崇拜礼仪中；或体现于统治地位和盲目追随中；或使两种形式合二为一。

这就是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传播的实质，它的目标就是“伊斯兰化”：使人类服从人类主宰的伊斯兰化，把人类从人对人的崇拜中解放出来，导向人对安拉的唯一崇拜；把人类从人对人的奴役--统治权、法律制度、价值观念、传统习俗--中解放出来。在生活的各项事务中，只接受安拉的统治和沙里亚大法，归向对安拉的统治地位的绝对服从。这，就是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以及历代众使者--带来的伊斯兰的真谛。

伊斯兰的来临，就是使人类返回到对安拉统治地位的绝对服从，正如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通过安拉的创造的规律服从安拉的意志一样。因此，组织全人类生活的权威，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支配整个宇宙的那一权威。这样，人类就不至于脱离使整个大宇宙正常运行的权威设计的轨道，而去追求与整个宇宙规律相反的生活方式。其实，人类的产生和成长以及他们的生老病死无一不受安拉创造的宇宙规律的约束，他们的社会生活也不得不受这一规律的支配；同样，人类自愿选择的行为的结局，也同样受这一规律的支配。因此，组织人类生活并不是他们的自由选择，人类不能改变安拉创造并支配的这一大宇宙的规律。故人类应该把伊斯兰作为他们生活中的自愿选择，把天启的沙里亚大法作为他们生活中各项事务的唯一准则。这样，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天赋的一面和自由选择的一面--就得到了协调；人类的存在和宇宙的存在就达到了完美的和谐。

然而蒙昧主义，建立在人统治人的基础之上，就因此而脱离了这一宇宙体系的规律，使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天赋的一面和自由选择的一面--产生了冲突，这就是一切使者在他们号召人们服从安拉的伊斯兰传播运动中所遭遇的蒙昧主义，也是安拉的最后一位使者穆罕默德（愿安拉福安之）在传播伊斯兰时所遇到的蒙昧主义。这种蒙昧主义并没有体现在一种抽

象理论中，甚至有时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理论！实际上，它总是体现于一个运动群体中，贯彻在一个社会中，服从这一社会的领导--它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传统习俗、情感和概念，那一社会的各个成员之间紧密合作、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宣誓效忠、有机协作。这样，就使整个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行动起来，以保持蒙昧主义的存在，防御和消灭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危及它的存在和结构的事物。

正由于蒙昧主义不体现于一种抽象理论而体现于一个运动群体，所以，任何想消除这一蒙昧主义的、使人类重新返回安拉的努力，都不应该以一种抽象理论为形式，那会是纸上谈兵而无济于事，因为此时，它无能去迎击占主导地位的、以一种有机运动群体为形式的蒙昧主义。按照常规，只要试图废除一种已经确立于实际中的体系而代之以另外一种与其在方针和本质、宏观总则和微观细则各方面根本对立的体系的话，那么就得创造一个条件，即在各个方面超越它，而且，这种新的努力一定要体现于一个有机运动群体之中，它的理论原则和组织基础，它的内部关系和结构一定要优越于那一现行的蒙昧主义社会。

伊斯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立足的理论原则是：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也就是说，确认安拉是创造和化育一切的独一真宰，是整个宇宙的支配者、统治者和立法者，把这一点，确定于内心，执行于崇拜仪式之中，把伊斯兰法实践于现实生活当中。除非把这三者有机完美地结合起来，彻底认真地贯彻在生活中，并作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区别标准；否则，“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这一证词，无论从实际上，还是从伊斯兰法学角度看来，它都被认为是不复存在的。

从理论上确认这一原则就意味着人类的整个生活回归安拉，他们在生活的每一方面、每项事务中，不是自己任意制定法律，而必须返回安拉为他们的而生活制定的法律并遵循之，认识安拉的法律就必须通过一个传达它的媒介，那就是安拉的使者。这一点构成了伊斯兰信仰第一支柱的第二个部分：作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这，就是体现和支撑伊斯兰的理论原则，当这一原则在整个生活事务中予以实践时，它就会带来一条完整的生活道路，无论在伊斯兰国家之内，还是在伊斯兰国家之外，伊斯兰人通过这一道路去解决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一切事务，去建立伊斯兰社会的各种内部关系以及与其他社会和各种外部关系。

的确，伊斯兰不能体现于一种抽象理论之中，让信仰它的人去信仰它，去举行崇拜礼仪，然后让它的信士们仍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依然作为现行的蒙昧主义运动群体有机结构的内部成员，他们这种形式的存在--无论人数再多--都不可能导致伊斯兰的“真实存在。”因为“理论上的穆斯林”个体成员存在于蒙昧主义社会的有机结构之内，他们将必然被迫去响应这一社会的个性要求，他们将会行动起来--自愿或是被迫地、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去解决在这个社会中生存时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他们将保卫蒙昧主义社会的存在，将会反击任何危及它的存在和实体的因素。因为有机组织总是使它的每个成员--无论自愿还是不自愿地--行使这些只能，那就是说：“理论上的穆斯林”个体成员将仍然实际上进行强化他们在理论上力争摧毁的蒙昧主义社会的工作。他们仍然将是那个实体中的一些活细胞，为它提供生存和延续的有机条件！他们将仍然给它提供得以生存和强化的方法、经验和措施，而不是让他们的行动去摧毁这一蒙昧主义社会，去建立伊斯兰社会！

因此，伊斯兰的理论原则--即它的信仰--一定要一开始就体现在一个有机运动的群体之中，必须建立一个对立于蒙昧主义群体的有机运动的群体，独立于那个伊斯兰致力铲除的蒙昧主义有机运动的群体，与其截然分开。这个新群体的中心就是体现在安拉的使者身上的新的领导。在安拉的使者去世以后，它体现于以使人类返回安拉、确认安拉为创造和化育的独一真宰、整个宇宙的治理者、统治者、立法者和全人类生活规范的制定者--为己任的每个伊斯兰领导之中。每个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的信士都必须斩断他对蒙昧主义领导的效忠，无论是以僧侣牧师和星相巫术为形式的宗教领导。还是正

如古莱氏贵族的勾当一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导，他们只向新的伊斯兰有机运动群体效忠，向服从安拉的领导效忠。

这一点必须在一个穆斯林进入伊斯兰的那一瞬间，开口作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之日起付诸行动；否则，伊斯兰社会的存在就不可能实现。如果仅在个体成员--无论他们人数再庞大--的心灵中建立起理论原则，而不体现在一个互助合作，布局协调的有机组织之中，具有独立自主的实体之中，它的每个成员就象生物细胞一样进行有机的工作，使它的存在生根、深化、扩展。保护它的结构免遭各种敌对因素的破坏，从而摆脱蒙昧主义社会的领导，在一个独立于蒙昧主义的领导下组织他们的运动，协调他们的行动，来指导他们开拓、深化和扩展伊斯兰实体，反抗、斗争，以至消灭蒙昧主义实体。否则，我们的最终目标就不能实现。

伊斯兰就这样产生了，它体现于“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这个总原则之中--其实它包括了整个生活。以此为基础，同步建立起运动性的有机组织，独立于蒙昧主义社会，与它截然分开，向它挑战。伊斯兰从来就不是脱离这一实际存在的抽象理论。只有这样，伊斯兰才能被重新建立，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如果不彻底地理解伊斯兰运动及其有机成长的本质，就不可能在蒙昧主义的阴影下复兴伊斯兰。

伊斯兰按照这一道路，依据这一原则去建立伊斯兰“乌玛”，以有机组织的运动作为建立它的基础，它把信仰作为连接人们的纽带，它的目标只是突出人类的人性，强化它、巩固它、使它超越人体的其他各个方面！伊斯兰通过它的所有原则，教诲，法律和制度。以它的一贯道路去实现这一目标。

的确，人类的某些特征跟许多有机生物，甚至和有些无机物质有着共同之处，这一点使“科学的蒙昧主义”的代表们误入歧途，有时他们认为人类是跟所有动物一样的一种动物，有时他们又认为人类跟所有无机物质一样，是一种物质！人类尽管跟动物和物质一样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是，人类却具有某些特质，使之区别于它们，使之成为杰出的一员，使之成为万物之灵！正如“科学的蒙昧主义”的倡导者们最终被迫承认的那样，因为客观事实的明证差点使他们窒息，不得不十分不愿意地含糊其辞地承认了这一点！

在这一方面，伊斯兰道路已经带来了辉煌的现实成就。它把信仰作为伊斯兰社会的核心，而抛弃其他各种荒谬的连接，诸如种族、地域、肤色、语言、以及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世俗利益！在这个社会中，去突出人的特质--而不是与动物共同拥有的特征--使它成长，催它升华，这些辉煌的现实成就之一就是：这一道路使伊斯兰社会成为一个包容了所有的种族、民族、语言和肤色的开放性社会，而废除了所有与人的特质相违背的兽性障碍！人类各个民族的才能和智慧汇入了伊斯兰社会的大熔炉，在这个大熔炉里溶解化合。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建立了高水准的有机先锋队，以精诚合作的一代精英创造了优秀而伟大的文明，它包括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类才智的精华，虽然当时交通艰难，通讯落后。

杰出的伊斯兰社会凝聚了阿拉伯人、波斯人、叙利亚人、埃及人、摩洛哥人、土耳其人、中国人、印度人、罗马人、希腊人、印度尼西亚人、非洲人……乃至其他各个民族和种族，各个民族的不同特性被融合起来，他们精诚合作一致而协调地建立伊斯兰社会，创造伊斯兰文明，这种奇迹般的庞大文明在历史上没有一天曾经是阿拉伯民族的文明，而是伊斯兰的文明；没有一天曾经是任何民族性的文明，而一直是伊斯兰信仰的文明。

他们以平等的原则，博爱的精神，追求一个共同目标的情感聚集在一起，他们竭尽全力，贡献了所有才智，挖掘了各个民族特性的最大潜力，把他们的个人经验、民族经验、历史经验的精华全副注入了建设一个伊斯兰社会的洪流中。他们平等地共同归属于这个社会，他们之间的黏合剂是他们与他们的主宰之间的联系。在这个社会里，人性和人道被突出而不受任何障碍，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社会聚集了上述特征！

举例来说，在古代史上最庞大的社会之一就是罗马帝国。的确，许多种族、许多语言、

许多肤色、不同特性的民族曾被聚集在这个社会里，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建立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基础之上，也没有体现在象信仰这样崇高的价值观念之中，一方面，它是建立在贵族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压迫基础之上的阶级社会。另一方面，帝国是建立在罗马族人统治基础之上的种族社会--这是它的总特征--其他各个民族都屈从于被统治的奴役地位。因此，那种社会没有升华到伊斯兰社会所达到的高度上，也没能取得伊斯兰社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同样，现代史上也曾建立了许多社会，以大英帝国为例，实际上，它只是罗马帝国衣钵的继承者！是一个民族剥削的社会，建立在对帝国所辖的殖民地的剥削之上，建立在英吉利民族的统治之上。欧洲其他帝国与它同出一辙。诸如西班牙、葡萄牙在一定时期内的殖民帝国，还有法兰西帝国，在剥削和压迫这一点上，它们都是一丘之貉，人道堕落至极，残忍至极，令人疾首痛心！共产主义也曾想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超越种族、国家、地域、肤色、语言的障碍，但是，它并没有建立在人性和人道主义总原则之上；相反，它却建立在阶级原则之上。就这样，共产主义社会成了古罗马社会另一面，在那里贵族阶级拥有一切，在这里，无产阶级爬上了社会的顶峰！导致这种社会产生的潜在情绪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仇恨！这种自私而具有报复心理的社会带来的只是唤起人性中最堕落的一面，从一开始，它建立的基础就是突出人类的兽性，并发展它、巩固它，认为人类的根本需要就是“吃、住、性”--这，其实是兽性的第一需要，认为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就是寻找食物的斗争史！

伊斯兰以它天启的生活道路精心致力于突出人类最特有的特性，使它成长，催它升华，去建设一个人的社会。至今，它仍然是独具一格的，那些脱离了伊斯兰生活道路而滑向别的道路的人们，无论采取种族歧视，国家理论、地域主义、阶级思想……乃至最后一个腐朽的理论模式，他们都是全人类的真正死敌！他们不想让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以安拉赋予的崇高特质去升华，他们不想让人类社会的各个种族协调一致，精诚合作地从他们各种不同的才智、经验和性格中获取最大的裨益。

关于这等人，崇高无比的安拉说道：

“你说：‘我告诉你们在行为方面最吃亏的人，好吗？’这等人在今世生活中，他们的奔波误入歧途，而他们却自以为善于制作，这等人不信他们的主的启示，否认将与他相会，所以他们的作为无效，故复活日，我不给他们[为他们的作为]建立任何衡量，他们的报酬是火狱，因为他们否认真理，并把我的启示和使者当作笑柄。”(18:103-106)

伟大的安拉确阐明了真理！

为主道而奋斗

伊玛目伊本·凯伊姆在《归宿之川资》一书中，以《先知自受命至归真期间处理不信道者和伪信者的步骤》为章名，简述了伊斯兰圣战所经历的程序，他写道：

“安拉对先知的第一次启示就是：‘你以创造主的名义宣读吧！’这就是先知受命之始，安拉命令他在内心宣读，这时，安拉还没有下达宣传的命令；接着，安拉下降了‘盖被的人啊！你应当起来，你应当警告’。就这样，安拉以‘你宣读吧’使穆罕默德成为先知，又以‘你应当警告’。使他成为负有使命的使者。安拉令他警告他的近亲，其次是他的部族，然后是他周围的阿拉伯人，接着是整个阿拉伯人，以至全人类。就这样，先知受命后，坚持了十三年的宣教活动，既无战争，也不征收保护费^①。期间，安拉命令他抑制、坚忍、温和待人；后来，安拉允许他迁徙；又允许他杀敌；然后命令他向进攻他的敌人开战，而与持中立态度而没有与他为敌的多神教徒保持和平；最后命令他向多神教徒展开攻势；直至统治权全归安拉。圣战的命令下达以后，不信道者就成了三类：订有盟约的和平者，进行战争的敌人，伊斯兰政府管辖的保护民。安拉命令先知为订有盟约的和平者完成盟约，只要他们遵守盟约，就以诚相待；如果害怕他们欺诈，就废除他们的盟约，而不与他们战争，直至他们侵犯了盟约，就向他们宣战。

① 伊斯兰政府向居住在其领土上的非穆斯林征收的一种费用,用来作为保护他们免受侵害的开支。

当古兰《忏悔》章降示时,安拉给这三类人昭示了明确的判决;安拉命令向敌对的穆圣的有经人①宣战,直到他们缴纳保护费或者皈依伊斯兰;安拉命令向不信道者和伪信者进行圣战,严厉对待他们。先知对不信道者用宝剑去征服他们,对伪信者以明证和宣传去说服他们,在《忏悔》章中安拉命令对多神教徒的盟约,候其期满,予以废止。就这样,订有盟约的民众成为三种:一种是那些侵犯盟约而没有遵守它的条例的人,安拉命令向他们宣战,于是穆圣与他们进行了战斗,直到胜利;第二种是那些订有暂时性的定期盟约而没有侵犯它也没有公开敌对先知的人们,安拉命令先知完成与他们的盟约;第三种是哪里既没有订立盟约也没有向先知公开宣战的人,以及那些订有不定期盟约的人,安拉命令先知给他们四个月的宽限,待期满后向他们开战。就这样,违约者被消灭,无约者或有不定期盟约者,给予四个月的宽限,安拉命令先知为履行盟约者完成他们的约期。所有这些都信奉了伊斯兰而远离了多神崇拜,至于保护民则向他们征收保护费。至此,随着《忏悔》章的降示,不信道者定型为三类:公开宣战的敌人,缔约者和保护民。最终,缔约者都信奉了伊斯兰。不信道者就成了二类:公开宣战的敌人和保护民,那些公开敌对穆圣的人总是心惊胆颤,畏惧穆圣。这样,全世界的人就成了三种:信道而服从者,和平而友好者,敌对而恐惧者。至于先知对伪信者的态度则是按照安拉的命令,接受他们的表面信仰,而把他们的内心信仰委托于安拉,以真知和明证与他们展开斗争,宽限他们,以优美的言辞去打动他们的心灵;同时,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决不妥协,弃绝他们,安拉禁止先知为他们立站殡礼,上坟

① 指曾接受安拉降示的天经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

祈祷,也不许他们为他们向安拉求饶,安拉告诉穆圣说:“即就是穆圣为他们求情,安拉也决不恕饶他们。综上所述,就是先知对待不信道者和伪信者的立场。”

这一简述,精辟地概括了伊斯兰圣战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的这一宗教所奉行的运动道路所具有的深刻而纯正的特征,值得我们进行长时间的反省,但是,我们在这里仅予以一些概括性地提示:

特征之一:伊斯兰道路的积极性和现实性。首先,它是一场面向人类现实的运动,它与现实社会条件相适应的各种措施去进行斗争,它的对手是由物质实力支撑的建立在现行政体基础之上的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蒙昧主义世界观和信仰观,因此,伊斯兰运动以针锋相对的措施与之进行斗争。它以说服和宣传的方式纠正各种荒谬的信仰的错误观念,而以实力和圣战去摧毁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政治制度和统治体系,因为它们阻止伊斯兰通过宣讲的方式纠正人们的信仰观和世界观,因为他们以强权制服他们,使人们脱离崇拜真宰的正道,走向崇拜人的迷途。正如伊斯兰在个人信仰问题上不使用武力一样,实际上,它在强权统治的斗争中也不仅仅满足于口头宣讲,这两点是伊斯兰道路缺一不可的原则,它们并驾齐驱,去解放人类,引导人类从人对人的崇拜走向崇拜独一安拉的崇高境界。

特征之二:伊斯兰道路的务实性和进取性。它是一场由不同的阶段构成的运动,每一个阶段都配之以符合现实条件和客观需要的具体措施,而每一个阶段都向下一阶段循序过渡。这一宗教并不以抽象理论面对现实;同样,它也不以僵死的措施去对待复杂多变的各个阶段中的实际需要,那些引证古兰明文论述伊斯兰圣战方针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特征的人们,他们并未理解伊斯兰圣战道路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也没有明白在不同阶段降示的古兰明文之间的关系,那类人,他们彻底混淆了不同阶段的不同特征歪曲了伊斯兰道路的本来面目,

给古兰明文强加了它本来并不包含的意义、原则和准则。那是因为他们把每节经文都当做最终定论，认为它代表着这一宗教的唯一准则。那类人，在令人遗憾的现状压力下，放下了精神和理智的武器，他们对现有的这一代穆斯林--他们身上只帖有伊斯兰的标签而无伊斯兰实质--说：“伊斯兰只为自卫而圣战！”并认为他们通过把“圣战”从伊斯兰道路中予以剔除而为这一宗教立下了丰功伟绩！然而，伊斯兰道路却是铲除世界上的一切残暴统治，使人们崇拜唯一的安拉，把人类从人对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走向对唯一安拉的崇拜！伊斯兰不以武力强迫人们接受它的信仰，但它想给人们提供一种自由的环境，在摧毁剥夺自由的现行政体或者征服、使之宣告投降、缴纳保护费、在信仰和人之间消除障碍，创造一个自由环境之后，人们就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是否信奉伊斯兰了。

特征之三：伊斯兰的持久运动及其在各个阶段所采取的不断更新的措施和策略，并不使伊斯兰脱离其既定原则和最终目标。伊斯兰从诞生起，无论先知向近亲宣讲，向古莱氏部族宣讲，还是向全体阿拉伯人宣讲，向全人类宣讲，它的宣讲总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求他们通向一个目标：一切崇拜只归安拉独有，抛弃人对人的奴役。这一原则，既不妥协，也不让步。按照这一原则，通过实施一套既定方案，去实现它的唯一目标；而这一方案则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断更新的措施和策略，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中已作了论述。

特征之四：伊斯兰为穆斯林社会与其他各类型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供的法律准则--这一点，已清楚地显示在我们已引述过的《归宿之川资》一书的那段简述之中了--这一准则是建立在伊斯兰--即服从安拉--根本之上的。那就是说，伊斯兰是全世界人类必须拥护或与之和平共处的国际准则。这样，任何政治制度或军事力量都不得阻挡伊斯兰的传播。在每一个人和伊斯兰之间创造一个自由环境，选择与否，全凭他个人意志决定，但是他不得用武力抗衡和进攻伊斯兰，如果有人胆敢武力进攻，那么伊斯兰就有权利反戈一击，消灭他，或者直至他宣告投降！

那些在精神和理智上显示了失败主义情绪，并以替伊斯兰解除“指控”为目的而撰写有关《伊斯兰圣战》的文章的人，殊不知，他们混淆了这一宗教所奉行的“信仰无强迫”的明文原则与摧毁那种剥夺人类崇拜安拉的自由，奴役人类，在伊斯兰信仰与人类自由选择权力之间制造人为障碍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力量的原则之间的关系，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原则，其中决无胡扯的余地。作为那种失败主义情绪和这种混淆的自然结局，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伊斯兰圣战局限在当今所谓的“自卫战”的狭隘范畴内，然而，伊斯兰圣战独具特色，它与人们所进行的现代战争及其动机和策略毫无关系。实质上，伊斯兰圣战的动机应该从它本身的固有特质、它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安拉为它而设定的崇高目标、安拉以这一使命派遣了使者，并使他成为最后一位先知，指定他的使命为最终使命这一系列奥理之中去寻找。

的确，伊斯兰是大地上解放人类，摆脱人奴役人的总宣言--显然，崇拜私欲也是人奴役人的一种方式。这一解放是通过宣告安拉的唯一主格和安拉对全世界的统治地位而实现的。安拉对全世界的统治地位则意味着一场对世界各地的各种不同形式体制的人统治人的世俗政治和社会形态的全方位的革命。换言之，就是各种形式的对人的神化，这种对人的神化就是人们远离安拉，而在同类之间树立主宰，使一些人成为统治一切的至高无上者，成为一切权威的源泉。这一宣言意味着驱逐一切篡夺安拉权威的残暴统治。他们凭私欲强加人为的法律，使他们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使自己成为统治他们的主宰。最终，把一切统治权交归安拉。总言之，伊斯兰就是摧毁人统治人的世俗“王国。”在大地上建立人只崇拜安拉的“天国”，让我们来看看古兰对这一点的表述：

“他在天上是应受崇拜的，在大地上也是应受崇拜的。”（43:84）

“一切判决只归安拉，他命令你们只崇拜他，这才是正教。”（12:40）

“你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都认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崇拜安拉，不以任何物配他；除安拉外，不以同类为主宰。’如果他们背弃这一

信条，那么末，你们说：‘请你们作证，我们是归顺的伊斯兰人’。”（3:64）

在大地上建立崇拜安拉的“天国”，决不是像基督教会曾作的那样，让一些特权人士--教皇、神父以及牧师--去掌握统治权，更不是像人们所熟知的僧侣政权或神权政治所做的那样，让一部分所谓的神的代言人去掌握统治权。不！决不！！而是让安拉的沙里亚大法成为最高判决，按照安拉制定的明确的伊斯兰大法去实现一切统治权只归安拉。

在大地上建立安拉的“天国”，摧毁世俗政治，从那些篡夺者手中夺回统治权而只把它交归安拉，天启的伊斯兰大法的唯一领导的实现，人为的世俗法律的废除，这一切决不会仅仅通过宣读和讲论就能完成，因为那些给人们带上枷锁的在大地上篡夺统治权的人们，并不准备在宣讲和讲论面前放弃他们的既得权威！否则历代使者在大地上确立安拉的宗教该是多么轻而易举的差使啊！然而，这跟历代各先知的历史和这一宗教代代相传的斗争史是相反的！

这一在全世界宣告安拉的唯一统治权和主宰地位，把人类从除安拉以外的一切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总宣言，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哲学式的抽象理论宣言，而是一项积极的现实性的运动宣言，它的目标就是实现以安拉的伊斯兰法制为形式的制度治理人类，真正地解放人类走出人对人的奴役，而通向对唯一安拉的唯一崇拜。因此，一定要采取“宣讲”与“运动”并驾齐驱的形式，以与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相对称的不同措施去针对这一人类社会现实。

人类社会现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正因为伊斯兰是人类从除安拉以外的一切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总宣言，所以它凭借各种障碍物，思想意识的、信仰的、军事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族的、阶级的，再加上歪门邪道的种种迷信和形形色色的荒谬的世界观，纠集在一起，以极其复杂多样的形式来共同反对伊斯兰。

如果以“宣讲”来针对信仰意识和世界观，以“运动”来与所有的物质障碍--首当其冲者便是建立在信仰意识、思想观念、种族歧视、阶级压迫、社会和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错综复杂的政治统治--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那么，这两者--“宣讲”和“运动”要结合起来，针对整个人类社会现实，以具体措施去处理它的各个具体问题，为了在大地上进行全人类解放运动，这两者一定要结合起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重新予以确认！

伊斯兰不是解放阿拉伯人的宣言！它的使命也不仅仅是面向阿拉伯人的！它的命题是人，是整个人类，它的领域是大地，是整个地球。安拉不只是阿拉伯人的主宰，甚至也不仅是信奉了伊斯兰的人们的主宰。他，确是全世界的主宰。伊斯兰的目标是使全人类回归安拉，把他们从不对安拉的一切崇拜中解放出来。在伊斯兰的眼光中，最大的奴役就是人类服从他们当中某些人为他们制定的法律，这正是伊斯兰确认的只为安拉而不属其他任何物的崇拜，伊斯兰还确认谁除安拉之外摄取任何崇拜对象，尽管自称是穆斯林也罢，他已经脱离了安拉的宗教。安拉的使者曾明言确定，遵从法律和法规正是拜主，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就是由于违背了安拉下达给他们的这一崇拜的命令而被宣布为以物配主的多神教徒的。

圣训学家提尔米基经过传述系统考证出：当阿迪·伊本·哈特姆--愿主喜悦之--听到安拉的使者的宣教时，就跑到叙利亚去了，原来，他的蒙昧时代就已经信奉了基督教。后来他的妹妹和部分族人在战争中被俘，但是安拉的使者释放了她，并给她施予了赠品，她就回到她哥哥的那里，劝化他信奉伊斯兰并去拜访安拉的使者。当时，人们纷纷议论他的到来，当他佩戴着银质的十字架去见安拉的使者时，先知正在诵读“**他们舍安拉而把他们的博士、僧侣当作主宰。**”（9:31）这段天经，阿迪就对先知说：“他们确没有崇拜他们。”先知答道：“不，他们定合法之事为非法，定非法之事为合法，那些信徒就遵从了他们，那就是他们对他们的崇拜。”

安拉的使者对这段天经的解释，明确断言遵从人为的法规是一种脱离正教的崇拜方式，它就是把一部分人当作另一部分人的主宰，那正是伊斯兰来到这个世界要废除的东西，宣告人类在大地上的解放，抛弃一切不对安拉的崇拜。

因此，伊斯兰一定要使“宣讲”和“运动”相结合，在大地上推翻抗拒伊斯兰总宣言的

人类社会现实，打击强制人们的摄取除安拉之外的崇拜对象--即不是以安拉的权威和伊斯兰统治人类--的一切政治势力，那种政治势力不让人们在不受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由地听取宣讲；皈依其信仰，在两者之间创造障碍。在推翻强权势力--无论是纯政治的，还是与种族主义相勾结的，或者是在种族之内阶级压迫的--之后，建立一个允许切实进行自由活动的政治、经济、社会新制度。

伊斯兰决不希冀强迫改变人们的原有信仰去皈依它的信仰。但是，伊斯兰也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述--解放人类摆脱人崇拜人，通向自由的总宣言。从一开始，它的目标

就是推翻各种人统治人，人奴役人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然后，使社会各成员获得真正的自由--只凭他们的自由意愿去选择信仰，在为他们排除政治压力，在为他们呈现导致理智和精神于光明的讲解之后去自由选择信仰。但这种做法并不是使他们的神成为最庄严的神，或者说让人们自愿选择而变成崇拜别人的奴仆！或者说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当做除安拉外统治人们的主宰！在大地上治理人类的制度之根基应该是对唯一安拉的崇拜，那就是说只从他那里接受法律法规，然后让每个成员--在这种总制度下--选择他喜欢的信仰！只有这样，才是宗教全归安拉，也就是说判决、服从、遵循、崇拜都归安拉。的确，宗教的内涵要比信仰大，宗教是治理生活的制度和章程，它是建立于信仰之上的；它的外延比信仰更广阔，在伊斯兰教中，不同的社会团体可以服从它建立在崇拜只归安拉这一基础之上的总制度，即使其中有些团体或组织并没有信奉伊斯兰的信仰也罢。

理解伊斯兰实质的人--如前所述--也就理解伊斯兰以宣讲为形式而进行圣战的同时，用武力进行圣战行动的必然性，更理解它不是自卫行动--正如在心怀叵测的东方学者进攻面前，在现状压迫下屈服的那些人所想的那样，用现代人所理解的“自卫战”这一术语的狭隘意义去描述伊斯兰的圣战运动。其实，它是在大地上解放人类的一场自发运动，它对人类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都配之以符合具体问题的措施，在它的每一阶段也同时予以不断更新的具体措施。

如果我们一定要把伊斯兰圣战运动称作自卫运动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改变一下“自卫”这一词的概念，我们应把它当作“保卫人类本身的自卫”，使之免遭一切桎梏其自由，阻碍其解放的因素，这些因素体现在信仰意识和世界观之中，同时以建立在经济障碍、阶级障碍和种族障碍之上的政治制度为体现，这些因素在伊斯兰来临时曾弥漫全球，今天它仍以各种形式在现代蒙昧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

通过对“自卫”一词概念的这种拓展，我们就能明白伊斯兰在大地上进行圣战的真实动机，我们才能面对伊斯兰的实质，那就是，它是一项解放人类摆脱人奴役人、确认安拉对全世界的唯一统治权和主宰地位、摧毁凡人以私欲统治大地的王国、从而在人类世界建立天启的伊斯兰法制天国的总宣言。

至于以狭隘的现代自卫战概念去为伊斯兰对圣战极力杜撰自卫的托辞，极力寻找证据去证实所有的伊斯兰圣战战役仅仅是堵击邻国势力对伊斯兰家园--有些人认为它只是阿拉伯半岛--的侵略，这是一种对伊斯兰本质及其在大地上肩负的使命缺乏认识的表现，是一种十足的鹦鹉学舌，它显示出那些人在现实压力和狡猾的东方学者对伊斯兰圣战的攻击面前的溃退！

请想一想，如果当时哈里发艾卜·拜克尔、欧麦尔、奥斯曼（愿安拉喜悦他们）得到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不侵略阿拉伯半岛的保证，他们就会高枕无忧地坐下来休息，而不推动伊斯兰向全世界各方延伸吗？当时，在伊斯兰传播面前，是垄断着国家控制下的军事实力、种族主义势力和阶级意识的社会制度，由国家军事机器保护的建立在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之上的经济制度，面对这一切，他们是怎样去推动伊斯兰延伸的？！

那是一种天真的想象，一种在大地上，在全球宣告解放全人类的传播运动，却站在这一

切障碍面前，用口舌和讲解去与他们斗争！伊斯兰传播在当它与人们之间造就了一种自由的环境，人们摆脱了那一切影响，获得了自由时，就自由地向他们宣讲，用口舌和讲解向他们传播伊斯兰。这，才是古兰“信教无强迫”的原则。至于当遇到物质影响和障碍时，首先，应该用武力去推翻它，以便在摆脱了这一切枷锁和桎梏之后，能向人们的心灵和理智宣讲伊斯兰的真理！

如果伊斯兰传播的目标是庄严地宣告人类的解放，那么为了以具体措施去针对人类社会现实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圣战对伊斯兰传播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哲学式的理论宣讲实在不够用！无论伊斯兰版土--正确的伊斯兰术语为伊斯兰家园--是安全的还是受到邻敌的威胁的。当伊斯兰追求平时，它追求的并不是那种廉价的和平--只保障信仰伊斯兰的人们居住的特定区域的和平，而是一切统治权只归安拉，即所有的人只崇拜安拉，任何人不得在除安拉外树立人奴役人的主宰的真正和平！先知时代结束以后，只有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最后阶段做为结论，按照安拉的命令而予以遵守，而不以其开始阶段，也不以中期阶段为依据。正如伊玛目伊本·凯伊姆所讲这些阶段已经结束：至此，《忏悔》章降示后，不信道者成为三类：公开宣战的敌人，订立盟约者和保护民，最终都订立盟约者都皈依了伊斯兰；不信道者就成了二类：公开宣战的敌人和保护民，那些公开敌对穆圣的人总是心惊胆颤，畏惧穆圣；这样，全世界的人就成了三类：信道而服从者，和平而友好者（这些人正是保护民）和敌对而恐惧者。

这才是与伊斯兰本质和目标在逻辑上相符的立场，而不是象那些在狡猾的东方学者攻击的现状下的屈服者所理解的那样！

在麦加，安拉禁止穆斯林与多神教徒战斗，在迁移麦地那初期也是这样，安拉降示给他们的启示是：“那么当制止自己的武力，当谨守拜功，当完纳天课。”（4:7）后来允许他们战斗，安拉对他们说：“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他们被逐出故乡，只因为他们常说：‘我们的主是安拉’。要不是安拉以世人互相抵抗，那么许多修道院，礼拜堂，犹太教堂，清真寺--其中常有人纪念安拉之名的建筑物--必定被人破坏。凡扶助安拉的大道者，安拉必定扶助他，安拉确是至强的，确是万能的。如果我使那些人在地面上得势，他们将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劝善戒恶。万事的结局只归安拉。”（22:39-41）然后，安拉命定向进攻他们的人战斗为主命，而不与进攻他们的人相安无事。安拉对他们说：“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那些进攻你们的人。”（2:190）后来，又命令他们向一切多神教徒战斗，安拉对他们说：“以物配主的人们群起而进攻你们，你们也就应当群起而进攻他们。”（9:36）安拉又说：“你们应当抵抗不信安拉和末日，不遵安拉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们，你们要与他们进行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保护费。”（9:29）正如伊玛目伊本·凯伊姆所说：“战斗，先是被禁止的，后来被允许，然后命定向挑起战争的人进行战斗为主命，最后，安拉命令向所有的以物配主者进行战斗。”

古兰中关于圣战明文的严肃性，先知鼓励圣战的圣谕的严肃性，伊斯兰初期及其漫长历史过程中各圣战战役的严肃性明显地禁止任何人对那些在心怀叵测的东方学者对伊斯兰圣战的攻击和在现状压力面前屈服的人们所进行的牵强附会的解释予以任何评价！

听了安拉在这方面的启示和先知的圣谕在这方面的论述之后，追究了伊斯兰各圣战战役的线索之后，有谁还能认为它是一种局限于过渡条件的偶然立场，把它局限于保卫边境的自卫战？

安拉已经在降示允许战斗的启示之初便为信士们阐明了尘世生活规律的本质就是人类之间的互相抵抗，去阻止在大地上的破坏行为：

“被进攻者，已获得了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安拉对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他们被逐出故乡，只因为他们常说：‘我们的主是安拉’。要不是安拉以世人互相抵

抗，那么许多修道院，礼拜堂，犹太教堂，清真寺--其中常有人纪念安拉之名的建筑物--必定被人破坏。”（22:39）

所以，这就是常规而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种常规说明，真理和虚伪在世界上不可共存，只要任何时候伊斯兰发起确立安拉对全世界的主宰地位，实现解放人类摆脱人奴役人的总宣言的运动时，那些篡夺安拉权威的强权者就迫不及待地群起而攻之，而从未与之和平共处过。因而，伊斯兰也就毫不客气地予以还击，从强权者的暴政下解放人类，使人类在大地上免遭强暴之苦，伊斯兰圣战解放运动的行程，作为一种常规来说，将持续进行，直到一切统治权全归安拉。

在麦加禁止战斗只是长远计划中的一个步骤，迁移之初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麦地那的初期阶段结束以后，促使穆斯林进行战斗的不只是保卫麦地那的安全--诚然，这是战斗极其重要而必不可少的目标，但它并不是最终目标，它的目标是保护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基地，最终发起解放人类，推翻剥夺人类本身自由的各种障碍物的伊斯兰运动！

禁止穆斯林在麦加以武力进行圣战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在麦加时有宣教自由，圣教的宣传者穆圣当时受到哈西姆家族的武力保护，他有公开宣教的保障，他可以自由地向个人和集体宣讲，吸引他们的心灵和理智。那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势力禁止他进行伊斯兰传播，也没有国家机器阻止人们去听他的宣讲！从而，在这一阶段，没有进行武力战斗的必要。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我在《在古兰的荫阴》^①中解释“你们当制止自己的武力，当谨守拜功，当完纳天课”这一段启示时，扼要总结了这些因素，谨在这里予以引述，也许对我们有所启迪：

“也许那是因为麦加阶段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对特定的民众进行培育和准备的阶段。培育和准备的目标之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培养阿拉伯人的个性去忍耐他习惯上所不能忍耐的对个人和他所保护的人的侵犯，让他去改变刚愎自大的性格，使他生活的观念、动机和主旋律不再以个人仇杀和保护人为仇杀为运转。同时，培养控制自己的神经，不使他一受到压力就盲目冲动，一遇到好兆头就欣喜若狂--这正是阿拉伯人的急躁的性格。这样，在他的性格与行为之间建立平衡。

① 《在古兰的荫影下》是赛义德·古图布先生所著的古兰经注。

与此同时，培养他去服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和有领导的社会，在生活的各项事务中都遵循它的指导，他的一切行动都听从它的指挥--无论是否与他的传统和习俗相违背。这一点，正是培养阿拉伯人个性的基石，去建立一个服从领导和指挥的、崇高而文明的--而不是部落式的野蛮的--伊斯兰社会！”

“也许，那也是因为在当时的古莱氏环境中，和平传教更具实效和影响力。当时，古莱氏贵族有高贵的血统和崇高的荣誉，在这种情况下，战斗也许会使它更加顽逆，也许会招致如阿拉伯人所曾熟知的持续多年的部族相互倾轧而导致毁灭的象达黑斯与古伯拉之战，白苏斯之战之类的新的血腥仇杀战，而这些新的仇杀战在他们的记忆和思想中与伊斯兰联系起来，永无休止和安宁。结果使作为正教和一种宣教的伊斯兰却转变为仇杀和战争，从一开始，它的根本方向被遗忘而抛之九霄云外！”

“也许，那也是为了避免在每个家庭内部埋下不和与战争的种子。那时候并没有组织健全的政权迫害和压制伊斯兰信士、惩罚、迫害和“教训”他们的只是每个人自己的主人、亲戚和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战斗就意味着在每个家庭变为战场后人们就会说：这就是伊斯兰！实际上，即就是明令禁止战斗也罢，古莱氏贵族的宣传工具在朝觐季节对前来朝觐和经商的阿拉伯人说：‘穆罕默德不仅挑拨他的部族和亲戚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离间父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命令儿子向父亲开战，奴仆杀害主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家庭，结果

将会是怎样呢？”

“也许，那也是因为安拉知道许许多多曾经迫害、惩罚、欺压早期穆斯林的顽固分子会反戈一击，而成为伊斯兰的忠诚战士，甚至举足轻重的领导人，难道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不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吗？”

“也许，那也是因为在部落生活的环境下，阿拉伯人的传统情操就是英勇无畏地帮助遭受迫害的被压迫者，特别是当有人压迫他们中的高贵者时，尤为更甚！有许多历史事件足以证明这一观点在这种环境下的正确性。伊本·达格奈不愿意让艾卜·伯克尔--他是一个公认的高贵者--离开麦加迁移到麦地那，认为那是阿拉伯的耻辱并提出由他向艾卜·伯克尔提供个人保护。另一个例证是，当哈西姆家族被包围在艾卜·塔里卜的谷地很久，饥饿和灾难日趋严重时，围困哈西姆家族的协定书被撕毁这件事。然而，如果在另外一个习惯于忍受耻辱的古代“文明”的环境下，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了。人们可能会对迫害置若罔闻，会嘲笑、诬蔑和卑视那些受迫者，而对那些压迫和侵犯的恶霸却会敬之又敬！”

“也许，那也是因为当时穆斯林人数极少并且他们被包围于麦加城内，伊斯兰的讯息还没有传播到半岛各地；或者说对于伊斯兰，人们只有零星的传说，半岛上的各部落只是认为那不过是一场古莱氏部落的内讧而严守中立，正坐观其最终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斗被允许的话，这种局部战争将会以少数穆斯林--即使他们杀死成倍于他们的敌人也罢--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多神崇拜将继续存在，穆斯林团体被斩尽杀绝。伊斯兰制度将不会在世界上建立，它也就不会有实际存在，然而，伊斯兰是作为一种生活道路和人类现实生活制度而来临世间的。”

至于在迁移麦地那之初也没有允许战斗，那是因为安拉的使者与麦地那的犹太人和麦地那及其周围的阿拉伯多神教徒签订了一项盟约，是那个阶段实际情况所必须的一项措施。

首先，那是有公开宣传和讲解的环境，没有任何政治势力阻挡伊斯兰，在伊斯兰和人们之间制造障碍。全城都承认了新的伊斯兰国家的诞生及安拉的使者对它的领导权，由他处理其中的各项政治事务。盟约规定任何人不得再订盟约或挑起战争，除安拉使者的允许外，不得建立任何外交关系。这样，很明显，麦地那的实际领导权就掌握在穆斯林手中，传播的大门敞开着，一切障碍被清除，人们享受着信仰的自由。

其次，安拉的使者想集中注意力，在这个阶段专门对付古莱氏，因为它对伊斯兰的反对成了那些观望古莱氏内讧结局的其他各个部落的绊脚石。因此，安拉的使者便赶紧向各方派遣了巡逻队，其中第一支是在哈姆宰·伊本·阿布都蒙塔里布的率领下，于迁移到麦地那第七个月之始的斋月出发的。

此后，派遣的巡逻队连续不断，一次在第九个月之初，又一次在第十三个月之初，又一次在第十六个月之初。接着，便是阿布顿拉·伊本·加合什在迁移到麦地那的第十七个月之初的回历七月份率领的巡逻队，这时发生了第一次面对面的战斗，此时正在禁月之内，以下便是为这一事件而下降的古兰启示：

“他们询问你禁月内可以作战吗？你说：‘禁月内作战确是大罪，妨碍主道，不信安拉，妨碍朝觐禁寺，驱逐禁寺的居民出境，这些行为在安拉看来，其罪更大。迫害是比杀戮更残酷的’。如果他们能力充足，他们势必进攻你们，务使你们叛教。”（2:217）

后来，在这一年的回历九月--即斋月--发生了白德尔大战，古兰的《战利品》章就是以这一战役为背景而降示的。

对这一阶段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理智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决没有余地象那些在现状和狡猾的东方学者的攻击面前屈服的人那样胡诌什么伊斯兰运动的基础是狭义的自卫防御战！

那些为伊斯兰征服运动极力寻找纯粹的防御性理由的人，在一个穆斯林既不再拥有武力，又不再拥有伊斯兰的时期，进入了东方学者为进攻伊斯兰而设置的陷阱！便开始为伊斯兰圣战寻找学术论据！只有在大地上坚持奋斗去实现从一切不对安拉统治权威中解放人类的

总宣言，以使统治权只归安拉，并得到了安拉庇佑的信士们对他们鸚鵡学舌的行为嗤之以鼻。可是，伊斯兰征服并不需要任何取之于学术性的证据。它自有古兰启示明文所阐述的充足证据：

“以后世出卖今世生活的人，教他们为主道而战吧！谁为主道而战，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你们怎么不为（保护）主道和（解放）老弱妇孺而战呢？他们常说：‘我们的主啊！求你从这个虐民所居的城市把我们解救出去，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任一个保护者，求你从你那里为我们委任一个援助者。’信道者，为主道而战；不信道者，为魔道而战；故你们当对恶魔的党羽作战，恶魔的计策，确是脆弱的。”（4:74—76）

“你告诉不信道的人们：如果他们停止战争，那么，他们以往的罪恶将蒙赦宥，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么古人的常道已逝去了。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消除，一切统治权全归安拉；如果他们停战，那么，安拉确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如果他们背叛，那么，你们应当知道，安拉确是你们的保护者。保佑者真优美，援助者真优美！”（8:38—40）

“你们当抵抗不信安拉和末日，不遵安拉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交纳保护费。犹太人说‘欧宰尔是安拉的儿子。’基督教徒说：‘麦西哈是安拉的儿子’。这是他们信口开河，仿效以前不信道者的口吻。愿安拉诅咒他们，他们怎么如此放荡呢？他们舍安拉而把他们的博士、僧侣和麦尔彦之子麦西哈当作主宰。他们所奉的命令只是崇拜独一无二的主宰，除他之外，绝无应受传播者，赞颂安拉超乎他们用来配他的！他们妄想用自己的口吹灭安拉的光，但安拉只愿发扬自己的光，即使不信道者憎恶也罢。”（9:29—32）

这就是在大地上确立安拉的主宰地位，实践安拉为人类制定的生活道路，驱逐一切恶魔及其制度，摧毁人奴役人的统治的天启明证。因为，全人类只能是安拉的仆民，决不允许任何凡人自作主张地统治人类，把他的个人欲望和个人思想变为法律强加他们！这一点就足够了。与此同时，也应确立“信教无强迫”这一原则，那就是说，在摆脱了对人的统治，确立了安拉的唯一权威即统治权全归安拉以后，伊斯兰保护信仰自由，决无强迫。

这就是在大地上实现全人类的总解放，使人类摆脱对人的奴役而通向对唯一安拉的独一无二崇拜的一切理由。仅此理由，就足以宣告伊斯兰圣战运动了。这就是曾经铭刻于伊斯兰战士内心的理由，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当他被问及为什么进行圣战时会说：我们出来保卫我危在旦夕的祖国！或者说：我们出来抵抗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对我们穆斯林的侵略！或者说：我们拓展我们的疆域，攫取更多的战利品！

他们的回答正如鲁伯伊·本·阿米尔，胡宰法·本·穆哈逊和穆厄拉·本·舒而伯对波斯帝国军队统率鲁斯坦的回答那样，在卡迪西亚战役打响之前，鲁斯坦在连续三天的时间内，逐个询问他们：“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口径统一，义正严词的回答：“安拉派遣了我们，要我们把安拉所意欲的人从同类崇拜解放到对安拉的独一无二崇拜，从不幸的生活到幸福的生活，从各个宗教的蹂躏到伊斯兰的公正。安拉以他的正教向全人类派遣了他的使者，谁接受了我们的宗教，我们就接受谁为我们的兄弟，他们将撤回而对他和他的家园不作丝毫侵犯；谁拒绝接受它，我们就与他开战，直到战死疆场而升入天堂或者通向胜利。”

伊斯兰就其本质而言，本身就具有进行圣战的理由，这一理由就在于它那解放人类的总宣言，在于它那在特定阶段，以不断更新的措施，用符合人类生活各方面的措施去针对人类社会的现实性道路之中，这个本质性的理由始终是成立的，即就是没有伊斯兰领土和穆斯林居民进行侵犯的威胁也罢！这就是伊斯兰道路本质性和现实性的理由，也是由各种人类社会存在的实际障碍这一本质决定的。但它决不仅仅是暂时而有限的防御性行动！

这一点足以使一个穆斯林以“圣战者”的面目出现，以他的生命和财产为主道而奋斗，为这些崇高的价值而奋斗，然而他并不从这些奋斗中得到丝毫个人利益，他的奋斗动力也不

是个人对尘世利益的贪婪。

一个穆斯林在投身于圣战疆场之前，就已经与他自身的恶魔、私欲、个人思想、追求、奢望、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和民族利益，以及除伊斯兰以外的所有动机展开了最大的圣战斗争。他的动机只是一切崇拜只归安拉，在大地上实现安拉的统治，驱逐任何篡夺安拉权威的暴虐统治。

那些以保卫伊斯兰版图为名而为伊斯兰圣战寻找理由的人，贬低了伊斯兰道路的重要性，认为它的价值比“版图”更渺小。但是，这些论断却不是伊斯兰的观点，它只是伊斯兰意识所不曾认识的现代观念的陌生产物，信仰以及体现信仰的道路和由伊斯兰道路领导的社会，才是伊斯兰意识所承认的唯一论断，至于领土本身则既无价值又无衡量！在伊斯兰意识形态中，一切领土的价值取决于安拉统治权的实施和伊斯兰道路对它的领导。这样，它就成为信仰的堡垒，伊斯兰道路的沃土，伊斯兰的和平家园，解放人类航程的基地。

的确，捍卫伊斯兰家园就是对信仰、道路和执行伊斯兰道路的社会捍卫，但这却不是最终目标。捍卫伊斯兰家园并不是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最终目标，保卫它就是为了在其中建立安拉的天国的措施，然后，把它作为向全球、全人类开发的基地。因为，伊斯兰的对象就是全人类，整个地球就是它的广阔天地！

如前所述，当神圣的伊斯兰团体起而前进时，原有的国家机器、社会制度以及地方势力，所有这一切都群起而阻拦它前进，这时，伊斯兰就要奋起而以实力一举歼灭它们。这样就给社会各个成员创造一个直接与伊斯兰对话的机会，在为他们砸烂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之后，向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意识公开伊斯兰的真相，让他们自由选择。

我们不应被东方学者对“圣战”原则的围攻所欺骗，也不应在他们面前丧胆失魂；我们不应在现状压力和世界各大势力面前丧失信心，以至于开始为伊斯兰圣战在本质特性之外探寻学术性理由，说什么它只是暂时性的防御性行动。然而，无论这些理由成立与否，圣战将沿着它的道路前进！

我们在展述历史事件时，不应忽略伊斯兰本质的内在属性，它的总宣言和现实道路，也切不可把它与暂时性的防御性需要混淆起来。

的确，伊斯兰一定要防御侵犯它的敌人，因为只要伊斯兰以这种形式--宣告安拉对全世界的主宰地位，解放人类摆脱同类崇拜而走向对安拉的唯一崇拜，在新的非蒙昧主义领导下，建立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体加以实践，一个杰出的只服从安拉而不承认任何凡人的统治权的独立社会的诞生--存在，就迫使各种蒙昧主义社会恐慌不安，因为它建立于人奴役人的基础之上，而妄图竭力扑灭它，以求其自身存在的保障。因此，这个新社会也不得不行动起来，捍卫自己！

这是必不可少的行动，它随着伊斯兰本身的诞生而诞生，这是伊斯兰责无旁贷的战斗义务，它的唯一选择就是投入这一战场，这是两种存在不可避免的长期性的规律性竞争。

这一切都是铁的事实，按照这一观点，伊斯兰一定要捍卫自己，一定要投入责无旁贷的自卫防御战场中去。

但是，还有一个比这一铁的事实更“铁”的真相。那就是伊斯兰存在的特征本身就是向前开拓的，它要在地球上拯救人类，摆脱人对人的奴役，因此，它不可能停止在地理疆界之前，也不可能畏缩于种族主义角落里，而置人类、全人类、大地、整个大地于罪恶、腐败和同类奴役之中而不顾。

伊斯兰的敌对阵营也许会在某个时期内，觉得停止进攻伊斯兰会对他们更合适一些，如伊斯兰让他们在其国内继续进行人奴役人，乐意让他们自行其是，而不把伊斯兰传播和解放总宣言延伸到其国度之内！但伊斯兰却毫不妥协，除非他们以交纳保护费的形式宣布诚服伊斯兰统治，作为向伊斯兰传播敞开大门，不再通过现行政权制造物质障碍。

这就是伊斯兰的本质，这就是它的使命，它的裁判标准就是安拉对全世界的主宰地位，

解放所有的摆脱人对人的同类的奴役的总宣言。

伊斯兰的这种本质概念与那种把它禁闭在地理疆界和种族主义角落之中的观念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它认为伊斯兰除了和平侵略外不可采取任何行动！在这种观念下，伊斯兰丧失了一切前进的内在动力！

当我们领悟到伊斯兰是安拉为人类制定的生活道路，而不是凡人的道路，也不是一个派别的学说，更不是一个特定种族的制度时，伊斯兰前进的理由就清晰而深刻地展现出来了。除非我们忘记了伊斯兰的事业就是确立安拉的统治地位，肯定人类的崇拜地位的事业，除非从我们的脑海中抹去了这一重大真相时，我们才会为伊斯兰探寻外部理由。任何一个记得这一重大真相的人，决不会为伊斯兰圣战探寻另外一个理由！

一种观念是由于伊斯兰的实体存在而使其他蒙昧主义社会必然伺机侵犯它，于是伊斯兰则毫无选择余地地被迫投入战斗；另一种观念是由于伊斯兰本身的动机因素而投入战斗。这两种观念通向一个路口，两者其间的距离也许错得不会太远；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都将必然投入战场，但是道路的尽头不堪设想，后果将极为严重，因为伊斯兰思想和观念将被毁灭得面目皆非，这将是极其危险的。

一种观念认为，伊斯兰是一条天启的道路，其目的是在大地上确立安拉的统治地位，肯定全人类对唯一安拉的崇拜，并把这一公告铸入一个现实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解放人类，把人对人的奴役变为对其主宰的崇拜，以体现安拉的统治地位--换言之，体现安拉的主格--的伊斯兰法制治理人类事务。因此，伊斯兰有权摧毁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铲除了人为的国家政体和社会形态障碍阻拦的情况下，向人们的心灵和思想阐明伊斯兰的真谛。另一种观念认为，伊斯兰是特定祖国的地方制度；因此，它有权在它的国境线内防御外来的侵犯。这两种观念之间的距离无疑是极其遥远的。

前者是一种观念，后者也是一种观念。虽然伊斯兰在两种情况下都将圣战，但是对伊斯兰圣战的动机，目标和结局的总观念却是大不一样的。这，不仅是步骤和方向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信仰问题。

伊斯兰有权先发制敌，采取行动。因为伊斯兰不是某个民族的信仰，某个国家的制度；而是一条来自安拉的天启道路，全世界的制度。因此，它有权采取行动，摧毁桎梏人类自愿选择之自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它的标准是不侵犯任何个人的权利，强迫人们接受它的信仰；而是摧毁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解放人类免遭其桎梏的人类自由，破坏人类禀赋天性的邪恶影响。

为了实现对世界的主宰权只归安拉，实现解放全人类的总宣言，伊斯兰有权使人类摆脱同类崇拜而走向对安拉的唯一崇拜。伊斯兰世界观认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在伊斯兰制度的荫影下，对安拉的唯一崇拜才能实现。唯有在这种制度下，安拉对全体社会成员，领袖长官和平民百姓，黑人和白人，显达者和低下者，穷人和富豪制定统一的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体服从。可是，在其他一切制度下，人在崇拜着凡人，因为他们从凡人那里接受着生活的法律，而立法则是主性的特征之一，只要有任何人妄称他拥有为人类立法的权威，无论他公开宣告与否，他实际上已经宣称自己拥有主的特权，只要有一个人承认他具有这种权威，无论他称其为主与否，他已经给他承认了为主的权利！

伊斯兰不仅仅是一种把它的信仰通过宣讲方式传达给人们就满足的单纯信仰，而是一种体现在有组织的运动体之中的行动起来解放全人类的道路。各种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社会决不会自动让位，让伊斯兰按自己的道路去组织人类的生活。因此，伊斯兰要断然地把这一切制度当作人类总解放的绊脚石予以摧毁。这，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正是统治权全归安拉的含义。这样，就不至于象所有立根于人奴役人基础之上的一切蒙昧主义社会那样，任何权威和服从都不属于凡人中的任何一员！

在现状压力和狡猾的东方学者攻击面前丧失信心的现代伊斯兰研究专家们，在承认这一

真相时，感到有点尴尬，因为东方学者们已经为伊斯兰描绘了一幅用宝剑强迫人们接受信仰的图画，那些臭恶的东方学者们一定清楚这并不是事实，他们只想以这种行径歪曲伊斯兰圣战的真正动机，这一点使得所谓的伊斯兰声誉的捍卫者们--那些丧失信心的屈服者--起而否定这种指控，转身去探寻自卫的理由！但他们却疏忽了伊斯兰的本质和使命，忘记了伊斯兰解放人类的基本权利。

现代专家们--丧失了信心的屈服者们--的思想受了西方式的对宗教本质的观念的蒙蔽，在西方看来，宗教只是个人内心的信仰，与现实生活制度无关，因而，为宗教而圣战，就是强迫人们信仰的“圣战。”

但伊斯兰的情况却不是那样，伊斯兰是安拉为人类生活而制定的一条道路，它是建立在把主性交归安拉唯有--主性就体现在统治地位之中--并以此为基础组织人类实现生活中的各项日常事务的道路！为此而战，就是为确立和建立制度的圣战。至于信仰，则是在清除一切感染力之后，在总制度的荫影下，让人们自由选择的问题。因此，伊斯兰观念与西方观念是根本不同的，在这里，伊斯兰展示的是一幅全新的景象。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出现体现伊斯兰天启道路的社会，安拉就赐予它前进和行动的权利去接管政权并确立制度，而把内心信仰的问题委之于人们心灵的自由选择。如果安拉曾在某一时期禁止穆斯林团体进行圣战，那只是步骤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是一定需要的问题，而不是信仰的问题，在这一明显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理解在不断更新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古兰明文的真实含义，而不至于混淆阶段性的启示所显示的意义与伊斯兰运动漫长与坚定的航程的总意之间的区别。

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生活的道路

崇拜只归安拉是伊斯兰信仰支柱的第一要素，它体现于“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这一证词之中。通过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承领这一崇拜的方式，是伊斯兰信仰支柱的第二要素，它体现在“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之中。

服从而笃信的心灵是体现这一原则的两个要素之所在，因为除此之外的其他信仰成分，伊斯兰的一切基本义务都是这一原则导致的必然结果，对安拉的天使、天经、圣人、后世以及好歹的前定的信仰，礼拜，斋戒以及朝觐的主命，还有合法、非法、社会交际、立法条规、思想和行为的伊斯兰指导、刑法以及处罚等等，这一切立根于崇拜只归安拉这一原则之上，它的来源就在于安拉使者从他的主宰那里奉命传达的一切。

伊斯兰社会就是体现这一原则及其所衍生的各种要素的社会，假若不贯彻这一原则及其所衍生的各种要素，它就不是一个伊斯兰化了的社会。

从而，“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就成了伊斯兰“乌玛”“每个成员建立生活的完整的道路性原则。正如生活如果建立在此一原则之外的原则上，或者给它附加上另外的原则，或者拿来几个外来的原则的话，就不成为伊斯兰的生活一样，在这一原则确立之前，就无所谓建立伊斯兰生活了。古兰说：

“一切判决只归安拉，他命令你们只崇拜他，这才是正教。”《优素夫》章 40 节

“谁服从使者，谁确已服从了安拉。”《妇女》章 80 节

这一义正严词、简明扼要的宣言可以指导我们澄清有关伊斯兰真谛及其现实性运动的基本问题：

- 一、 它指导我们确定“伊斯兰社会的本质特征”；
- 二、 它指导我们确定“伊斯兰社会诞生的道路”；
- 三、 它指导我们确定“伊斯兰对各种蒙昧主义社会的立场”；
- 四、 它指导我们确定“伊斯兰对人类现实生活的方针”；

这些问题是古今伊斯兰运动道路中极其重大的课题。

伊斯兰社会的第一个显著的本质特征便是：这种社会的一切事务建立在崇拜只归安拉这一原则之上，这种崇拜由“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来体现和指导。

这种崇拜体现于信仰观中，体现于宗教礼仪中，同时也体现于社会法律制度中。

谁不信奉安拉唯一论，谁就不是唯一安拉的仆民；

“安拉说‘你们不要事奉两个主宰，主宰只是一个，所以你们应当只敬畏我。天地万物只是他的，顺从常归于他，难道你们舍安拉而敬畏他物吗’？”（16:51—52）

谁为安拉以外任何人或物进献宗教礼仪，或为安拉和某人某物同时进献宗教礼仪，谁就不是唯一安拉的仆民：

“你说：我的礼拜，我的牺牲，我的生；我的死，的确都是为了安拉，全世界的主。他绝无匹配者，我只奉到这个命令，我是首先归顺的人！”（6:162—163）

谁除安拉之外，除安拉用来向我们传教的途径--就是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外，接受法律制度，谁就不是唯一安拉的仆民：

“难道他们有许多配主，为他们制定安拉所未许可的制度吗？”（43:21）

“凡使者给你们的，你们应当接受之；凡使者禁止你们的，你们当戒除之。”（59:7）

这，就是伊斯兰社会，崇拜只归安拉这一原则体现在这一社会人们的一切信仰和观念之中，一切崇拜礼仪和宗教功修之中，一切立法和社会制度之中。其中只要任何一方面失去了存在，伊斯兰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因为这样一来，伊斯兰的第一支柱--“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已失去了其实际存在。

我们已经说过：“崇拜只归安拉体现于信仰观之中”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在这里最好还是谈一谈什么是伊斯兰信仰观？它就是从安拉那里获得的信仰的真谛而产生在人们意识中的一种观念，人们在探求有关安拉的真知时，有关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宇宙--它的幽玄奥秘，它的可见之物--的真相时，有关人类生来俱有的生命--它的幽玄奥秘，它的可见之状--的真谛时，以及人类本身及人的实质时所依赖的标准。然后，在这一基础之上，与这一切真知、真相、真谛和实质建立关系，在人与安拉关系中体现崇拜只归安拉这一原则，在人与宇宙及其规律的关系中，在人与一切生命及其领域的关系中，在人与人之间及其组织形式的关系中建立一种一切原则取之于安拉赐给我们的伊斯兰道路的关系--正如安拉的使者所传述的那样，在这种关系中，实现对安拉的唯一崇拜。由此可知，伊斯兰信仰观包罗整个生活。

如果我们确认这就是伊斯兰社会的话，那么，伊斯兰社会是怎样诞生的呢？它诞生的道路又是什么呢？

只有当产生了一组确认他们的一切崇拜全归安拉，拒绝除安拉之外的任何崇拜，拒绝在信仰和观念上、宗教功修和崇拜礼仪上、社会法律和制度上承认除安拉之外的崇拜的伊斯兰信士，在这一纯粹的崇拜基础上实实在在地组织他们的整个生活，净化他们的心灵，拒绝信仰除安拉之外--同他一起或舍弃他--的任何人或物具有主性；净化他们的宗教礼仪，拒绝把它进献给除安拉之外--同他一起或舍弃他--的任何人或物；净化他们的法律，拒绝除安拉以外--同他一起或舍弃他的--任何源泉接受它。

这时，只有在这时，这个团体才成为伊斯兰团体，而他们建立的社会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伊斯兰社会。在人们确认崇拜只归安拉--如前所述--之前，他们根本不是穆斯林，在他们以此为原则组织他们的生活之前，他们的社会不是伊斯兰社会。那是因为伊斯兰和伊斯兰社会的第一基石--“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的两个要素并没有完整地实践。

因此，在考虑建立伊斯兰社会制度，以这种制度为基础建立伊斯兰社会之前，首先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在净化个人的内心世界，拒绝不对安拉的崇拜--无论任何前述形式--把那些内心世界已经从不对安拉崇拜上得到净化的人们聚集在一个伊斯兰团体之中。正是从这一信

仰，宗教功修，法律上都净化了他们的心灵，从而拒绝任何不对安拉的崇拜的团体，伊斯兰社会从中诞生。谁想以他的信仰，他的宗教功修，他的法律体现对安拉的唯一崇拜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来参加这个团体。换句话说，来在其中体现“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

建立第一个伊斯兰社会的第一个伊斯兰团体就是这样诞生的，所有的伊斯兰团体都应该这样诞生，一切伊斯兰社会都应该这样建立。

一个伊斯兰社会是通过许许多多的人和团体从不对安拉--同他一起或舍弃他--的崇拜迈进到对安拉无配无偶的唯一崇拜--并按这一崇拜建立他们的生活制度而产生的。这样，一个新社会的新纪元来临了，它源于旧的蒙昧主义社会，而以一种新的信仰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建立了一种新的生活制度，在其中体现伊斯兰第一原则的两个要素：“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旧的蒙昧主义社会也许会全体加入新的伊斯兰社会中，也许不会加入；同样，它有可能与伊斯兰保持和平，也有可能挑起对伊斯兰的战争。历史常规已经告诉我们，无论对处于诞生阶段的伊斯兰先驱--个人和团体，还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伊斯兰社会本身，蒙昧主义社会都要发动残酷无情的战争，这就是先知努哈到先知穆罕默德的伊斯兰传播史上毫无例外地发生的一切。

如果新的伊斯兰社会的实力达不到足以对抗旧的蒙昧主义社会的压力时，伊斯兰社会就不可能产生，也不能巩固它的存在。这种实力包括：信仰力和思想力、个人精神修养和道德水准、组织能力和社会建设的程度，以及其他一切用来对抗蒙昧主义社会压力以至战胜它的实力，或者至少在它面前耸然屹立，坚而不摧的实力！

可是，什么是蒙昧主义社会呢？伊斯兰对它的立场是怎样的呢？

蒙昧主义社会就是所有的非伊斯兰社会！如果我们对它下一个客观定义的话，就可以说：它是一切不把崇拜专奉给唯一安拉的社会，这种崇拜体现于信仰观、崇拜礼仪和社会法律制度中。

根据这一客观定义，今天存在于大地上的所有形形色色的社会都无疑是属于蒙昧主义社会这一范畴的。

首先，进入这一范畴的是各个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其一，它不仅反叛安拉，而且根本否认安拉的存在，并把宇宙间的一切都归溯于“物质”或“自然”，而把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归根于“经济”或“生产工具。”其二，它建立了一个崇拜党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中，集体领导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不是崇拜安拉（赞主清高）！最终，这种观念和制度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性的堕落，它认为人类的基本需求只不过是动物式的需求：吃、喝、穿、住、性！它剥夺了使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人的精神需要，诸如人对安拉的信仰，选择信仰和表达信仰的自由；它也剥夺了人表达个性的自由；这一点正是人性中最突出的特性，这一个性表现于个人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对工作和专业的选择，对个人本身的艺术表现，乃至最后一点使人区别于“动物”或“机器”的特性。由此可见，不论共产主义观念，还是共产主义制度，在许多情况下，使人降低到动物，甚至机器的水平。

其次，一切多神和偶像崇拜社会--这种崇拜仍在印度、日本、菲律宾和非洲很盛行--都属于蒙昧主义社会这一范畴，因为，其一，它立根于对安拉以外--同他一起或舍弃他--的人或物的崇拜的信仰观；其二，它给各式各样的假神和被崇拜物奉献崇拜礼仪并信仰他们具有神性；其三，他们不以安拉及其天启的伊斯兰大法为基础建立社会制度和法律，而以寺庙的僧侣、牧师、星象学家、魔术师、长老，或具有立法权威的世俗委员会，或以“党”、“人民”或者以其他形式的名义妄称最高统治权的人或机构为基础建立社会制度和法律。其实，最高统治权只归安拉（赞主清高）所有，并且只能按他的使者们传达的方式去执行。

再次，大地上的一切基督教和犹太教社会都属于这一范畴。因为：其一，它那被歪曲了

的信仰观，这种信仰观没有把统治权专归安拉，却以各种形式为安拉树立了许多配偶，以圣父圣子论、三位一体论以及扭曲了的对安拉（赞主清高）的概念和不符合真理的人与安拉之间的关系。

“犹太人说：‘欧宰尔是安拉的儿子’。基督教徒说：‘麦西哈是安拉的儿子。’这是他们信口开河，仿效从前的不信道者的口吻。愿安拉诅咒他们，他们怎么如此放荡呢？”（9:30）

“妄言安拉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的人，确已不信道了。除独一无二的主宰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如果他们不停止妄言，那么他们中的不信道的人必遭痛苦的刑罚。”（5:73）

“犹太教徒说：‘安拉的手是被拘束的。’但愿他们的手是被拘束的，但愿他们因为自己所说的恶言而被弃绝！其实，他的双手是展开的，他要怎样费用，就怎样费用。”（5:64）

“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说：‘我们是安拉的儿子，是他心爱的人。’你说：‘那么他为什么因你们的罪过而惩治你们呢？’其实，你们都是他所造的凡人。”（5:18）

其二，他们的自己礼仪、宗教仪式和习惯都植根于那种被歪曲了的脱离正道的信仰观。

其三，他们的法律和制度都不是以崇拜专归安拉为基础的，不确认安拉独有的统治权，不以安拉的法度为权威；而建立了人为的机构把本该专属安拉的统治权赋予了它们。历史上，他们曾把此种权利赋予他们的博士和牧师，为他们擅自制定法律，并遵从之。为此，安拉曾以举伴配偶罪而责难他们：

“他们舍安拉而把他们的博士、牧师和麦尔彦之子麦西哈当做主宰，他们所奉的命令只是崇拜独一无二的主宰。除他之外，绝无应受崇拜者。赞颂安拉超乎他们所用来自配他的。”（9:31）

当时，他们并没有信仰他们的博士和牧师们具有神性，也没有以崇拜礼仪侍奉他。他们只是承认了那些人具有统治权，并接受未经安拉的许可而由他们制定的法律。那么，今天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更应遭到举伴安拉和叛教的罪名之责难，因为他们已经把这种权力交给了他们之中并不是博士和牧师的凡人！其实，博士、牧师和凡人一样，都不能享受统治权。

最后，那些自称伊斯兰的“穆斯林社会”同样属于蒙昧主义社会这一范畴！

这些社会进入这一范畴并不是因为他们除安拉外信仰别的神灵，也不是因为它向除安拉以外的任何人和物进献崇拜礼仪，而是因为在生活制度中没有履行对安拉的唯一崇拜而使自己堕入了蒙昧主义社会的行列。这种社会，即使没有信仰除安拉之外的任何神灵，却给除安拉以外的崇拜物赋予了神性最显著的特性，臣服除安拉以外的统治权并从这一统治权威那里接受生活制度、法律准则、价值观念、传统习俗以及几乎所有的生活成份！

关于治理社会者，安拉（赞主清净）说：

“谁不依照安拉所降示的经典而判决，那么，谁就是不信道的人。”（5:44）

关于受治的普通人，安拉（赞主清净）说：

“难道你没有看见吗？自称确信降示你的经典和在你之前经典的人，欲向恶魔起诉--同时他们已奉令不要信仰他--而恶魔欲使他们深入迷误中。”（4:60）

“指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之间的纷争，而他们的心里对于你的判决毫无怨言，并且完全服从。”（4:65）

安拉曾以举伴配偶、叛教、偏离崇拜唯一的主宰，背弃安拉把博士和牧师当作主宰而描述了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那只是以外他们赋予了博士和牧师们今天所谓的“穆斯林们”给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赋予的权威！安拉把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这种行径看作如把玛利亚之子尔撒奉为主宰，神化他，崇拜他一样的一种举伴配偶行为。其实，这都是一样的，是脱离崇拜专归安拉这一原则的，是脱离安拉的宗教，是脱离“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这一誓词的。

这些所谓的“穆斯林社会”中的一些社会公然宣告世俗化，脱离与伊斯兰的关系；另一些宣称“尊重宗教”，但把伊斯兰从社会制度中排挤出去，它自以为科学与精神世界抵触而宣称：否认精神世界而以科学为基础建立社会制度！其实，那只不过是一些顽愚之徒的无知论调；另有一部分把实际统治权交给了除安拉以外的权威。按自己的好恶立法，然后拿出这

一自制的立法荒称：这是安拉的法度！其实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违背崇拜只归安拉这一原则。

如果我们确定了这一点的话，伊斯兰对这种蒙昧主义社会的立场尽可一言以蔽之：拒绝承认所有这些社会的伊斯兰性和合法性。

伊斯兰并不青睐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所标榜的口号、标语和镀金的匾额……因为他们都同具一个实质，那就是这些社会的生活都没有立根于崇拜只归安拉这一原则之上，因此，它跟其他一切社会殊途同归于--蒙昧主义--这一特征。

至此，我们已接近了本章所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伊斯兰对今天、明天直至时代的终结的一切人类现实生活的方针。这里，我们本章第一部分所确定的伊斯兰社会的本质特征及其建立在一切事务中崇拜只归安拉这一原则，将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确定这一本质特征，就断然回答了以下问题：

--建立人类社会所依赖的原则是什么？是安拉的宗教和安拉为生活而指定的道路呢？还是任何一种人为的现实呢？

伊斯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不迟疑不决，也不踌躇片刻，是一个断然的回答：整个人类生活所依赖的原则应该是安拉的宗教和安拉为生活而指定的道路。“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是伊斯兰的第一支柱，如果不建立这一原则，那么这一证词既没有成立，也没有被履行；崇拜只归安拉并从安拉的使者那里承领这一崇拜的方式，除非承认这一原则并毫不犹豫，毫不踌躇地彻底遵从之，否则，这一证词就不能实现：

“凡使者给你们的，你们应当接受；凡使者禁止你们的，你们应当戒除。”（59:7）

接着伊斯兰质问：

“是你们知道的更多，还是安拉知道的更多？”（2:140）

回答是：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2:216）

“你们所获得的知识只是零星的点滴。”（17:85）

“至知者、创造者、供以给养者，才是统治者。只有他的宗教才是治理生活的道路，才是生活所依赖的原则。至于人类现实生活--他们的观点和主张，都导致腐败和脱离正道--建立于那些只获得了零星的点滴知识或者根本没有真知的凡人们的知识之上！”

安拉的宗教是明镜若悬的，伊斯兰生活道路是毫不含糊的，它被证词的第二要素“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所限定，它被限定于安拉的使者所传达的一切原则性经典明文这一范畴之内。

在某一事务中，如果有明文规定，那么，明文就是最终判决；而伊斯兰学者的个人创见将不被采纳；

如果没有明文规定的话，学者们的个人创见将扮演其角色，但是他们的创见一定要遵循由安拉确定的伊斯兰道路本身所固有的一切原则，而不是他们的个人嗜好和偏爱为依据。

“如果你们为某一件事而发生争论，那么，你们应使那件事归安拉和使者（判决）”（4:59）

个人创见和演绎所遵循的既定原则是公认的，是为大众所熟知的。它同样是明镜高悬的而不是含糊其辞的。任何人都不得自定法律而妄称：这是安拉的法度。除非公开宣告安拉的最高统治权，一切权威的源泉只是安拉，而不是“人民”，也不是某个“党”，也不是任何凡人；回归安拉的经典和至圣的道路中去探求安拉的真实意图，就无所谓个人创见和演绎了。这种个人创见和演绎的权利并不是所有以安拉的名义妄称权威的人所拥有的。正如在欧洲某一段历史上曾经盛行一时的僧侣政权或神权政治那样，可是，伊斯兰与它毫无关系。除安拉的使者外，谁也不能以安拉的名义讲话。只有特定的经典明文，才是确定安拉的法度之标准。

“宗教为现实”这个概念被误解了，并被错误地运用着。是的，不错，伊斯兰是为现实的，可是为哪一种现实呢？

那是伊斯兰自己建立的现实，按照它自己的道路，完全与人类的禀赋天性相协调，实现人类的一切实际需求。这些需求为彻知万事，创造万有的安拉所肯定。

“难道创造者还不知道他的被造物吗？他的精辩的，彻知的！”（67:14）

伊斯兰面对现实--不管怎样的现实--时，并不是去肯定它，给它提供一个靠山，一个合法的权威，给它拿来一个招牌，高悬起来！而是以伊斯兰本身为标准予以衡量，应肯定者，予以肯定，应否定者，予以废除。如果它不满意此一现实的话，就重新塑造一个现实，使伊斯兰的现实成为它自己塑造的现实。这才是伊斯兰“宗教为现实”的真正含义，这才是伊斯兰的正确概念！

这，也许会激起这样的问题：

“难道人类的福祉不应该是铸造他们的现实的标准吗？”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须得再次回到那个伊斯兰提出的质问及其答案：

“是你们知道的更多，还是安拉知道的更多？”

“安拉知道而你们并不知道！”

恰如安拉降示，使者传达的那样，人类的福祉都包含于安拉的法律之中。如果有一天，人们似乎觉得他们的福祉与安拉的法律相矛盾的话。那么，他们首先是被杞人忧天的虚幻所迷惑的：

“他们所遵循的，只是猜想和私欲。正道确已从他们的主降临他们，难道人希望什么就有什么吗？今世和后世，都是安拉的。”（53:23—25）

其次，他们是不信道者…….任何一个人自称他认为他的福祉与安拉的法度相抵触时，那么他一刻也不可能留在这个宗教之中，也不可能是伊斯兰大家庭中的一员！

宇宙大法

当伊斯兰以崇拜全归安拉为基础，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建立信仰大厦，并把这种崇拜全方位地体现于人们的信仰、宗教功修和法律之中。伊斯兰确定只有以这种崇拜--依这种形式--专奉安拉时，才是“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这一证词的实际含义；当这种崇拜的方式只有通过安拉的使者承领时，才是“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的实际含义。

当伊斯兰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它的整个大厦，从而使“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成为伊斯兰生活道路的体现，以此刻画它的面貌，决定它的特色。当伊斯兰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建立大厦时，它就有别于其他一切人们所熟悉的制度。这一点，归因于伊斯兰世界观中一个森罗万象的原则，即它是对整个宇宙存在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对人类存在的解释；同时，还归因于它是一条属于整个宇宙的道路，而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道路。

伊斯兰世界观的基石是：整个宇宙是安拉的造化物，当安拉意欲创造它时，它就有了，并且安拉（赞主超绝万物）为宇宙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安排了和谐运行的规律，也就是制定了宇宙宏观和微观运动有条不紊的秩序：

“我要创造一事物时，我只对它说声有，它就有了。”（16:40）

“他创造了万物，并赋予精密的定律。”（25:2）

宇宙存在有一个背景，在它的后面，有一个意志治理着它，有一种定律使它运行着，有一种规律协调着它。这种规律，在宇宙存在的各个领域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组织着它们的一切运动，这样，它们就不致冲突，不致紊乱，不致矛盾，不致突然运行不灵，停止它们持久而有序的运行--直到安拉所意欲的最终期限。正如整个宇宙存在服从着那个治理着它的意志、使它运行着的定律、协调着它的规律，宇宙在任何一瞬间从来没产生过抗拒这一意志，否认这一定律，违反这一规律的念头，它一直在进行着有条不紊地运行，除非安拉意欲，它

就不会毁灭，不会失灵：

“你们的主确是安拉，它是六日内创造了天地，升上了宝座，他使黑夜追求白昼，而遮蔽它，他把日月和星宿造成顺从他的命令的，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他主持。多幅哉安拉--全世界的主！”（7:54）

人是宇宙中的一员，支配着人的禀赋天性的规律，并非与支配着整个宇宙的规律毫无关系。就象安拉造化了宇宙一样，安拉创造了人，他的物质结构来自大地上的泥土，安拉在泥土的本质赋予了它本来所不具有的一些特性，就造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给养是由安拉精密安排而注定的。从他的体质结构方面来说，他服从于安拉制定的自然规律--无论他喜悦与否--以安拉的意志，而不是他的意志，也不是他父母亲的意志（当然他俩要合作，但是他俩并不能给婴儿赋予生命存在），给他以生命，赋予他体质，依照规律，按照安拉所定的怀孕期和分娩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他呼吸着安拉以一定的比例创造的空气，呼吸的数量和方式都是由安拉决定的。他的感觉、他痛苦、他饿、他渴、他吃、他喝、他消化食物和饮料……一言以蔽之，他活着是按照安拉制定的规律，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和自由的选择。在这一方面，他跟宇宙及其所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完全一样，无条件地服从安拉的意志、定律和规律。

创造了这一宇宙，也创造了人类，并使人类服从为宇宙制定一切规律的安拉--赞主清高，正是他，也为人类制定了伊斯兰大法，让人类以它去组织他们生活中的自愿选择的那一部分，使之与他们的自然生活相一致，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伊斯兰大法从这一基础上说，只是支配人类禀赋天性和整个宇宙存在的天启大法、安排着一个形态一致的大体系的主定总规律的一部分。

安拉的每一句话，每一条命令，每一条禁令，每一个许愿，每一个警告，每一项立法，每一种指导，都是宇宙总规律的组织部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依照安拉所制定的永恒真理的属性而实现着安拉的前定，我们称之为自然规律--即主定的一切宇宙规律--的精确性和真实性一样，这些组成部分同样也是精确，真实而无欺的。

安拉为组织人类生活而制定的伊斯兰大法，从这一意义上讲，就是一部全宇宙的法，即它是与宇宙普遍规律相结合而协调一致的。因此，遵守伊斯兰大法，起源于人类生活与宇宙运行之间实现协调这一必要性，进一步说，它起源于支配人的内在天性的规律和支配人的外在生活的规律之间实现协调这一必要性，再进一步说，它起源于使人的内在个性与外在表现相调和的必要性。

正因为人不能掌握所有的宇宙规律，也不能洞悉宇宙总规律的各个方面，甚至他们连支配着人的天性使他们服从之的人性规律--无论他们喜悦与否--都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所以，他们不可能为人类制定一种可以在人类生活和宇宙运行之间实现绝对和谐，甚至在人的内在天性和外在生活之间实现和谐的制度。拥有这种无尚权威的，只能是宇宙的创造者、人类的创造者、宇宙和人类一切事务的安排者--安拉--按照他的喜悦选择统一规律。

因此，为了实现这种和谐，遵从安拉制定的法律就成了一项必然义务，那是为了实践伊斯兰而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一项义务。除非使崇拜专奉安拉，除非通过安拉的使者承领这种崇拜方式，实现伊斯兰第一支柱--“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的真实含义，否则，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集体生活中，伊斯兰就不存在。

实现人类生活和宇宙规律之间的绝对和谐，包含了人类的一切利益，其中之一就是保护人类生活免遭堕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可以和自身和平共处；至于跟宇宙的和平共处，则随着人类生活运行与宇宙运行之间的和谐，共同追求一个目标而会自然产生；至于人与自身的和平共处，将会随着人的行为与他们健康的天性之间实现和谐而产生，人将不再与自己的天性摆开战场而相互厮杀，因为天启的伊斯兰大法在人类的内在天性和外在活动之间安逸而平静地协调。通过这一和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之中建立一个和谐的天地，因为那时，大家都向一个统一的道路共同迈进，而那一道路则正是宇宙普遍规律中的组成部分。

同时，由于人们遵循了正道，他们可以很顺利地了解大自然的奥秘，利用蕴藏于其中的各种能源，发掘出各个角落的宝藏，依照安拉的其天启伊斯兰大法，既不矛盾也无冲突地把这一切用于人们的福利，实现全人类的幸福。

与安拉的法度相对的，便是人的私欲。

“假若真理顺从他们的私欲，天地万物，必然毁坏。”（23:71）

因此，伊斯兰世界观统一了这一宗教成立的真理和天地万物成立的真理。凭借它，今世和后世的一切问题都得恰如其分地解决。安拉以此为标准而衡量一切，顺从者，酬之以善，违背者，惩之以恶。这就是唯一的真理，除此之外，绝无真理可言。它就是安拉为宇宙中的一切事务而制定的普遍规律。宇宙中的一切--动物、植物、无生物--都服从它并受到它的约束。

“我确已降示你们一部经典，其中有你们的纪念，难道你们不理解吗？我曾毁灭了多少不义的民众，随后，我曾创造了别的民众。当他们感觉到我的严刑的时候，他们忽然奔逃。‘你们不要奔逃，你们回去享受你们的豪华生活和你们的住宅，以便你们将来受审讯’。他们说‘哀哉我们，我们原来确是不义的人。’那句話。将要常为他们的哀号，直到我使他们变为谷茬和死灰。我未曾以游戏的态度创造天地万物。假若我要消遣，我必定以我这里的東西做消遣，我是不爱消遣的。我以真理投擲謬妄，而击破其脑袋，謬妄瞬時消亡。悲哉你们！由于你们对安拉妄加描述。凡在天地之间的，都是他的，凡在他那里的，都虔诚崇拜他，既不傲慢又不疲倦，他们昼夜赞他超绝，毫不松懈。”（21:10—20）

人的天性在他的灵魂深处完全意识到这一真理。人体结构有特征和宇宙之间一切存在的特征向人的天性启示：这个宇宙存在是立足于真理的，真理是其内在的本质。这一点可从规律中得到证实，因为宇宙不是紊乱不堪的，它的运行轨道不是杂乱无章的，它并不是互相冲突的，也不是偶然巧合和盲目撮合的结果，更不是随着变幻无穷的嗜好和放荡不羁的欲望而变化的！实际上，它是遵循精密而细致的早已注定的制度的！因此，当人类在私欲的感染下脱离了赋予它灵魂深处的隐妙真理时，他与自己的禀赋天性之间开始了倾轧，那是因为他遵从私欲，抛弃安拉的伊斯兰大法，而遵循了他自制的生活法律；那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服服帖帖地降服于安拉的宇宙一样，向安拉低头顺服！

这种倾轧，发生于个人、集体、民族、前辈与后代之间，正如它发生在人和宇宙存在之间，突然之间，人类的能力、财富和资源一下子变成了摧毁世界。制造痛苦的工具，而没有成为人类建设世界，追求幸福的媒介。

至此，我们清楚了在大地上实行安拉的伊斯兰法制的明确目标并不仅仅是一种为后世的工作。今世和后世是两个互为完整的阶段，安拉的法律则在人类生活的两个阶段之间促成和谐，使人类生活与安拉指定的宇宙普遍规律步调一致！

与规律的和谐并不把人类的幸福推迟到后世，而是在第一阶段就使它成为现实，成为实践，然后，使其幸福在后世达到完美的境界。

这就是伊斯兰宇宙观的基点，也就是伊斯兰对生活在这一大宇宙之中的人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人类所认识的其他各种世俗观点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因此，它建立于其他各种制度和理论中的任何世界观所不具有的许许多多的天定义务之上。

实施伊斯兰大法这一天定义务--在这一世界观中--是人类生活和宇宙生活之间实现全面和谐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支配着人类天性的规律和支配着这一宇宙的规律之间实现全面和谐的客观需要；最终也是宇宙普遍规律和组织人类生活的法律之间实现全面和谐的必然需要。就这样，通过实施伊斯兰大法去实现人类的崇拜专奉安拉独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妄称崇拜安拉、服从安拉的宇宙应该崇拜他、服从他！

曾在伊斯兰乌玛之父--伊布拉欣圣人和一个妄称在大地上有统治人类的权威的暴君奈姆鲁特之间进行的对话指明了这种和谐与协调的必要性。在伊布拉欣面前他被驳得哑口无

言，无理妄称他有权威统治宇宙中的天体和星宿，伊布拉欣对他说：只有具有统治宇宙之权威的唯一主宰，才有权威统治人类生活。

“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个人吗？安拉把国权赏赐他，故他与伊布拉欣争论他的主，当时伊布拉欣说：‘我的主能使死者生，能使生者死。’他说：‘我也能使死者生，能使生者死！’伊布拉欣说：‘安拉确能使太阳从东方升起，你使它从西方升起吧！’那个不信道的人，就哑口无言了，安拉不引道不义的民众。”（2:258）

在这一铁证面前，暴君无言以对！

“难道你们要舍安拉的正道，而寻求别的宗教吗？同时天地万物，不论自愿与否，他们将来只被召归于他？”（3:83）

安拉确已道明了真理！

伊斯兰--正是文明

伊斯兰只认识两种社会：伊斯兰社会和蒙昧主义社会。

伊斯兰社会就是从信仰、宗教功修、法律、制度、道德和情操各方面实践伊斯兰的社会。蒙昧主义社会就是不实践伊斯兰的社会，就是不以伊斯兰的信仰、世界观、价值观、标准、制度、法律、道德和情操来治理其生活的社会。

伊斯兰社会并不是一个集合了一群自称“穆斯林”，然而在实际上却没有以伊斯兰大法为宪法的社会，尽管他们做了礼拜，封了斋，朝了觐也罢！伊斯兰社会也不是人们自创一个伊斯兰--美之名曰“进化了的伊斯兰”，但这个伊斯兰并不是由安拉--赞主清高--所确认，也不是安拉的使者所阐明的真正的伊斯兰！

蒙昧主义社会体现的形式各种各样，但它们的实质都是蒙昧主义的：

有时，它体现在否认安拉存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历史，执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为形式的社会之中。

有时，它以并不否认安拉的存在，但只把统治天国的权威交给他，却剥夺了安拉在大地上的统治权威的社会体现。在生活制度中不实施安拉的天启法律，也不以安拉指定的价值观作为生活的永恒准则。它允许人们在寺庙、教堂和清真寺里崇拜安拉，但是禁止人要求在生活中实施伊斯兰法律。因此，这种社会否认或废除了安拉在大地上的主宰地位，安拉对此的明文启示是：

“他在天上是主宰，在大地上，他也是主宰。”（3:84）

因此，这种社会不属于以下明文所确定的安拉的宗教的范畴之内：

“一切判决，只归安拉，他命令你们只崇拜他，这才是正教。”（12:40）

正是这一原因，使它成为蒙昧主义社会，虽然它确认安拉的存在，允许人们在寺庙、教堂和清真寺内以宗教崇拜礼仪奉拜安拉也罢。

伊斯兰社会--以它的这种特性--是唯一的文明社会。其他各种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社会都是落后的非文明社会。这一重大真相一定要予以澄清。

有一次，我曾经为我的一本在印刷中的书宣布命名为《通向文明的伊斯兰社会》。后来，我又公开更名，删去了“文明”一词，而只以《通向伊斯兰社会》--正如它的命题那样--为满足。

这一更名引起了一位阿尔及利亚作家（他是以法文写作的）注意，他分析道，我的这一做法起源于“保卫伊斯兰的潜在心理作用”，那位作家对此表示遗憾，并认为这种潜意识的心理作用阻碍我去面对现实“问题”！

我对这位作家表示歉意，我以前跟他完全一样，当我刚刚开始想写作有关这一命题的书时，我曾经也以他现在的思维模式考虑问题。那时，我有困难在于--正如所遭遇的一样--对文明的定义！

我当时还没有摆脱在我的心理和思维模式中的文化沉渣的压抑，这些沉渣的根源是外来的，它们对我的伊斯兰意识来说是陌生的。尽管那时，我的伊斯兰倾向已是相当鲜明了。但是这些沉渣还是使我双目失明，在我的世界观上蒙上了一层薄雾。西方思想对文明的概念使我眼花缭乱，遮蔽了我的价值观，妨碍我纯正清楚地认识它。

后来，问题澄清了。伊斯兰社会才是文明社会，那么增加“文明”一词就成了画蛇添足，成了废话，它并不增加任何新意。相反，它却为读者的意识带来那种曾为我的世界观蒙上了一层薄雾，妨碍我去纯正而清楚地认识事务的外来的西方色调！

由此可知，分歧就在于文明的定义，这一重大真相一定要予以澄清。

当社会的最高统治权以伊斯兰天启法制为体现而专奉安拉所有时，才是人类摆脱人对人的奴役，获得真正的解放，赢得自由的唯一社会模式。只有这样，它才成为“人的文明”，因为真正的人的文明所必要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人类的真正的全面的自由和每个社会成员的绝对尊严。实际上，在一个社会中当一部分人服服帖帖地成为另一部分人制定的人为法律的“奴隶”时，那部分人就成了主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任何个体成员既无自由可论，也无尊严可谈！

我们一定要向前跨一大步，弄清立法并不局限于--诚如今天人们普遍对“法”一词的狭隘认识那样--法律条文的范畴之内。事实上，思想观念、生活道路、价值标准、传统和社会习俗……这一切都是立法。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受制于它的约束而服从之。因此，当一部分人给另一部分人强加这种约束，而另一部分人屈服于这种约束时，这种社会不是获得了解放的自由社会，而是--如前所述--部分人成为主宰，另一部分人成为奴隶的社会。因此，这种社会时落后的不文明的的社会，用伊斯兰的术语来说就是蒙昧社会。

只有伊斯兰社会，才是由独一的主宰安拉支配的社会，在伊斯兰社会中，人类从人对凡人的崇拜中得以解放而走向人对安拉的唯一崇拜。这样，人类就赢得了人类文明所依赖的轴心--真正的全面的自由，恰如安拉所规定的那样，人的尊严也得到了实现，那就是宣告人是安拉在大地上的代理者，同时宣告人类所在最高天国享受的荣耀和光华。

当联系社会的根本纽带成为信仰、世界观、思想和生活道路，而且这一切都来源于唯一的安拉，而不是来源于代表人奴役人的尘世主宰，并在其中体现安拉对人类的最高统治权时，这种社会就成了体现人的一切特性中的最高特性--精神与思想--的典型社会。然而，当一个社会中的联系纽带成为种族、肤色、地域以及其他联结因素时，很明显，种族、肤色、地域并不代表人的最高特性，因为，在抛弃种族、肤色、地域之后，人仍然是人。可是，当他抛弃了精神和思想之后，他已经不再是人了！但是，人拥有绝对的意志自由去改变他的信仰、世界观、思想和生活道路，但是他却不能改变他的种族和肤色，同样他没有权力去限定他所诞生的民族和他所出生的地域。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当联系社会的纽带与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相联系时，它才是文明的社会。然而，当一个社会以除人的自由意志之外的因素去联结其成员时，它就是不文明的落后社会，用伊斯兰术语来表达，它就是蒙昧社会。

只有在伊斯兰社会中，联系社会的根本纽带体现在信仰之中，信仰被看作是联合黑人和白人，棕色人和黄种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波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以及其他一切地球上的种族于一体的籍别，铸成一个“乌玛”，它的主宰是安拉，它的一切崇拜独为安拉专有，在这个“乌玛”中，最尊贵的人就是最虔敬的人，人人在安拉的--而不是任何人为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当人道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标准，当人性被置于高尚而尊严的地位时，这个社会才成为文明的社会，而当“物质”--无论以任何形式--成为最高价值标准时，无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形式，还是以“物质生产的形式”--正如欧美及其他一切把物质生产当作最高价值标准的社会，为了达到物质目的，人的价值和人性成了牺牲品，墮落到了极点，这种社会才是不文明的社会，用伊斯兰术语来表达，是蒙昧社会！

文明社会--伊斯兰式的--既不在理论上鄙视物质，认为它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组成部分，我们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影响，相辅相成的；也不在物质生产方面鄙视物质，认为它是实现安拉委托于人类的使命--代理安拉治理世界--要素之一。但是，有一点，就是不把它当作最高价值标准，为了达到物质的目的，去牺牲人性的要素，滑向堕落的深渊！为了这一目的，去牺牲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去牺牲家庭的基础结构，去牺牲伦理道德和神圣的义务……以及其他一切社会里为了实现生产的增长而堕落的最高价值标准，美德和义务！

当人的价值，人的伦理道德成为社会的基石支撑社会时，这个社会才成为文明社会，人的价值，人的伦理道德并不像历史唯物论者和“科学社会主义”所鼓吹的那样，是一个含糊不清，经常变动的“流体”，也不是一个变幻无常，发展进化的“变体”，相反，它是稳定的，是有一定的根源可循的。

人的价值和伦理道德是催进人性的发展，是使人区别于动物，是使人超越动物而成为万物之灵的那一部分特性的价值和伦理道德，而不是发展和促进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人使人走向动物化的那一部分特性的价值和伦理道德。

当我们以这一标准去认识这一问题时，我们就发现一条稳定、断然、清晰的分界线，在这里，进化论者和“科学社会主义”者们所久以尝试的混淆是非的手法绝没有可回旋的余地！

一定环境的规则和律例并不能限定道德价值观，相反，在环境差异的背后，却有一条稳定的标准。这样，世界上并没有一套“农业”道德和价值，也没有一套“工业”道德和价值；没有一套“资本主义”道德和价值，也没有一套“社会主义”道德和价值；没有一套“无产阶级”道德和价值，也没有一套“资产阶级”道德和价值。事实上，伦理道德是独立于环境，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它与这些表面性的形式变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实质上，在这一切因素后面，只是“人性化”了的道德和价值与“兽性化”了的道德和价值--如果这种表达方式恰当的话--，用伊斯兰的术语讲，就是伊斯兰道德和价值与蒙昧主义道德和价值。

伊斯兰致力于催进使人区别于动物的人性发展--以这一人性确立它的价值标准和伦理道德，并在它所支配的社会里致力于建设它、巩固它、保护它。无论这些社会处于农业社会阶段之中，还是它处于工业社会阶段之中；无论是逐水草而生活的游牧社会，还是过定居生活的城市社会，不管是一个贫穷的社会，还是一个富裕的社会，它始终致力于使人性发展、升华、崇高的境界，伊斯兰防止它开倒车，退化到动物的水平。因为道德和价值标准进步的路线是从动物的低级水平向人的高级水平向上延伸的，但如果在这一路径上开起倒车的话，那么，尽管物质文明多么发达--，它不会成为真正的文明，却是十足的落后，是蒙昧主义！

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石，建立在夫妻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抚育下一代成为家庭最主要的职能时，这一社会才成为文明的社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在伊斯兰生活道路的荫影下--家庭才成为建设和进化新一代的人的价值和伦理道德的基地，因为除了家庭这一单元外，这一目的确是难以实现的--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提到过。然而，当开放的两性关系和非法的私生子成为社会的基石，当两性关系建立在性爱、性欲和冲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家庭义务和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当妇女的职能变为装饰、引诱和迷惑，当妇女抛弃了抚养新一代的基本责任，宁愿选择或社会强迫她去选择职业而成为饭店、轮船或客机上的招待员时，当她把所有精力付诸于物质生活或机器制造而无暇去进行人性的培育时--因为那时的物质生产被认为是比发展人道更重要、更有价值、更为尊严！这儿，当我们以人道的观点去看的话，这才是落后的“文明”，用伊斯兰的术语讲，就是蒙昧主义！

家庭和两性关系的问题是决定一个社会特征的重大问题--文明还是落后，伊斯兰还是蒙昧主义！在这一关系中，只要兽性化了的性欲、道德和价值蔓延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它就不可能是文明的社会，尽管它的科学、经济、工业达到了无可攀比的顶峰！这一标准在衡量人类进步的程度时永远不会错。

在现代蒙昧主义社会里，道德这一概念被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畴之内，甚至所有使人区

别与动物的特性都被排除在这一范畴之外。因此，在这些社会里，非法的两性关系--甚至同性关系--都不被认为是道德的污秽。道德这一概念几乎被局限于经济交往和政治事务之中，甚至有时仅仅局限于“国家利益”的限度之内。克里斯琴·基勒与英国一内阁部长布鲁菲摩之间的臭闻，举例来说，被英国社会认为是臭闻并不是从他们之间的非法性关系这一角度来讲，而是因为克里斯琴同时也是一位苏联使馆的海军参赞的情人，从而这位小姐与那位部长先生的关系对国家机密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因为那位部长先生在英国议会上扯了谎而成了一件臭闻！美国参议院中与此雷同的许多臭闻，逃到苏联的许多英国和美国间谍人员的臭闻，其之所以成为臭闻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之间的同性关系，而是因为对国家机密构成了威胁！

在全球各地的蒙昧主义社会中，作家、编辑、小说家们赤裸裸地对未婚女青年和已婚妇女们大肆宣传：性开放并不是道德的污秽，相反，道德污秽却是小伙子和姑娘在两性关系中玩弄感情，不倾心相爱；当妻子对丈夫的情爱已经丧失时，再继续保持贞操是一种道德污秽，美德应该是另找新欢，托身于一个第三者！以这种主题为情节的故事举不胜举。成千上万的社论、文章、图片、画册、幽默和笑话，它们的中心思想都是进行着堕落的“启迪。”

象这样的社会，都是不文明的落后社会，如果我们以人道的观点，人类进步的线索为标准去观察这些社会的话。

人类进步所循路线的方向是控制兽欲，以义务为基石把它限定在家庭的天地之内。以便履行人道的职能而不是以享乐为最终目的。家庭的目的是培育新一代接替现有一代，继承具有显著人性特征的人类文明遗产。很明显，培育一代弃绝兽性而在人性范畴之内进步升华的新人，只有在具有安全保障、稳定感情，建立在双方义务的基础之上而不偏重盲目的感情冲动的家庭这一保育院中才能得以实现。在进行那些毒害性的“指导”和“启迪”，把道德的概念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抛弃了一切性道德的社会中，培育新一代的保育院是不可能建立的。

由于这一切原因，伊斯兰价值标准和伦理道德，伊斯兰的教导和保卫人道的措施，才是适合于人类的。如果我们以那个即不是“流体”也不是“变体”的恒定人道准则去审视的话，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才是文明、伊斯兰社会才是文明的社会。

最终，当人类以正确的方针--唾弃一切除安拉之外的崇拜，专奉安拉；实践安拉的天启生活道路，拒绝承认其他任何道路的合法性，在生活的事务中只实行安拉天启的伊斯兰大法而拒绝其他任何人为的法律的统治，以安拉为人类确定的道德和价值观主导人类生活，打倒其他一切骗人的道德和价值观；然后，探索和研究安拉为这一物质世界而安置的一切宇宙规律，把它运用于人类生活的进步和提高，开发安拉设置在大地上的一切资源、能源和宝藏。当我们以这一方针在大地上作为安拉的代理者治理这个世界时，我们发现，安拉为宇宙规律障上了层层帷幕，同时赋予了人类行使代理权所必要的揭开这些层层帷幕的能力，也就是说，当人遵照安拉的许诺和条件在这个世界上行使代理权时，他开始打开大地的宝藏，开发物质世界的能源，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利用人类在历史长河源远流长中所积累的一切技艺成果造福人类。当他作为虔心事主的人，以待奉安拉为方向行使安拉委托于他的代理权，进行上述一切创举时，这个人才成为真正文明的人。这样的人生活的社会就达到了文明的最高峰。但是，片面的物质发达，伊斯兰都不把它称为文明，因为它可能与蒙昧主义混杂在一起。安拉已经在古兰中描述蒙昧主义时提到过这种物质发达，举例来说：

“你们在高地上建筑一个个纪念物，以供游戏，你们建立一个个宫殿，好像你们将永居尘世一样。你们惩罚他人的时候，你们是残酷至极的，你们应该敬畏安拉，应当服从我，你们应当敬畏主宰，他以你们所知道的赏赐你们，他赏赐你们牲畜和子嗣，园圃和源泉，我的确担心你们遭受重大的刑罚。”（26:128—135）

“难道竟让你们安心地呆在这环境中吗？这里有园圃和源泉，有庄稼和具有纤细的肉穗花序的椰枣树，你们精巧地凿山造屋。你们应当敬畏安拉，服从我。你们不要服从过分

者的命令，他们在大地上伤风败俗，而不改良。”（26:146—152）

“当他们忘记自己所受的劝告的时候，我为他们开辟一切福利之门，直到他们因自己所受的赏赐而狂喜的时候，我忽然惩治他们，而他们立刻变成沮丧的。不义的民众，已被根绝了，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全世界的主。”（6:44—45）

“直到田地穿上新装，打扮得很美丽，而农夫猜想自己可以获得丰收的时候，我的命令在黑夜和白昼降临那些田地，我使五谷只留下茬儿，仿佛新进没有种过庄稼一样。”（6:24）

但是，如前所述，伊斯兰并不鄙视物质，也不鄙视物质发达，而是只在安拉的生活道路之阴影下，把这种进步的光彩认作是安拉给人类的一种赐福，是他们因服从安拉而获得赏赐的福音：

“我说，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他确是至赦的--他使丰足的雨水降临你们，并且以财产和子嗣援助你们，为你们创造园圃和河流。”（71:10—12）

“假若各城市的居民，信道而且敬畏，我必为他们开辟天地的福利，但他们否认先知，故我因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惩治他们了。”（7:96）

重要的是工业进步所立足的基础和指导工业发展的价值标准以及人类文明所需求的其他一切特质。

伊斯兰社会主动进取的原则及其有机结构的本质特征，使伊斯兰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任何为建立蒙昧主义社会及其有机结构寻找借口的理论都与之不相符合。伊斯兰社会是运动的产物，它的运动是持久性的，是由运动来确定成员的评价和资历，从而限定他们在社会中的职务和地位的。

产生这种社会的运动是一场来自物质世界范围之外的，来自人类环境之外的运动。它体现在来源于安拉而面向全人类的伊斯兰信仰之中，这种信仰为他们铸造了一种对宇宙、生命、历史、人生准则和人生目的特定世界观，为他们制定了反映这种世界观的工作道德。策动这种运动的第一动力并不是来源于人们的思想和物质世界的，而是从地球范围之外、人类环境以外降临于他们的。这是伊斯兰社会本质特征和结构的第一显著特性。

它是从人类环境以外，物质世界之外的因素而发展和延伸的。

这一早已被安拉所预定好了的幽玄因素，没有人能联想到，也没有人考虑过，首先，在没有人为因素卷入的情况下，建立伊斯兰社会之运动的第一步就已经开始了，同时，人--信奉这一按照唯一安拉的预定前进的神圣天启信仰的人--的工作也开始展开。当有一个人皈依这种信仰时，一个潜在的伊斯兰社会便开始（从法的角度讲）存在，这一个人决不会在接受这一信仰后，把它隐藏在自己的灵魂深处，他会起而向他周围的人们传播这一信仰，因为这就是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活生生的运动的本质。以信仰之光照亮了这颗心灵的最高力量--安拉深知伊斯兰信仰将会断然地超越一切障碍！这一通过信仰到达心灵的活的动力将会昂首阔步地向前开发。

当这一信仰的信奉者的数目达到三个人时。这种信仰本身启示他们：现在你们已经组成了一个社会，一个独立的伊斯兰社会，你们已脱离了不信奉这种信仰的蒙昧主义社会，那么，旧的基本价值标准--如前所述--再也不能支配你们了。至此，一个伊斯兰社会实际上已经诞生了！

三变十，十变百，百变千，一千将会变为一万二万，伊斯兰社会就会成长、生根、稳固！

在运动发展过程中，一场斗争在新生社会与蒙昧主义社会之间展开了，因为这个新生社会吸收了蒙昧主义社会的成员，而且以一种属于它自己的信仰和世界观、价值观和标准、存在和组织体系与蒙昧主义社会截然分开了。从运动开始的第一秒钟直至杰出的独立实体的成立，按伊斯兰的价值和标准，检验这一新社会的每个成员，在这一社会中一样资历的评价并确定其职位。那时，社会将会自然地承认他的资历，而他无需乎表白自己，在公众面前宣告他的资历。实际上，他的信仰和支配他本人及社会的价值标准迫使他把自己隐藏起来，躲避

让他主持职位的群众呼声和愿望！

但运动是伊斯兰信仰的本质，也是源于此一信仰的社会的本质，它不允许任何人隐藏起来！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一定要行动起来，运动存在于他的信仰中，运动存在于他的血液中，运动存在于他的社会中，运动存在于这一社会的有机组织中，因为蒙昧主义包围着他，它的余孽沉渣存在于他和他周围的人们的灵魂深处，从而，斗争将是持久的，圣战将持续进行，直到世界末日。

伴随着运动的旋律，在实践中确定每一个人的情形，指定他的职位。这样，这一社会的有机结构就能和谐地与社会成员和他们的职位之间保持平衡而趋向完美。

这种成长，这种结构，是伊斯兰社会卓越的两大特性，它们为伊斯兰社会赋予了存在和结构，本质和形式，也赋予了它的制度及其行政程序一种显著的特性，使之在各方面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外来的社会概念很难理解它，伊斯兰所陌生的外来道路也对它不可能研究出什么头绪来，来源于另外一种制度的行政程序也不可能实施它！

正如我们对文明的独特定义所显示，伊斯兰社会不只是一幅用来研究历史事件的图景，相反，它是现代的需要和未来的希望，它是一项可以重新夺回人类尊严的远大目标--不论今天，还是在将来--，使人类从他们正在步步陷入蒙昧主义深渊中得以拯救，走向文明的高度。这一点，对不论在经济和工业发达的蒙昧民族还是经济和工业落后的蒙昧民族都是一样的。

我们上面所综合的那些价值标准，才是人类的真正价值标准，人类只有在伊斯兰文明时期才达到了它（我们应该注意伊斯兰文明这一术语代表的含义，它就是当那些价值标准被人们普遍遵守时呈现的文明景象，而不是抛弃了这一切价值标准的单纯的科学、经济和工业的进步与发达）。

这些价值标准并不是唯心论的空想，而是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在纯正的伊斯兰概念的阴影下，人类通过努力可以实现它，不管生活水平的高低、科学、经济和工业发达的程度，可以在任何环境中实现它。伊斯兰的价值标准并不反对它，相反，为了整个生活领域中实现人类的代理权，它的信仰逻辑本身就鼓励各个领域的进步与发达。但同时，对那些在这方面还没有取得进步和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伊斯兰并不想在那里守株待兔，束手待毙。因为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都可以凭此价值标准建立文明。至于它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却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可循，因为它可以利用各个环境的现有条件，为文明的发展服务。

那么，从形式、大小、社会生活水平等诸方面来看，伊斯兰社会不是一个固定的历史模式，但是它的存在和文明却建立于固定的历史性价值标准之上。当我们谈到“历史性”时，我们只是指这些价值标准曾在某段历史时期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并不是历史的产物，它在本质上与时间并无关系。它是从安拉这一神圣源泉降临到人类的真理，而不是来自人类现实社会生活的，也不是来自物质世界的。

伊斯兰文明在它的物质结构和组织形式方面可拥有不同的模式，但是，它立根的原则和价值标准却是恒定不变的，因为它们构成了这一文明的要素：一切崇拜专奉安拉，以信仰这一纽带联结社会，人类的人道高于物质，以发展人的人性而不是兽性的人道主义价值标准指导生活，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按照安拉的许约和条件实现人在大地上的代理权，只以安拉的伊斯兰法制和生活道路处理在大地上行使代理权时所遇到的一切事务。

建立于这些恒定原则之上的伊斯兰文明的各种不同的模式，会受到科学、经济和工业进步与发展程度的影响，因为在每一个环境中它都要利用当地的环境条件。因此，伊斯兰文明的模式一定会有所不同，这种必然的不同保证了它的灵活机动性，使所有的环境和水平的社会都能加入伊斯兰文明大家庭，以伊斯兰原则和价值标准安排生活。但是，这一伊斯兰文明外观模式上的灵活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伊斯兰文明的源头--作为这一文明本质的伊斯兰信仰进行肆意的篡改，灵活并不是放任自流，两者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

伊斯兰曾经在赤裸裸的非洲人中建设它的文明，它使那些人学会了用衣服遮蔽裸体，凭

伊斯兰的直接指导，使当地人进入穿衣服的文明。同样，它促使人们开始脱离懒惰和迟钝，指导人们走向积极的劳动，发掘物质世界的宝藏。同样，它还加强了社会化进程，促使部族和部落式生活向伊斯兰“乌玛”的社会生活发展。促使人们从封闭性的图腾崇拜走向对全世界唯一主宰的专一崇拜。如果这不算文明的话，那么，文明到底是什么呢？这是特殊环境下的文明，它依赖于当时当地一切现有的条件和可能性。然而，当伊斯兰进入另外的环境时，它就依它的恒定价值标准去建设另一个文明模式，利用这一环境的一切现有条件和实际可能性，发展它的文明。

同样，按照伊斯兰方式的道路，文明的建设并不停留在科学、经济和工业发展的某一特定程度上。当这些条件现有时，它就利用现有的这一进步和发展，把文明推向更进一步，升华它的远大目标。但如果在某一地区，这一优势还不具备的话，它就给它提供一切可能性，确保它的进步和发展。可是，不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伊斯兰文明都将建立于它的独立的恒定原则之上，每当一个伊斯兰社会建立时，它的本质特征和运动初期创立的有机结构将永远存在，使其鲜明地区别于任何一个蒙昧主义社会。

“你们当保持安拉的洗礼，有谁比安拉施洗得更好呢？”（2:138）

伊斯兰文化观

无条件的崇拜只归安拉是伊斯兰信仰第一支柱的第一要素，它正是“万物非主、唯有安拉”这一证词确切的含义。通过安拉的使者承领这种崇拜的方式是这一支柱的第二要素，它正是“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的确切含义。这一点，我们已在前一章《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生活的道路》中谈到了。

无条件的崇拜只归安拉体现在信仰，崇拜礼仪和法律各方面尊奉安拉为独一无二的主宰。穆斯林不相信主--主宰地位归属除安拉之外的任何一人或一物，也不相信崇拜礼仪可以奉献给安拉的被造物中的任何一员，更不相信统治权属于人类中的任何一个凡人。这一点，前章也已叙及。

在那里，我们已经阐明了崇拜、信仰、宗教礼仪和统治权的含义，这里，我们将阐述统治权的概念及其与文化的关系。

在伊斯兰世界观中，统治权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只从安拉那里接受法律条文，并在遇有纠纷时只向安拉起诉，只以安拉的判决裁决事务。实质上，“沙里亚”--伊斯兰大法的概念并不局限于法律立法条文之中，甚至不局限于政体的原则，制度和社会形态之中，这种狭隘的概念并不代表伊斯兰世界观和“沙里亚”--伊斯兰大法的真实含义！

其实，安拉天启的伊斯兰大法指的就是安拉为组织人类生活而制定的一切。它体现于信仰原则，政体原则，伦理道德原则，人际关系、行为操行原则以及知识的原则之中。

它体现于信仰和世界观--构成这一世界观的一切要素：有关主宰的真理，有关宇宙的真理--其中的可见现象和未见奥秘，有关生命的真理--其中的可见现象和未见奥秘，有关人的真理……所有这一切真理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与这一切真理之间的合作关系。

它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形态以及借以立足的原则之中，以便在其中全方位地反映崇拜只归安拉这一伊斯兰基本原则。

它也体现于组织一切社会形态的法律立法条文之中。这一点，今天被人们普遍称为“法律”，但是这一狭隘概念并不代表伊斯兰世界观中“沙里亚”--伊斯兰大法的真实含义。

同时，它也体现于伦理道德、操行以及指导社会的价值观和标准，因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人品行，人际关系以及各种事务都以此为转移。

然后……它体现于“知识”的个个层面及角度。总而言之，它就是体现于一切思想活动和艺术活动之中。

正如在法律立法事务中--以今天所流行的狭隘概念--要从安拉那里接受指导一样，在生

活的其他各项事务中，也同样必须从安拉那里接受指导。

经过前面种种讨论和叙述，统治权--以政体和法律为特定内涵--的问题可能已被理解了。

伦理道德、行为操行的原则以及价值观和标准的问题，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了！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指导社会的伦理道德、行为操行的原则以及价值观和标准，都直接溯源于支配着这一个社会的信仰观，都直接取自那一为信仰观所支配的信仰细节来临的唯一源泉。

但是，思想活动和艺术活动也要立足于伊斯兰世界观及其天启源泉，这一问题，甚至对这些伊斯兰研究论文的读者来说，也许是奇怪而陌生的。

关于艺术活动这一问题，一本题为《伊斯兰艺术风格》^①的作品已经出版发行了。那本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完整的论述，认为一切艺术活动都是人们对自己的世界观、感情、反应以及人们心理之中对宇宙存在的生命的看法的表达。在一个穆斯林艺术家的心目中，塑造和判别一切艺术活动的就是他的伊斯兰世界观，因为它包括了宇宙存在、生活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宇宙存在、生命和生活与创造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人的实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存在的目的、人的职责、人生价值的看法，这一切都包括在伊斯兰世界观中，它不是一种僵死的思想观念，而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充满启迪的、具有影响力的、积极进取的、奋发向上的、主导着人体结构中一切动力的信仰观。

至于思想活动这一问题，以及为实现全方位的崇拜只归安拉而把这一活动委归于伊斯兰的世界观及其天启源泉的必要性，则需要我们在此予以详细的阐述。因为这一问题对这一文章的读者来说--甚至对一部分已经认识到把统治权和立法权交归安拉的必要性的穆斯林读者来说--也许还是陌生而不明了的！

① 该书系作者胞弟穆罕默德·古图布所著，已由一虹译为中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个穆斯林在有关信仰，宇宙存在的世界观、崇拜礼仪、伦理道德、品行与情操、价值观和标准等各方面的事务中，或者在有关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的原则和原理方面的事务中，或者在有关人类历史进程和人类活动动机的分析和解释方面，只有从来自安拉的天启源泉中去接受指导。在这一切事务中，只能从一个具有纯正信仰的、虔诚的、在其现实生活中切实实践信仰的、值得信赖的穆斯林那里接受指导。

然而，一个穆斯林在探索象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医学、工业、农业、行政管理--在管理技巧方面--、工艺技巧、军事与战争--从技术方面--以及其他类似的纯科学方面的问题时，他既可以从穆斯林也可以从非穆斯林那里寻求指导，当一个伊斯兰社会建立时，即使它的基本原则是在这一切领域中，努力提供足够的专家进行这方面的指导也罢。因为伊斯兰认为这一切都是相对主命，在伊斯兰社会中一定要有一部分专业人员钻研这些科学和技术。如果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没有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之在伊斯兰社会形成、生存、发展乃至结出硕果的话，那就是整个社会在安拉面前犯了罪。但是，直至伊斯兰社会提供足够的条件，一个穆斯林既可以在这一切纯科学的探索和实践从穆斯林也可以从非穆斯林那里寻求指导，又应从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努力中获益，去学习他们的实践经验。因为这一切事务都包含在穆圣（愿安拉福安之）以下的圣训之中：“你们更了解你们的现实事务。”它与建立有关生命、宇宙、人、人生目的、人的职责、人与他周围的世界的关系以及人与创造主安拉之间的关系的穆斯林世界观无关，它与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原则、立法、制度和社会形态无关，它与支配社会、构画这一社会面貌的伦理道德、礼貌、传统、习俗、价值观和标准都无关。因此，其中没有使他的信仰走向歧途，返回蒙昧主义状态的危险！

至于全体人类--个体或集体的--活动有关的分析和解释，这里指的是有关人类本身及其

历史进程有关的理论，以及对宇宙存在的解释、生命形成的解释、人本身产生的解释--从超自然现象方面来讲（它就是与诸如化学、物理、天文、医学这样的纯科学无关的现象）这一切问题与组织人类生活和活动的原则、道路和法律制度一样，与信仰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一个穆斯林只能从一个认识到这方面的指导来自安拉的、具有纯正信仰的、虔诚的、值得信赖的穆斯林那里接受这方面的指导。重要的是要把这方面的问题在一个穆斯林的意识中跟他的信仰联系起来，要让他知道这是崇拜只归安拉这一原则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一证词的必要条件。

然而，一个穆斯林尽可研究有关蒙昧主义活动的各种著作、思想和观点，但是，他研究的目的并非从其中建立他的世界观，而只是去认识蒙昧主义是怎样滑向歧途的！去了解怎样纠正这些人为的歪曲，把它引向正道，恢复到伊斯兰世界观的纯正原则和伊斯兰信仰的真理之中。

哲学、人类历史学、心理学（除一些观察和试验结果之外的总分析论）、伦理学、宗教比较学、社会学（除观察、统计和一些直接资料之外，它的一切从其中演绎出的总结果，它的产生于其中的总指导），所有这一切学科的研究趋势，过去和现代，都是处于蒙昧主义中的，无一不受到蒙昧主义信仰观的直接感染，建立于蒙昧主义思想基础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它的大部分研究在方针性的原则上，总的来讲，都有时显露、有时隐藏着对宗教思想的敌意，尤其是对伊斯兰世界观的敌视更甚！

以这种色调为主的思想活动--“科学”活动！--的情况，与那些如化学、物理、天文、生物、医学研究的情况及其达到的结果并不一样，只要这些研究不超出实地试验和试验结果统计的范围，而逾越到任何形式的哲学解释的范畴。正如达尔文主义逾越了为生物学搜集和整理科学观察资料的范围，无任何实证，而得出猜度性的“科学”论断，其目的只是为了表达个人的私欲和个人喜欢的观点--那就是：没有必要在解释生命的形成及发展的时候，假设一种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的超自然力量！

在类似这样的研究中，当人类在这些领域的尝试与研究水平似乎还是很荒谬可笑的时候，穆斯林拥有足够的来自他的诚实的主宰的指导，何况这个问题与信仰和一切崇拜全归安拉这一原则是直接相关的呢？

“文化是人类共同遗产”，它不受祖国、种族和宗教的约束。这一论断，当它与纯科学与科技实践相联系时，是正确的。但是，当它逾越了它的范畴，对这些学科的研究结果进行“玄学式”的哲学解释时，当它对本身、人类活动和历史进行哲学式的解释时，甚至对文学、艺术和感情表达方式也进行哲学式的解释时，情况就不是那样的了。在这一论断的背景，其实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玩弄的骗局。它所关心的只是搬走一切障碍--其中第一个就是信仰和世界观的障碍，以便麻醉世界，让全世界患上软骨病，然后，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全世界政治和权势的中心，进行他们的恶魔勾当，其中第一个勾当就是谋取高利贷，使全人类辛勤劳动的成果最终流向犹太集团控制的金融组织！

但是，伊斯兰认为，除纯科学和科技实践外，有两种文化：一、建立于伊斯兰世界观基础之上的伊斯兰文化，二、蒙昧主义文化，它虽然建立在五花八门的形态之上，但其基石只有一个--神化人的思想，而不以安拉的指导为准绳。伊斯兰文化包罗了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切领域，其中的一切原则、方针和特性尽可永远保证这一活动的进步和活力。

我们知道，欧洲现代的工业文明依赖于以立足的试验路线，并不是一开始在欧洲产生的，而是在东方和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斯兰大学中产生的，它的原理起源于伊斯兰世界观及其指导方针对宇宙自然现象、宇宙蕴藏的力量和宝藏的解释。这条路线后来被欧洲所采纳，而进入了科学复兴的时代，使欧洲得以持续的发展和进步，而同时，伊斯兰世界则由于逐步脱离了伊斯兰真精神--其中有两个基本要素：社会结构内部的本身因素和基督教犹太教世界侵略的外部因素--而出现了停滞不前，最终在伊斯兰世界抛弃了试验路线。后来，

当基督教会以上帝的名义长久地欺压人们时，欧洲斩断了它所获得的试验路线这一火种与伊斯兰信仰原则之间的联系，在其与教会的常年搏斗中，高举这一火种，最终远离了安拉！

同样，欧洲的这些思想成果跟各时各地的蒙昧主义思想成果成了一丘之貉，共具一个特性。它的本质从根本上与伊斯兰世界观的要素相违背，它对伊斯兰世界观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每一个穆斯林都应坚持伊斯兰世界观的要素，如果有能力的话，亲自只从安拉的天启源泉寻求指导，否则，就只能从一个他所熟悉的、虔诚的，其信仰和虔诚值得信赖的穆斯林那里寻求指导。

把知识与知识的主人区别对待的这种主张，当它特指影响人们对宇宙、生命、人类活动、传统习俗、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及其他一切与人类本身及其活动相关的观点，并与信仰各要素有关的各种知识相联系时，伊斯兰并不承认这种主张。

在象化学、物理、天文、医学、工业、农业、行政管理和管理技巧等各类纯科学的探索中，在找不到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对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予以指导的情况下，伊斯兰允许人们既可以从一个并不虔诚的穆斯林也可以一个非穆斯林那里获得指导，今天的情况正是这样，那些自称穆斯林的人们远离了伊斯兰及其生活道路，偏离了安拉委任他们治理世界并为此做出各种必要的努力这一伊斯兰世界观，从而导致他们抛弃了为实现人类代理安拉治理世界这一宏伟目标所必需具备的一切必要条件--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才能和技能。但是，伊斯兰不允许人们在信仰原则、世界观要素、古兰、圣训和先知传记的解释，人类历史进程和活动的解释、社会主张、政治体制、政治策略、文学、艺术表达……等各方面，从一个非伊斯兰的资料获得指导，而只能从一个信仰纯正，值得信赖而且虔诚的穆斯林那里寻求指导。

请注意，写以上这些语句的人，度过了四十年的阅读生涯，在四十年的过程中，他的第一使命就是阅读和研究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知识，一部分是他的专业研究，一部分是他个人爱好的阅读……然而，当他返回伊斯兰信仰和世界观的源泉时，他只发现他所读过的一切与这一伟大的天启宝库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不可同日而语也--其实，也只能是这样！他也并不后悔他所度过的一生中四十个春秋，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蒙昧主义的实质，它的歪曲，它的迷误，它的渺小……蒙昧主义的浮夸与叫嚣，它的虚妄与欺诈!!! 更认识--彻底地认识到了在接受指导时，一个穆斯林不可聚集这两个源泉!!!

即使这样，我以上所表达的只不过是个人见解，此事的本身要比个人阐述的见解更严肃，当安拉和他的使者对一件事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而一个穆斯林还一味地强调自己的个人见解时，在安拉的“天平”标准看来，它的份量就很重了。正如信士们在遇到分歧时，把裁决权交给安拉及其使者一样，我们也应把此交给安拉及其使者，服从安拉的裁决。

在概括谈到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对穆斯林的最终目的时，安拉--赞主清高--说：

“有经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惟愿使你们在信道之后变成不信道者，这是因为他们在真理既明之后嫉妒你们的缘故，但你们应该恕饶他们、原谅他们，直到安拉发布命令，安拉对于万事是全能的。”（2:109）

“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绝不喜欢你，直到你服从他们的宗教。你说：‘安拉的指导，确是指导’在知识降临你之后，如果你顺从他们的私欲，那么，你绝无任何保护者和援助者，以反抗安拉。”（2:120）

“信道的人们啊！如果你们顺从曾受天经的一部分人，那么，他们将使你们在信道之后变成不信道的人。”（3:100）

根据哈菲兹艾卜·叶尔俩从罕马德，罕马德从本·贾比尔（愿安拉喜悦他们）传述，安拉的使者（愿安拉福安之）说：

“你们不要向有经人问任何事，他们绝不会指导你们上正道，因为他们本身已经迷误。（如果你们听他们讲），你们不是认谬误为真理，就是否认真理。以安拉起誓，如果先知穆萨还活在你们当中的话，他也只能跟随我而已。”

当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对穆斯林的最终目的，安拉已以那种断然的语气予以揭露时，如果我们仍然猜度他们是出于好心去进行有关伊斯兰信仰或伊斯兰历史的研究，或者对伊斯兰社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予以指导，或者他们为穆斯林谋求福利，或指示正道，或导向光明，那么，我们就已患上了呆痴病！那么在看到安拉的明确启示之后仍然对他们做那种猜度的人，确是一群执迷不悟的空想者！

同样，从安拉的以下启示--“你说：安拉的指导，确是指导”（2:120）--的明文，限定了穆斯林在这一切事务中应该坚持的那唯一源泉。因为除安拉的指导外，只是迷误，除安拉的指导外，别无指导可言！这一点，正是这节明文“你说：安拉的指导，确是指导”中节略式的强调语气所表达的。对这一明文所表达的含义，既无怀疑的余地，又无另找注释的可能！

与此同时，安拉断然命令避开那些放弃安拉的教诲，只把一切心机枉费于尘世生活事务中的人，并阐明这种人除猜度外，并无真知--一个穆斯林是被禁止去跟随猜度的--，这种人，只知今世生活的表层知识，而无深奥的真知。

“你应当避开那违背我的教诲，且只欲享受今世生活者，那是他们的知识限度。你的主确是全知背离正道者的，也是全知遵循正道者的。”（53:29—30）

“他们只知道今世生活的表面，他们对于后世，是疏忽的。”（30:7）

疏忽安拉的教诲，只贪图今世生活的享受，这就是今天一切科学、专家、学者们的情形，他们只知表层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是那种一个穆斯林可以信赖的，在其所有事务中接受他的指导的那种“真知。”一个穆斯林只能在纯科技领域内接受他们的指导，而不可接受他对生命、生活和思想领域的总分析和总解释。这并不是古兰启示所指的、称赞的知识，安拉说：“有知识的能与无知识的相等吗？”（39:9）这一反问式的问句出现在一整节启示之中，而并不是象那些割裂古兰明文的上下文含义，在不符合其本旨的地方去引证它的那样，以下便是那节启示：

“[景况更好的，是你呢]？还是夜间专心事主，叩头立正，谨防后世，希望主恩的人呢？你说：‘有知识的能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心智的人能觉悟。”（39:9）

这样夜间专心事主，叩头立正，谨防后世，希望主恩的人，才是有知识的人，这就是古兰启示所指导的人于安拉，使人敬事安拉的知识，这才是真正的知识，而不是那种毁坏人的天性，背叛安拉的知识！

知识并不局限于信仰、宗教义务、法律条文的范畴之内。实质上，知识包括了一切。包括了自然界一切规律的知识，还包括了利用这一切规律，使之与信仰、宗教义务、法律规范联结起来，去实现人类代理安拉治理世界的崇高目标的知识。但是，与信仰原则割裂开的知识，并不是古兰所指的知识，并不是古兰所赞扬的人们的知识。的确，在信仰原则和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及其他各类与宇宙规律和生物规律有关的科学知识之间，有着一种联系，所有这些知识都导人与安拉--除非当它被私欲所驱使而远离安拉时，正如欧洲在科学复兴中所采纳的道路那样，很遗憾，由于欧洲在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现象--科学家与基督教会之间的不幸斗争史！其后，这一历史给欧洲思想方式，欧洲思维模式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沉积下了敌视一切宗教思想的流毒--而不仅仅是教会思想和基督教会本身--，在欧洲思想所产生的一切思想和知识领域里，不论是思辨哲学，还是从表面看与宗教问题无关的纯科学研究，无一幸免！①

如果说，西方思想方式与这一思想在各个知识领域里的产物，根本上来自于那些敌视宗教思想原则的毒素的话，那么，我们的结论是，那些思想方式和思想产物对伊斯兰世界观有着特别阴险的敌意。这种敌意是蓄意的，在许多情况下，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绞尽脑汁地去稀释信仰、世界观和伊斯兰概念，然后去摧毁伊斯兰社会特色的各个要素借以成立的一切基础。

因此，在伊斯兰研究中，仍然依赖西方思想方式及其产物的话，就成了可耻的盲目。从

而，在研究各类纯科学--这些科技在我们的时代，只能从西方源泉中获取指导时，我们应该对任何与之有关的哲学色调予以警惕，因为这些色调根本上敌视一切宗教思想，特别是伊斯兰世界观，其中任何一点毒素足以污染伊斯兰清泉。

① 参阅：《未来属于伊斯兰》一书中《不幸的分裂》一章

穆斯林的籍别和信仰

当伊斯兰以一种崭新的真理价值观和标准降临人间，并为人们阐明接受这些价值观和标准的源泉时，它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一种关于人与人关系和纽带的崭新世界观。

正如人服从安拉的意志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又返回到安拉那里一样；正如人依赖安拉的权威持续他的生命和存在，并最终将背负着他一生中所建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纽带的行为结局回归安拉的跟前一样，伊斯兰来到这个世界，其目的就是把人类交归安拉，是安拉的权威成为人类接受价值观和标准的唯一权威。

伊斯兰被降示的目的，就是宣告一种把人类联结与安拉的纽带关系，如果这一关系被割断，一种血缘关系和情谊就不复存在：

“你不会发现确信真主和末日的民众，会与违抗真主和使者的人相亲相爱，即使那等人是他们的父亲，或儿子，或兄弟，或亲戚。”（59:22）

宣告安拉的团体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其他的一切党派都是属于恶魔和暴君的：

“信道者，为主道而战；不信道者，为魔道而战；故你们当对恶魔的党羽作战；恶魔的计策，确是脆弱的。”（4:76）

宣告只有一条道路通向安拉，其他路都通向歧途：

“我的道路，确是正道，故你们当遵循它；你们不要遵循邪路，那会使你们离开安拉的大道。”（6:153）

宣告只有一种制度，那就是伊斯兰制度，除此之外的一切制度都是蒙昧主义的：

“难道他们要求蒙昧时代的律例吗？对于确信的民众，有谁比安拉更善于判决呢？”（5:50）

宣告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安拉的“沙里亚”伊斯兰大法，除此之外，都是私欲：

“然后，我使你遵循关于事务的‘沙里亚’法。你应当遵守它，你不要顺从无知者的私欲。”（45:18）

宣告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除此之外，都是迷误：

“在真理之外，除了迷误还有什么呢？你们怎么颠倒是非呢？”（10:32）

宣告世界上只有一个和平国家，那就是伊斯兰家园，在其中建立伊斯兰国家，使安拉的“沙里亚”法制支配其中的一切事务，在其中执行安拉的刑律。在伊斯兰家园中，穆斯林们互相监督通过协商共定国策，共治国务。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战争的源地、穆斯林与他们要么是交锋，要么就是坚定和约，和平共处，但是它并不被认为是伊斯兰家园，他们和穆斯林之间不可互为监护：

“信道而且迁居，并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安拉而奋斗的人，以及那些庇护并援助的人们，这等人互为监护者，信道而未迁居的，绝不得与你们互为监护人，直到他们迁居；如果他们为宗教事而向你们求援，那么你们应当援助他们，除非他们的敌人与你们有盟约关系，安拉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不信道的人互为监护人，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个命令，那么，地方上将发生迫害和大乱。信道而且迁居，并且为主道而奋斗的人，提供住宿并援助的人，这等人确是真实的信士，他们将获赦宥和优厚的给养。此后信道迁居，并与你们共同奋斗的人，这等人是你们的同道。”（8:72-75）

伊斯兰带来的就是这种清纯无暇，这种斩钉截铁，来升华人类，使人类摆脱狭隘的地域

和泥土的关系，摆脱狭隘的血缘关系--这也是一种尘世关系；那么，一个穆斯林的祖国就是实施天启的“沙里亚”法，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信士在安拉面前皆兄弟”这一基石之上的精神家园；一个穆斯林的籍别就是他的信仰，这一信仰使他在伊斯兰家园中成为伊斯兰“乌玛”的一员，一个穆斯林的亲近关系只涌发于对安拉的信仰，使他与这一家园中其他成员之间的纽带关系联结与安拉。

如果没有对安拉的信仰，一个穆斯林的父亲、母亲、兄弟、妻子和其他一切家庭成员，与他之间的亲近关系就不复存在；如果有了信仰造物主这个第一关系，他们就是亲上加亲：

“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中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你们当敬畏安拉--你们常假借他的名义，而要求相互的权利的主--当尊重血亲。”（4:1）

只要双亲不加入反对伊斯兰阵营的敌人行列，即就是两代人之间有着不同的信仰，这一点并不妨碍一个穆斯林善待双亲，与他们同处共居，但是，如果他们加入敌对阵营，一切关系都被斩断了，一个穆斯林不得再陪伴他们，阿布顿拉·本·欧拜叶之子阿布顿拉的故事就是鲜明的一例：

伊本·哲里尔以他的传述系统从伊本·齐亚德上传述说：安拉的使者（愿安拉福安之）召见了阿布顿拉·本·欧拜叶之子阿布顿拉，对他说：“难道你没有听说你的父亲在说些什么吗？”他问道：“以我的双亲为您牺牲，家父说些什么？”穆圣回答道：“他说：‘如果我们返回麦加，尊荣者必将卑贱者驱逐出城’。”阿布顿拉听后说：“指安拉起誓，他的确没有撒谎，安拉的使者啊，您是最尊荣的，他才是最卑贱的，安拉的使者啊！您来到麦地那，指安拉起誓，麦地那人都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比我更孝敬家父的人，可是，如果安拉和他的使者要我把他的首级拿来，我一定取来献给安拉和他的使者。”安拉的使者回答说：“不行。”可是，当他们来到麦地那时，阿布顿拉手提宝剑，昂立城门之外，拒绝让他的父亲进城，说：“你是不是说，‘如果我们返回麦加，尊荣者必将卑贱者驱逐出城’？指安拉起誓，你要知道尊荣属你所有，还是归安拉的使者所有？指安拉起誓，除非安拉和使者允许，麦地那的荫影不庇护你，你也永不再投宿麦地那！”他听后就大喊：“哈兹拉智人啊！我的儿子不让我进家门！哈兹拉智人啊！我的儿子不让我进家门！”阿布顿拉回答道：“指安拉起誓，除非他允许，绝不许你进入麦地那！”不一会儿，人们聚在他周围说情要他让他父亲进城，可是他还是说：“指安拉起誓，除非安拉和使者允准，否则他绝不能入城。”于是，大家就来找先知，向他汇报了阿布顿拉的所作所为，先知就说：“去见他，对他说：‘放他进家’。”大家就一起来到阿布顿拉跟前，他听后说：“好！只要安拉的使者下达了命令就行。”

当信仰的纽带建立时，虽然信士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也没联姻，但他们凭着信仰成了兄弟。“凡信士皆兄弟”是一种界定，也是一种强调：

“信道而迁居，并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安拉而奋斗的人，以及那些提供住宿并援助的人们，这等人互为监护者。”（8:72）

这种监护超越了代沟，代代相续，把各代联接起来，把伊斯兰“乌玛”以忠诚、友爱和坚固的情谊，首接尾，尾接首地联结在一个大家庭之中：

“在他们之前安居故乡而且确信正道的人们，他们喜爱迁居来的教胞们，他们对于那些教胞所获的赏赐，不怀怨恨，他们虽有急需，也愿把自己所有的让给那些教胞。能戒除自身的贪吝者，才是成功的。在他们之后到来的人们说：“我们的主啊！求你赦宥我们，并赦宥在我们之前已经信道的教胞们，求你不要让我们怨恨在我们之前已经信道的人们，我们的主啊！你确是仁爱的，确是至慈的。”（59:9-10）

安拉以尊贵的众先知为所有的穆斯林树立了榜样，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里行进在信仰的行列之中：

“努哈祈祷他的主说：‘我的主啊！我的儿子是我的亲人，你的诺言是真实的，你是最

公正的判决者。’主说：‘努哈啊！他的确不是你的家属，他是作恶的，你不要向我祈求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我劝你不要自居于愚人之列。’他说：‘我的主啊！我求庇于你，以免我向你祈求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如果你不饶恕我，不怜悯我，我就变成为亏折的人了。’（11:45-49）

“当时，易卜拉欣的主用若干戒命考验他，他就全美了那些戒命。他说：‘我必定任命你为众仆人的师表’。易卜拉欣说：‘我的一部分後裔，也得为人师表吗？’他说：‘我的任命，不包括不义的人们。’”（2:124）

“当时，易卜拉欣说：‘我的主啊，求你使这里变成安宁的地方，求你以各种果实供给这里的居民——他们中信仰安拉和末日的人。’他说：‘不信道者，我将使他暂时享受，然后强迫他去受火刑。那结果真恶劣！’”（2:126）

当易卜拉欣看到他的父亲和家族执迷不悟时就离弃了他们：

“我将离弃你们，以及你们舍安拉而祈祷的，我将祈祷我的主，我但愿不为祈祷我的主而变为薄命的人。”（19:48）

安拉讲到易卜拉欣及其跟随者的模范事例时说：

“易卜拉欣和他的教民是你们的好模范。当时他们曾对自己的宗族说：‘我们对于你们，和你们舍安拉而崇拜的，确是清白无干的，我们不承认你们。我们之间的仇恨，永远存在。直到你们信仰安拉。’”（60:4）

当山洞的青年在他们的故乡、家人和宗族之间难以找到安身事主的环境时，他们避开了自己的家人，宗族和故乡，胸怀信仰奔向他们的主而虔诚事奉：

“他们是几个青年，他们信仰他们的主，而我给他们增加正道，我曾使他们的心坚忍。当时，他们站起来说：“我们的主，是天地的主，我们绝不舍他而祈祷任何神明，否则，我们必定说出不近情理的话，我们的这些同族，舍他而崇拜别的神明，他们怎么不用一个明证来证实那些神明是应受崇拜的呢？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的人，有谁比他们还不要呢？当你们离弃他们和他们舍安拉而崇拜的神明，可避居山洞，你们的主将对你们广施恩惠，为你们的事业准备有利的（条件）。”（18:13-16）

当努哈的妻子和鲁特的妻子信仰迷误时，安拉把他们俩与各自的丈夫--安拉的两位先知--分开：

“安拉以努哈的妻子和鲁特的妻子，为不信道的人们的殷鉴，她们俩曾在我的两个行善的仆人之下，而她们俩不忠于自己的丈夫，她们俩的丈夫，未能为她们俩抵御安拉的一点刑罚。将说：你们俩与众人同入火狱吧！”（66:10）

与此相反，法老的妻子却在大洋的彼岸：

“安拉以法老的妻子，为信道的人们的模范。当时她曾说：“我的主啊！求你在那里，为我建筑一所房子在乐园里。求你拯救我脱离法老和他的所作所为，求你拯救我脱离不义的民众。”（66:11）

就这样，讲述各种关系和纽带的典故在古兰中层出不穷，先知努哈的典故讲述的是父子关系；先知易卜拉欣的典故讲述的是子父关系、乡情关系；山洞中的青年们的典故则汇集了亲人、宗族、故乡的一切关系；先知努哈和先知鲁特以及他们俩的妻子的典故、法老的女子的典故讲述的是夫妻关系。

就这样，尊贵的先知们行进在对人世间各种关系和纽带的正确认识的思想行列之中，直到中正的伊斯兰“乌玛”之产生。你就发现历史塑造的不计其数的楷模、典范和榜样事例，他们行进在安拉为笃信的伊斯兰“乌玛”制定的天启的道路上，当信仰发生分歧时，狭隘的尘世关系--家庭与宗族关系分崩离析了，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第一纽带--信仰。安拉在讲到笃信的穆民的特征时说：

“你不会发现确信安拉和末日的民众，会与违抗安拉和使者的人相亲相爱，即使那等

人是他们的父亲，或儿子，或兄弟，或亲戚，这等人，安拉将正信铭刻在他们的心上，并且以从他降下的精神援助他们，他将使他们入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安拉喜悦他们，他们也喜悦他，这等人是安拉的团体，真的，安拉的团体确是成功的。”（58:22）

接着，我们发现穆罕默德（愿安拉福安之）与他的叔父艾卜·莱海卜之间的血缘关系，与他的堂兄艾卜·哲海里之间的血缘关系的崩溃。我们也发现迁移到麦地那的迁士与他们的家人和亲戚在白德尔战役中展开了战斗。当信士们的纽带在辅士和迁士之间联结起来时，忽然间，他们变成了一个家庭，变成了情同手足的弟兄；阿拉伯穆斯林与非阿拉伯穆斯林--例如：罗马人苏海布、埃塞尔比亚黑人比俩里、波斯人塞利曼--之间的信仰纽带也联结起来了。部落、种族、地域的宗派主义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安拉的使者告诉他们：“丢开宗派主义，它的确是腐烂的糟粕。”他又警告他们说：“谁倡导宗派主义，谁就不是我们的人，谁为宗派主义而战，谁就不是我们的人，谁为宗派主义而死，谁就不是我们的人。”这样，这一糟粕--宗派主义就没有市场了；这一极端的偏见--种族主义的偏见被埋进了坟墓；这一污秽--民族主义污秽也就销声匿迹了。这时，人类登上了最高境界的顶点，远远地抛弃了血与肉的宗派主义糟粕，泥与土的民族主义偏见的污秽。从那一天起，穆斯林的祖国不再是他的生长地，而是伊斯兰家园，也就是说由信仰支配一切，以安拉的伊斯兰法制为制度的家园，也就是他居住和捍卫，并为它的安全和开拓而献身的家园。它就是所有信仰伊斯兰、乐意选择安拉的天启伊斯兰大法为生活道路的人们的祖国；同时，它也是乐意接受伊斯兰法制为社会制度--而并不信仰伊斯兰--的人们的祖国，正如那些生活在伊斯兰家园中信仰天启的宗教的有经人那样。对一个穆斯林，也对一个订有和约的保护民来说，那些不以伊斯兰支配一切，不以伊斯兰法制为制度的地方，并不是伊斯兰家园，而是战争的源地。由于宗教压迫而爆发战争时，一个穆斯林即使是他曾经出生在那里，他的血亲家族和岳丈家族住在那里，他的金钱和利益都在那里也罢，他也应起而作战。

正是如此，穆圣曾向他的故乡--麦加城作战，它的亲戚家族都住在那里，他的家，他的弟子们的家，以及他们的财产都在那里，直至麦加皈依了伊斯兰，实施了“沙里亚”伊斯兰大法，它才变成伊斯兰的家园，“乌玛”的家园。

这才是伊斯兰，只有这，才是伊斯兰，它不是信口开河而茫然不知其意的一个词汇，也不是高悬着伊斯兰招牌的土地上的出生身份证！更不是由于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而获得的遗产！

“指你的主发誓，他们不信道，直到他们请你判决他们之间的纷争，而且他们的心里对于你的判决毫无怨言，并且他们完全服从。”（4:65）

只有这样，才是伊斯兰，这样的家园，才是伊斯兰家园，而不是地域，也不是种族和血统，更不是联姻、部落和家庭。

伊斯兰已经从狭隘的泥土观念中解放了人类，使人们获得自由奔向天际，它的确已把人类从血亲观念的枷锁中--一种非人道的枷锁--解放出来，使人们自由自在地奔向最崇高的境界。

一个穆斯林日夜思念并为安全而奋斗的伊斯兰祖国并不是一块土地；证实穆斯林身份的籍别的，并不是一个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一个穆斯林投宿和保卫的家族并不是血缘家族；一个穆斯林引以为豪并为之献身的旗帜并不是民族主义旗帜；一个穆斯林倾心渴望并为之而感赞安拉的是胜利并不是军队的凯旋。而是安拉的语言所描述的这一种：

“当安拉的援助和胜利降临，而你看见众人成群结队地崇奉安拉的宗教时，你应当赞你的主超绝万物，并且向他求饶，他确是至宥的。”（110:1-3）

那是信仰之旗帜--而不是其他旗帜--下的胜利；圣战并非为了一种世俗目的。而是为了援助安拉的宗教和天启的伊斯兰大法；保卫伊斯兰家园--以前述条件为前提--而不是一种世俗概念下的家园。这一切是全心全意只为安拉，而不是为了战利品，也不是为了荣耀，更不

是为了保卫一块土地和一个民族，或者保卫自己的妻室儿女，除非是保护他们免遭因宗教而受的凌辱：

据艾卜·穆萨（愿安拉喜悦他）传述：“有人问穆圣：一个人为豪侠而战，一个人为了保卫自身利益而战，一个人为了荣誉而战，他们中谁在安拉的道路？穆圣回答说：谁为了使安拉的言辞成为最高言辞而战，谁就在安拉的道路。”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烈士的殊荣，除此之外为一切世俗利益的战争，都不是为安拉而战。

所有攻击穆斯林的信仰、阻碍他履行宗教，破坏实施伊斯兰大法的土地，纵然他的家属、家族、民族、金钱和商业都在那里也罢，都是战争的源地。所有以信仰为主导，实施伊斯兰大法的土地，纵然他的家属、家族、民族和商业都不在那里也罢，都是伊斯兰家园。

祖国就是由信仰、生活道路、天启的伊斯兰大法支配的家园，这才是适合于人类的祖国概念；籍别就是信仰和生活道路，这才是适合于阿丹子孙的联结纽带。

裙带主义偏见，部族和民族、种族和语言歧视主义，地方宗派主义都是落后而卑贱的低级趣味。都是人类在精神堕落时期发展的蒙昧主义的门户之见，安拉的使者（愿安拉福安之）把它称为“腐烂的糟粕”，这种形容里面散发着安拉的使者对它的憎恶和讨厌。

当犹太人妄称他们的种族和民族是“上帝的选民”时，安拉对他们的无耻妄言予以驳斥，确定只有信仰在沧海桑田里的世界民族历史风云变化中才是一切价值的标准：

“他们说：‘你们应当变成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你们才能获得正道。’你说：‘不然，我们遵循崇奉正教的易卜拉欣的宗教，他不是以物配主者。’你们说：‘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易司马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和尔撒受赐的经典，与众先知受主所赐的经典，我们对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加以歧视，我们只归顺安拉，如果他们象你们那样信道，那么他们确已遵循正道了；如果他们背弃正道，那么，他们只陷于反对之中；安拉将替你们抵御他们，他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你们当保持安拉的洗礼，有谁比安拉施洗得更好呢？我们只崇拜他。’”（2:135-138）

那么，真正的“上帝的选民”是汇集了各个不同种族、民族、肤色和国度的处于安拉的旗帜之荫影保护下的穆斯林“乌玛”：

“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乌玛”，你们劝善戒恶，确信安拉。”（3:110）

这一“乌玛”的先驱是阿拉伯人阿布·拜克尔。埃塞尔比亚黑人比俩里，罗马人苏海布，波斯人塞利曼以及他们的尊贵的兄弟们。这一“乌玛”以这一卓越的结构连绵不断，代代相传，其中的籍别就是信仰，祖国就是伊斯兰家园，最高权威就是安拉，宪法就是古兰。

这一关于祖国、籍别、亲属关系的崇高认识观一定要深入伊斯兰传播者的内心，支配他们的思想，这一点一定要予以清醒的认识，使它免遭外来的蒙昧主义观念的混淆，不要让任何形式的暗藏的以物配主渗入其中：如由于地方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而产生的以物配主，血统观念和些微的尘世利益而产生的以物配主，安拉在以下的一节启示中把这一切汇集起来至于天平的一端，而把信仰及其条件至于天平的另一端，让人们去选择：

“你说：‘如果你们以为自己的父亲、儿子、兄弟、妻子、亲戚，以及你们得来的财产，生怕滞销的生意和心爱的住宅，比安拉及其使者和为安拉而奋斗更为可爱，那你们就等著，直到安拉执行他的命令吧。安拉是不引导放肆的民众的。’”（9:24）

同样，导人于安拉的伊斯兰传播者，在他们的心灵中，不应该对蒙昧主义实质和伊斯兰的真相，战争的源地和伊斯兰家园的特征有任何些微的怀疑。正是由于如此，许许多多的伊斯兰传播着坚信并认为：一个国度如果不以伊斯兰判断一切，不实施天启的“沙里亚”大法，就无所谓伊斯兰的存在，除非以伊斯兰道路和法律支配其事务，那么就无所谓伊斯兰家园；除信仰之外，就是背叛；除伊斯兰之外，就是蒙昧主义；除了真理，就是迷误。

深远的变革

有一个首要真相，作为伊斯兰的传播者--无论向信奉伊斯兰的人，还是向不信奉伊斯兰的人宣传，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这一溯源于伊斯兰本质，涌发于伊斯兰历程的真相。

伊斯兰，确是一种解释人生和宇宙存在的独立而完整的世界观。它具有区别于其他一切观念的显著特征，从而展现出一种针对一切生活事务的自立道路，这种道路有着自己的构成要素和制约力，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具有确定特征的生活制度。

这种世界观，与古今一切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世界观从根本上相反，虽然，它有可能与这些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思想观念在某些非本质性的局部问题上貌似雷同，但实质上，产生这些非本质性的局部问题的根本原则却与人们所认识到的一切原则大相径庭。

伊斯兰的首要使命就是建立一种符合这一世界观的人类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体现这一世界观的真貌，也就是说，在大地上建立一种遵循安拉所精选的天启道路的生活制度。安拉塑造这一伊斯兰“乌玛”，让它体现这一世界观，并以此建立他们的生活制度。安拉说：

“你们是为世人而被产生的最优秀的“乌玛”，你们命人行善、止人干恶、确信安拉一。”

(3:110)

安拉描述这一“乌玛”的形象时说：

“如果我使那些人在大地上占优势，他们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命人行善、劝人戒恶。”

(22:41)

由此可知，伊斯兰的使命并不是与在当今世界上盛行的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思想观念和各种占支配地位的蒙昧主义社会形态相妥协。伊斯兰在诞生之日，它的使命不是这样，今天和未来，它的使命都不会是这样。因为，蒙昧主义就是蒙昧主义，它的概念就是偏离对安拉的唯一崇拜，以及脱离安拉为人类生活而制定的天启道路；也就是说，抛弃这一神圣源泉，而演绎出一套与之相反的人为价值标准、传统习俗、法律条文和政治制度。而伊斯兰就是伊斯兰，它的使命是把全人类从蒙昧主义引领到伊斯兰！

蒙昧主义就是人奴役人，它的形式就是有些人未经安拉的许可擅自为人类立法，无论这种立法是以何种形式完成的！

而伊斯兰，则是人们对安拉的唯一崇拜，也就是说，只从安拉那里承领世界观和信仰，法律和制度，价值观念和人生标准，一句话，就是摆脱人对人的奴役，获得自由！

这就是溯源于伊斯兰本质的真相，是伊斯兰在大地上所起的作用之实质，我们应该以这一真相向人们呈现伊斯兰——那些信仰伊斯兰的人们和不信仰伊斯兰的人们一样！

无论从世界观方面来说，还是从溯源于这一世界观的社会制度方面来说，伊斯兰绝不接受与蒙昧主义相妥协的政策。要么是伊斯兰，要么是蒙昧主义。世界上没有一种伊斯兰乐意接受的一半是伊斯兰，另一半是蒙昧主义的形态。伊斯兰的观点明确至之：真理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除这一真理之外，都是迷误，真理和迷误之间没有调合和混杂的余地，要么是安拉的法治，要么就是蒙昧主义的奴役，要么不是安拉的“沙里亚”大法，要么就是盲目的私欲。阐明这一意义的启示在古兰中层出不穷：

“你应当依安拉所降示的经典而替他们判决，你不要顺从他们的私欲，你当谨防他们引诱你违背安拉所降示你的一部经典。”(5:49)

“你应当召人于此道，你应当谨遵天命，常守正道，不要顺从他们的私欲。”(42:15)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那么你应当知道他们只是顺从自己的私欲。舍安拉所启示的正道而顺从自己的私欲者，有谁比他更迷误呢？安拉必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28:50)

“然后，我使你遵守关于事务的“沙里亚。”你应当遵守它，不要顺从无知者的私欲。不义者必定互相监护，安拉是监护敬畏者的。”(45:18-19)

“难道他们要求蒙昧时代的律例吗？在确信的民众看来，有谁比安拉更善于判决呢？”(5:50)

真理与迷误是两条道路，它们之间并没有第三条。不是遵循安拉与使者的号召，就是盲

从私欲；不是安拉的法度，就是蒙昧主义的奴役；不是接受安拉降示的一切判决，就是迷惑人们离弃安拉降示的真理。安拉在古兰中这样斩钉截铁予以肯定之后，人再也没有争辩和投机取巧的余地了。

那么，伊斯兰的使命就是把蒙昧主义对人类的控制连根拔除而由伊斯兰以它独具特色、纯善无染的生活道路对人类加以领导，伊斯兰只想以这种纯正的领导给人类带来福祉和幸福。这一福祉的产生来自引导人类走向它的创造主，这一幸福的来临产生于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协调和伊斯兰领导人类施实这一独具特色的天启道路，从而使人类升华到安拉所意欲的崇高境界，进而摆脱私欲的控制。正如鲁伯伊·本·阿米尔回答波斯军队统率鲁斯坦的那样：“安拉派遣了我们，我们要解放安拉所意欲的仆民，从人奴役人走向对唯一安拉的专一崇拜，从今世生活的不幸走向两世生活的幸福，从各种宗教的不义走向伊斯兰的正义。”

伊斯兰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并不是安抚体现在思想观念、社会制度和传统习俗之中的人们的私欲——无论在伊斯兰诞生初期，还是今天东西方的人们所遭遇的一切。相反，它的目的却是铲除和废弃这一切，从而在它特有的基础原则上建立人类生活。伊斯兰来了，它来建立一种崭新的生活，建立一种切实渊源于其本身的生活，并使这一生活牢固地维系于伊斯兰轴心。也许，这一生活的某些局部细节与人类在蒙昧主义生活下的形态有所雷同，但是，这一生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这种雷同只不过是某些局部细节上貌合神离的巧合而已。至于这一参天绿树的根基却是大相径庭的，一个生根于安拉的精妙哲理，而另一个则起源于人类的放荡私欲。

“肥美之地，经养育主的允许而生长植物；而污丑之地，生出的只是废物。”（7:58）

古代的蒙昧主义是丑恶的，现代的蒙昧主义同样也是丑恶的，两者的不同仅在于表面形式。实质上，它们的根基只是一个：就是那些贪婪的愚顽之徒们的私欲，他们深陷于愚顽与贪婪之中，置个人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种族利益于最高处，而去压制正义与真理、剥夺人们的幸福。直到安拉的伊斯兰“沙里亚”大法的降临而废除这一切，为全人类制定了一部既不被人类的无知所诋毁，也不为他们的私欲所污染，更不会偏袒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大宪法。

正因为这是安拉的天启道路本质特征与形形色色的人为道路之间的根本区别，所以，两者在同一制度下的调和是枉然的，两者在同一环境下的妥协也是不可能的，同样也不可能从两种道路中各取一半，予以凑合。正如安拉不原谅以物配主的大罪那样，安拉也同样不允许接受除他的天启道路之外的任何道路，两者的比喻是完全一样的，其中毫无怀疑。

对这一真相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和清楚的认识，这样，在向人们呈现伊斯兰时我们将既毫不犹豫也不踌躇地去阐述它，使人们不再对它有任何怀疑，直到他们确信当他们迎接伊斯兰时，他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深远的变革，伊斯兰将会改变他们对待他们的整个思想观念，他们的社会形态将会发生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将给他们带来无可估量的福祉，它将变革他们的生活，升华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使他们更接近于适合人类尊严的崇高生活境界。他们所曾经生活于其中的腐朽的蒙昧主义制度将会烟消云散，除了某些与伊斯兰制度偶然相似的局部细节外，将一尘不留，即就是这些局部细节也不会是原封不动的翻版。因为导致这些细节的根源与他们所曾经维系的丑恶的蒙昧主义烂根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同时，伊斯兰将不但不会对科学和知识的发展产生任何一点阻力而且将会推动它们向前蓬勃发展。

我们应该致力于向人们阐明这一真相，直到他们认识到伊斯兰并不是许多人为的社会主张之中的一种主张，也不是任何人为的社会制度之中的一种制度，无论这些主张与制度标榜的名称多么引人注目，装潢多么让人眩眼，旗帜多么使人眼花缭乱，而伊斯兰只是伊斯兰！伊斯兰具有独立的特征、独立的世界观、独立的社会形态。伊斯兰将为人类实现他们从这一切社会形态中所曾梦想的幸福，伊斯兰是崇高、清洁、和谐和美的结晶体，因为它来自崇高无上的伟大安拉。

当我们就这样认识到伊斯兰的真相时，对伊斯兰本质的这一认识将使我们在人们呈现伊斯兰时满怀信心，坚定有力地、纯善仁慈地、博爱大众地向人们宣教。这一信心将使我们坚信真理在我们一边，而他们在错误之中；这一仁慈看到人类的不幸并知道怎样使他们得到幸福；这一博爱发现了人类的迷误，并知道人们所久已渴求的唯一正道究竟在那里？

我们决不以伊斯兰向人们施展阴谋诡计，但我们也决不姑息他们的私欲和迷误的思想概念。我们将坦诚至极地对待他们：那么所处于其中的蒙昧主义是一种污秽，而安拉想净化你们；你们所处于其中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污秽，而安拉想洗涤你们；你们所过的生活是卑贱的，而安拉想使你们升华到一个崇高的境界；总之，你们被不幸、残酷和灾难所缠绕，而安拉想减轻你们的负担，想施博爱于你们，想使你们得到幸福。伊斯兰将变革你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制度、价值标准，将使你们升华到一种高尚的生活，那时，你们将卑弃你们现在所过的这种生活；使你们进步到一种优越的社会制度，那时，你们将鄙视今天东西方世界现行的社会制度；使你们进化到一种崇高的价值标准，那时你们将厌弃今天大地上流行的价值标准。如果你们曾因自己的不幸而没有看到伊斯兰生活的现实体现，那时由于你们的敌人--这一宗教的敌人--结成联盟阻止这一生活的建立，阻止这一蓝图的实现，那么，知感安拉，我们已经从古兰中，从伊斯兰“沙里亚”大法中，从我们的历史中，从我们优越的世界观中看到这一生活已经在我们的的心灵深处切实体现出来了，那么，我们对伊斯兰的未来充满信心，毫无怀疑！

当我们向人们呈现伊斯兰时，我们应该就这样向他们宣教。因为，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因为，这就是伊斯兰第一次向人们宣教时所采取的方式，无论在阿拉伯半岛，还是在波斯或是在罗马，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伊斯兰所曾宣教过的地方。

伊斯兰居高临下地看待他们，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伊斯兰以仁慈和博爱的语言向他们宣教，因为这也是一个关于伊斯兰本质的事实，伊斯兰既不含糊也不犹豫而是坦诚地向人们宣示，因为这就是伊斯兰的方式。伊斯兰从没有向人们说过：除些微的调整外，它永不触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价值观念！或者伊斯兰将效法他们熟悉的形态和制度！正如今天我们当中的有些人在宣传伊斯兰时，他们有时鼓吹“伊斯兰民主主义”的标签！有时他们搬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匾额！有时他们标榜说今天盛行于世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只需要伊斯兰予以些微的调整就可！直到最后一个狡猾的蒙骗和对私欲的纵容姑息！

不，事实真相不是这样，从这一笼罩大地的蒙昧主义向伊斯兰的变迁是一场辽阔而深远的变革，伊斯兰生活的蓝图与古今蒙昧主义生活方式相去甚远！今天人类所遭受的不幸决不会因社会形态和制度的些微调整予以剔除。只有通过一场辽阔而深远的变革，人类才能从这一大不幸之中得以拯救。这一变迁是从凡人的生活方式走向造物主赐予的天启生活道路；是从凡人的制度走向全人类主宰降示的天启制度；是从人治走向全人类主宰的天启法治！

这，这是真理，我们以这个真理呐喊，向人们宣讲，直到他们不再怀疑它，不再混淆它！

也许，人们一开始会对此产生厌恶感，他们也许会惊慌而逃离它。可是，即就是在伊斯兰传播的最初期，人们也同样曾经厌恶它，害怕它，他们驱逐和迫害信士们，因为他们惧怕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将会鄙视他们的思想意识，将会攻击他们的偶像神灵，将会唾弃他们的社会制度，将会铲除他们的传统和习俗；而将与为数不多的信士们一道采取与他们的蒙昧主义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传统习俗相反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传统习俗。

但是，后来怎么样了呢？他们都纷纷皈依了曾经使他们感到惊恐并逃避之的真理，古兰记载道：

“他们好像一群惊恐的驴子，刚逃避了一只狮子一样。”（74:51-52）

他们曾经施尽了一切计谋，用尽了一切军事力量来抗拒这一真理，向这一真理发起进攻，当这一真理的拥护者在麦加势单力薄时，他们残酷地虐待他们；当他们在麦地那变得强大起

来时，他们向这一真理的拥护者发动了残酷的战争。

伊斯兰传播第一时期的形势并不比今天好，也不比今天的形势强。当时，人们不了解它，蒙昧主义下的人们厌恶它。当时，伊斯兰被包围在麦加的山谷，麦加的统治者和贵族们驱逐它。当时，就整个世界来说，它是一个鲜为人知的陌生事物。当时，拒绝它的原则和目标的几个庞大而专横的帝国环绕着它。但无论怎样，它在当时是强大的，正如今天它仍然是强大的，明天它也将是强大的。强大的内在因素蕴藏于这一信仰的本质之中，因此，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下，最严酷的环境下，它也能发挥作用。它的力量蕴藏于它借以立根的简明真理之中；蕴藏于它与人类禀赋的天性之间的协调关系之中，这一天性不可能长久地对抗它的权威；蕴藏于它那领导人类升华走向进步的能力之中，无论人类处于经济、社会、科学和理智的发达或落后阶段；同时，它的力量也蕴藏于当它与蒙昧主义及其一切物质力量做斗争时的坦率，它绝不丝毫偏离它的原则，也不纵容姑息蒙昧主义的私欲，也不向他施展阴谋诡计，而是以真理巨声呐喊，告诉人们伊斯兰传播的只是幸福、博爱和吉庆。

创造了人类的主宰--安拉深知人们心灵世界的窗扉和人体构造的本质，也更明了在以真理而坦率有力、毫不犹豫地呐喊时人们将会怎样响应这一号召。

的确，人性之中有从一种生活向另一种生活完全转化的潜在因素，这一点在许多情况下比对生活予以局部性的调整更为人性所容易接受。同时，人性之中也有从一种生活制度向另一种更高尚、更完美、更清洁的生活制度完全转化的潜在因素，这一点，从人性方面来讲是符合逻辑规律的。但是，如果伊斯兰制度只是在这儿或那儿进行些微的变化和细微地调整的话，那么有什么可以为从蒙昧主义制度向伊斯兰制度的转变提供理由呢？因为，只要伊斯兰制度的绝大部分成份与旧的制度相似的话，那么保持旧的制度就更接近于逻辑，因为至少它是一种已经被建立了制度，对它可以进行改革和调整，而没有必要去消灭它，而转化到一个还并没有建立也没有施行的制度中去！

同样，我们发现有些宣传伊斯兰的人，当他们谈及伊斯兰时，他们的方式给人一种影响：好像伊斯兰被置于被控告的地位，而他们在极力为它辩护一样！他们在辩护中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证明现有的各种制度在进行着这样或那样的勾当，而伊斯兰却耻于那样做：并证明在这些事务中，伊斯兰除做了现代各种“文明”所进行的一切之外，在一千四百年中什么都没有做！

弱哉！这种辩护，伤哉！那种防卫。

伊斯兰决不从蒙昧主义制度及其罪恶行径中为它自身寻找辩白之辞。这一使许多人眼花缭乱，征服了他们的精神的“文明”，实质上只不过是蒙昧主义制度。如果与伊斯兰相比，它只不过是可耻、颓废而堕落的制度。如果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们情况比那些生活在所谓的“伊斯兰家园”或者“伊斯兰世界”的人们要好的话，这也不是引以为怪！这些人们的现状变得如此不幸，那正是因为他们抛弃了伊斯兰，而并不是因为他们穆斯林……伊斯兰交给人们的明证就是：伊斯兰无可比拟地优越于蒙昧主义制度，它的来临就是为了变革它而不是去巩固它，是为了拯救人类摆脱陷于毁灭的深渊而不是祝福他们在“文明”的外衣下在罪恶的深渊里挣扎。

这样，我们就不至于丧失信心而从一些现行的思想、主张和制度中为伊斯兰寻找模式而加以仿效，我们拒绝这一切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制度。我们拒绝这一切，因为这些蒙昧主义制度与伊斯兰所希望的人类的崇高境界相比的话，的确是堕落的，落后的。当我们以这一真相向人们宣教时，我们向他们呈现完整的伊斯兰世界观的信仰根基，那时在他们禀赋天性的深处将产生从一种世界观向另一种世界观，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变迁的正当辩辞。但是我们却不以这样的语调向他们提供足以信服的论据；来吧！让我们从现行制度走向一种还没有被实践的制度，那一制度将对你们的现行制度只予以些微的改变。我们的理由是，你们在这一新制度下所进行的将与你们原前所进行的大体一样，这一新制度将会对

你们的传统习俗、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只予以轻微的改变，你们所希望保留的一切将会予以保留，而不予以任何轻微的触动！

这种方式虽然貌似简易，但实质上并不吸引人，况且它还远不是事实真相呢？而事实真相则是伊斯兰不但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对社会形态和制度以及法律条例都予以变革，使它不再与人们曾经所过的蒙昧主义生活的原则有任何联系。总而言之，伊斯兰将把人们从人对人的同类崇拜转化到人类对安拉的唯一崇拜--让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一变革的程度了：

“那么，谁愿意信道就谁信道，谁愿意不信，就让谁叛道。”（18:29）

“谁不信，那么安拉确是无求于全世界的。”（31:12）

这一问题实质上是信仰与拒绝信仰的问题，是以物配主与认主独一的问题，是伊斯兰与蒙昧主义问题，这一点应该认识清楚。如果人们自称穆斯林而要过蒙昧主义生活，那么，他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如果他们中有人喜欢欺骗自己或欺骗别人，相信伊斯兰可以和这一蒙昧主义携手共荣而无损其本体，那么就让他咎由自取吧！但是他的自欺和欺骗并不能改变事实真相，这，不是真正的伊斯兰，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今天，伊斯兰宣教的立足点在于把这些人从蒙昧主义状态中转化到伊斯兰，把他们重新塑造成真正的穆斯林。

我们导入于伊斯兰并不是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任何报酬，我们不想在大地上称雄称霸，也不想为非作歹，我们绝不想为自己建立任何特权，我们的报酬不在人们眼前，而只在安拉那里。我们导入于伊斯兰，只因为我们爱他们，为他们谋求两世福利，无论他们怎样伤害我们也罢。因为这就是伊斯兰宣教者的本色，这就是他工作的真正动机。这样，面对着伊斯兰宣教者带给人们的深深的福祉，人们就会认识伊斯兰的真相，伊斯兰要求他们所旅行的各项义务的真相。同时，他们也会了解我们对他们所处的蒙昧主义状态这一事实的观点：那只是蒙昧主义，而与伊斯兰毫无关系；那只是私欲，而不是伊斯兰“沙里亚”法治；只要它不是真理，那它就只是迷误，而真理之外，除了迷误还有什么？！

在伊斯兰里，我们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也没有什么我们不得不辩白的；伊斯兰里没有什么向人们施展诡计的，也没有什么使我们在宣扬其真理时可犹豫的。在蒙昧主义制度面前，在东方和西方面前的精神溃败，迫使我们一些穆斯林从人为制度中为伊斯兰寻找一些局部性的共同之处，或从蒙昧主义“文明”行为中伊斯兰行为及其对某些事物的判断寻找可以依赖的证据。

如果确实有人需要防卫、辩白和寻找证据的话，那不是向人们宣传伊斯兰的人，而是那些过着矛盾重重、残缺不全，污渍痕痕的颓废的蒙昧主义生活的人们，正是他们想为蒙昧主义辩白，而同时，也正是这些人，他们攻击伊斯兰并迫使有些热爱伊斯兰但忽略了其真相的人们去为它辩白，好像伊斯兰被置于被告席位而不得不为自己辩解一样！

我在美国的几年生涯中，曾经有这么一些人攻击我们几个为数不多的委身于伊斯兰的人，当时我们中的一部分人采取了辩白与防卫的态度，而我却与他们相反，采取了反击西方蒙昧主义的立场：从他们颓废的宗教信仰到他们毁人的社会形态、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他们的三位一体论，人类原罪论，耶稣赎罪论--之类的既不符合理智又不能让人类内心诚服的理论；这种资本主义的垄断与高利贷的肮脏；这种除了法律措施之外便丧失了社会凝聚力的个人唯我主义；这种枯燥乏味、陷入生活迷途的唯物拜金主义；那种美其名曰性自由的畜牲式的自由，冠之以解放妇女之美名的女奴市场；在婚姻家庭制度中，丑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中所反映出的现实生活的荒唐、窘境和重重负担……然后，转而阐述伊斯兰的合理、高尚、人道和喜讯，伊斯兰对人类一直寻求而没能达到的崇高境界的执著追求，以及它在处理现实问题时所采取的基于健康的人类禀赋天性的原则之上的处理方式。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西方生活的真相，与伊斯兰的光明相比，这些事实足以使西方生活的主人们羞得无地自容了。但可悲的是，有些自称伊斯兰的人们在蒙昧主义苟延残喘的污秽面前显示了精神溃败。竟然从这一可怜而杂乱的西方垃圾堆和丑恶的东方唯物主义污秽中为

伊斯兰寻找共同之处！

至此，我勿需再说：我们作为向人们呈现伊斯兰的人，无论蒙昧主义压力怎样大，我们也不应该与它的任何一点思想意识、社会制度和传统习俗妥协而加以效法。

我们的第一使命是用伊斯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去替代这一蒙昧主义，而这一使命不可能通过在历程开始之时就与蒙昧主义妥协而加以效法来实现，这正如我们有些人幻想的那样。其实，这意味着在历程的第一步就宣告失败。

现行的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习俗之压力确实是一种强大而极有粉碎力的压力，这一点在妇女界尤为严重，穆斯林妇女在这一蒙昧主义面前确实面临着一种残酷而不幸的压力，但是我们定能找到一条走出迷津的道路。首先，我们扎稳脚跟，然后，我们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看待一切；我们必须认识到与我们所期望的伊斯兰光明生活的崇高境界相比，蒙昧主义所处于其中的不幸地狱的实质。

我们的使命不会随着与蒙昧主义的部分妥协而实现，同样，也不会我们隔离、抛弃或避开它而实现，决不会！我们的立场是有区别的混合，鸡群之鹤的交际。我们以博爱而为真理公开呐喊，以谦虚而凭信仰凌驾一切，最终让世界充满真理。那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蒙昧主义之中，而自信我们的道路是至正之道。这一变革是深远而辽阔的，是从蒙昧主义向伊斯兰的变迁，伊斯兰与蒙昧主义之间有一个大断裂带，上面搭不起半路相逢的桥梁。我们的使命是把蒙昧主义的属民输入伊斯兰，无论他们是那些生活在所谓的伊斯兰世界里而自称穆斯林的人们，还是生活在伊斯兰版图之外的人们，让他们走出重重黑暗而通向光明，而从这一悲惨处境中拯救他们，让他们也享受那种我们这些认识了伊斯兰并努力以它而生活的人们所尝到的幸福。不然，我们就告诉他们安拉曾命令他的使者（愿安拉福安之）宣告的古兰启示：

“你们有你们的宗教，我有我的正道。”（109:6）

信仰的超越

“不要气馁，不要苦闷！只要你们有正信，你们便是最优越的。”（3:139）

从这一天启的指示中得到的第一点启迪就是它在描绘圣战中的作战情景……但是，这一指示的真正涵义及其所涉及的领域都比这一情景及其所包含的一切场面要更广大、更深远。

它显示了一个信士对一切事物、一切事件、一切价值、一切人物的情感，认识及其评价它们时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始终如一的情操。

它显示出那一应该扎根于信士心灵的对每一种事物、每一件事件、每一条价值、每一位人物所持的超越感的情操，以信仰及其价值观超越于一切来自信仰这一源泉之外的价值观念的情操。

超越于那些背离了信仰道路的尘世势力；超越于那些没有发源于信仰源头的尘世价值，超越于那些不是由信仰铸造而成的人为传统；超越于那些不是由信仰制定的人为法律；超越于那些不是由信仰建立的人为社会制度。

这一超越……虽然势单力薄，人数不多，缺乏资金，但是它却正如具有了这一切一样，仍然超越。

这一超越不会在暴力面前低头，不会在荒唐的社会习俗和人为法律面前动摇，也不会被人们接受但无信仰支柱的社会制度面前弯腰。

在圣战中的紧密团结、坚定不移只是这一来自安拉的伟大天启指示所包含的许多超越情景中的一种情景。

这种信仰的超越并不是超人的意志，也不是冲动的勇气，更不是沸腾的热情，而是立足于蕴藏在宇宙本质之中的永恒真理的那种超越，这一永恒真理超越了尘世势力的逻辑，特定环境的思想意识，一定社会的因袭和人们的习俗，因为它与永生不灭的安拉联系在一起。

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盛行的逻辑和公认的习俗，对那些没有坚强的后盾做保护，没有强

硬的支柱做依赖而反对它的人形成一股粉碎一切的威胁和沉重的压力。盛行的观念和思想有着它自己的感染力，如果没有坚定地立足于一个真理并在其保护下蔑视那些观念和思想，如果不求助于比产生这些观念和思想的源泉更崇高、更伟大、更有力的源泉的话，那么就很难摆脱它的感染力了。

面对社会，如果一个人不依赖于一个比世人更坚强、比大地更坚固、比生命更高贵的支柱的话，他将会在社会盛行的逻辑，公认的习俗、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及其嗜好和追求面前感到孤独和无能为力了。

但是安拉并不愿抛弃信士让他去孤单地抵抗其压力，在这一压力面前呻吟。让苦闷和气馁削弱他，因此，安拉下降了这一天启指示：

“不要气馁，不要苦闷！只要你们有正信，你们便是最优越的。”（3:139）

这一指示的降临，就是为了解决气馁和苦闷这一难题。气馁和苦闷是在此类情况下伴生于人们精神中的两种直接的心理情感。这一天启指示是以信仰的超越而不仅仅是以忍耐和坚定来解决这一难题。这种超越感居高临下，满怀信心地去面对残暴的势力，盛行的价值观念、流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传统习俗以及纠集于迷途的人们。

的确，信士是最超越的，无论从支柱来说，还是从源泉来说，他是最超越的。整个世界算得了什么？人们又能怎么样？盛行大地的价值观念有何可奈？流行于世人之间的传统习俗又有何计可施？当一个信士从安拉那里接受指示并依赖于他，而又行进在安拉的道路之上时。这一切算得了什么？

他对宇宙存在的理解和世界观最超越。伊斯兰带来的这种对安拉的唯一信仰，是认识宇宙终极真理最完美的形式。当我们把这种信仰与世间堆集如山的世界观、信条和学派加以比较时，我们发现无论他们来自古今的伟大哲学，还是归根于偶像崇拜的信条和被篡改了的天经条文，还是起源于唯物主义学说的极端；当我们把这光芒四射、简明、和谐而完美的信仰与那人为思想的沉渣和极端加以比较时；伊斯兰信仰的伟大就会展现出来，恰如你从来没认识过它一样！毫无怀疑，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他们才是超越一切世人的。

他衡量生命、一切事件和人物的标准和价值观最超越。他的信仰来源于伊斯兰所带来的对安拉及其德性的认识。他的信仰来源于对大宇宙--而不是小地球存在范围的真理价值的认识。自然地，这种信仰将赋予信士一个比那些五花八门的人为价值更优越、更稳固的价值观。因为这些凡人只知道他们脚底下的东西，即使在同一代人之间，他们也不会坚持一个共同的标准，甚至在同一民族中他们也不会，不然，甚至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他的标准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发生着变化。

他的道德和情操、心灵和情感最超越。他对安拉的信仰，对安拉的美名和美德的信仰，正是这些美名和美德充满着崇高、清净、廉洁、敬畏的启迪，启示着有益的工作和正义地代理安拉治理世界。更不用说他对后世报应的信仰所带来的启迪，在安拉的赏赐面前，世上的艰难和痛苦变得微不足道，即使他撒手归真，在尘世生活中什么也没有得到也罢，信士的心灵却已经安然宁静了。

他的法律和制度最超越。当一位信士去审视人类在古今所认识的一切法律和制度，并与伊斯兰的法律和制度加以比较时，他将会发现所有这一切恰如孩提式的尝试，盲人般的探索，而伊斯兰却是成熟的法律、完善的制度。那时他将居高临下，满怀信心、仁慈、博爱地去看遭受着灾难和痛苦的迷了路的人类，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发现的只是超越了不幸和迷误的优越感。

第一代的穆斯林就是这样看待洋洋大观而败絮其中的蒙昧主义这一纸老虎，及其奴役人们的成规的。从本质上论，蒙昧主义并不是一个有限的特定时代，而是无论在过去，今天还是将来每当社会偏离了伊斯兰生活道路时所重复出现的堕落现象。

在著名的波斯统帅鲁斯坦的军营中，穆厄拉·伊本·舒尔白就是这样对待蒙昧主义思想、

价值观念和制度的。

艾卜·奥斯曼·奈赫迪传述说：“穆厄拉通过军营的拱门来到波斯人面前，他们让他落了坐，然后请示鲁斯坦面见他。波斯人为了掩饰他们虚弱的本质而布置了庄严的军仪，当穆厄拉进入时，他们已戒备森严，头戴王冠，身着镶金衣，地上铺着离统帅宝座足有三、四百步之遥的波斯地毯，使者只有从上面走过去，才能到达统帅的宝座前。穆厄拉当时留着四根辫子，他径直走上前去，坐上统帅的宝座并依在他的靠枕上，波斯人见状一片惊慌，一起跳上前去，东拉西扯，把穆厄拉掀翻在地。穆厄拉就喊到：“我们原来听说你们是宽容的民族，但今天我看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你们更愚蠢的人了，我们阿拉伯人都是平等的，我们的一部分人不能奴役另一部分人，除非他们之间爆发了战争。我曾认为你们也象我们一样平等地对待你们的属民，其实你们最好应该在我来之前就通知我，你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另一部分人的主宰。这种奴役决不会在你们之间久留，而我们也永不仿效你们的做法。今天是你请我来的，而不是我自己来的，我知道了你们的军心是涣散的，你们必然失败，因为英明的统治决不应立足于这种行径，也不应立足于这种头脑。”

在卡迪西亚战役之前，鲁伯伊·本·阿米尔在鲁斯坦及其卫队面前也是同样地坚定不移。

在卡迪西亚战役之间，萨阿德·本·艾卜·宛尔苏派遣鲁伯伊·本·阿米尔为他的使者去见波斯军队统帅鲁斯坦将军。当他到来时，他的宝座被靠枕和丝毯装饰一新，闪烁着昂贵的奇珍异宝，宝座上放着王冠，还有无可尽数的精美陈设。鲁斯坦坐在镶金的宝床上，而鲁伯伊却身着皮衣铁甲，骑一匹瘦马，他的坐骑向前走去直到踏上了地毯的一角，然后他才下了马，用一些靠枕把它栓了起来。他手持兵器，身着铁甲要去与鲁斯坦对话。卫兵对他说：“放下你的兵器。”他答道：“我不是自己来的，而是你们请来的，你们休要干涉我，不然，我就回去。”鲁斯坦听了就说：“让他进来。”他就手持长矛，一边戳着地毯，一边依着长矛走上前去。鲁斯坦问道：“你们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他答道：“安拉派遣了我们，我们要把他所意欲的仆民从同类崇拜中解放到对安拉的唯一崇拜，从今世生活的不幸走向两世生活的吉庆，从各种宗教的不义走向伊斯兰的正义！”

但是，沧海桑田，几多变迁？当今的穆斯林却在面对物质势力时显示了赤裸裸的被征服者的姿态。那么，就应该让他省悟，再也不要忘记他就是最超越的！做为一个信士，他应居高临下，满怀信心地对待他的对手，坚信蒙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走向灭亡的时代现象，信仰将一定会凯旋，无可避免。信仰的凯旋是早已注定的，信士决不向蒙昧主义低头。他坚信人们只是无谓地死去，而他的献身却能获得烈士的殊荣。他离开这个尘世只是走向乐园，而他的对手却离开这个世界走向火狱。两者之间的差别何其远哉，何其遥兮！他听见尊荣的主的召唤：

“那不信道的人在四方得势，你不要被这件事欺骗。那是些微的享受，将来他们的归宿是火狱，那卧褥真恶劣！敬畏主的人却得享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这是从安拉那里发出的款待。在安拉那里的恩典对于义人是更有利的。”（3:196-198）

盛行社会的信条、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都与信士的信仰、世界观、价值标准截然相反，虽然这样，他的超越感还是始终伴随着他：这些人们只是立足于可耻的立场。这样，信士就居高临下、满怀信心地，尊严而自豪，博爱而仁慈地看待他们，他的心灵深处涌动着强烈的引导他们走向幸福，使他们升华到他所生活的那种崇高境界的愿望。

虚伪在叫嚣，在狂吼、在挣扎、在装腔作势，以假造的威力环饰自己而借以掩盖其所隐藏的丑恶的真面孔，卑鄙的本质。而信士却居高临下，满怀信心看透了虚伪的垂死挣扎，看透了被虚伪愚弄的人群。从而，他即不气馁也不苦闷，他对他所坚持的真理的执著追求毫不减弱，他步伐坚定地行进在他追求的道路上，他那引导迷途之上被愚弄的人们走向正道的渴望也永不削弱。

社会沉浸于堕落的私欲之中，肆意可在耻的欲望中放纵，直至陷入了罪恶的泥沼。而却

自以为在享乐，自以为摆脱了枷锁和桎梏而得到了自由，在这种社会中，法律只是僵死的条款，所有不触及法律的奢侈和享乐，都是合理而合法的，人们陷入了堕落的泥淖，而一个信士却居高临下，满怀信心地注视着那些沉浸于罪恶深渊之中的人们，他唯自独尊，即不气馁也不苦闷，他所品尝到的信仰的乐趣和信念的甜蜜使他超越了这一切，从而他的精神不受迷惑，不会脱下清白而净洁的外衣而涉入肮脏的泥淖。

在一个抛弃了宗教、美德、崇高的价值、美好的追求以及一切美丽纯洁的事物的社会里，一个信士坚持他的宗教正如手中握一把火炭一样，而不信道者却讽刺他的立场奚落他的思想意识，嘲笑他的价值观念……当一个信士居高临下，满怀信心地看待这些讽刺者、奚落者、嘲笑者时，还有什么可以使他灰心丧气的呢？正如在古老而光辉的信仰之列，在漫长的大道上曾经行进的前辈圣贤之一--努哈圣人所说的那样，他宣告他说：“**如果你们嘲笑我们，我们也必定要像你们嘲笑我们一样嘲笑你们。**”（11:38）

他从安拉的启示中看到了居光辉之列者的正果，无耻之徒的结局：

“犯罪的人们常常嘲笑信士们，当信士们从他们的面前走过时，他们以目互相示意，当他们回家的时候，洋洋得意地回去；当他们遇见信士们的时候，他们说：“这等人确是误导的。”他们并没有被派去监视信士们，故今日信士们，嘲笑不信道的人们，他们靠在床上注视著：“不信道的人们已获得他们的行为的报酬了吗？”（83:29-36）

先前，尊贵的古兰给我们讲述了不信道者对信士们的发问：

“对他们宣读我明显的迹象的时候，不信道者对信道者说：‘哪一派的地位更优越，会场更优美呢？’”（19:73）

哪一派？是妄自尊大而否认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使命的那些人，还是聚集在他四周的贫困之士？究竟是哪一派？是奈多尔·哈里斯，阿目尔·本·希沙目，瓦立德·本·穆义拉和艾卜·苏福扬·本·哈尔兵^①还是比俩利，安玛尔，苏海布和赫巴布？^②难道穆罕默德曾经传播的不是福音吗？难道他的追随者不是那些在古莱氏部族中既无权势又无影响，曾经聚集在一个简陋之家--艾尔格目之家中的信士们吗？难道他的反对者不是拥有权势、地位和荣耀以及富丽堂皇的会场的那些贵族吗？

① 这四人都是当时反对穆圣（愿安拉福安之）传教的麦加古莱氏贵族中的极其顽逆者，他们最终都遭到了可耻的下场。

② 这四位圣门弟子都是坚贞不渝地追随穆圣（愿安拉福安之）的贫困之士，其中比俩利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人，苏海布是罗马人。

那确是尘世间的逻辑，是在各时各代看不到崇高境界的人们的逻辑。让信士摆脱虚伪的装饰、诱惑的因素、统治者的偏袒、君主的支持、享受的呼唤、直觉的倾爱、确是安拉的智慧之所在。信仰只是奋斗、艰难、圣战和献身……那么，就让热爱它的人勇往直前吧！他从内心坚信的热爱信仰只是为了一心一意侍奉安拉。而不是为了求爱于人们，也不是为了对人们自制的价值观和尘世利益的追求！那么，就让追求利益和奢望者，向往荣耀和装饰者，崇拜金钱和物质者，敬仰在安拉的称盘上一文不值的人世成规者们离信仰而去吧！

的确，信士不从世间的凡人那里获取他的价值观、思想意识和标准，以至从人们的评价中得以抚慰，相反，他从全人类的主宰——安拉那里获取这一切，安拉的眷顾使他满足，使他足够。他不从凡人的私欲中获取这一切，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他将会随着私欲的变幻而动摇，相反，他只从那坚如磐石既不动摇也不偏差的永恒真理之标准中获取这一切。他不从这有限而行将毁灭的世界接受这一切，相反，这一切从宇宙存在的本源之中涌发于他的心灵。正当他与全世界的主宰、真理的标准、存在的本源连接在一起时，他的精神怎么会气馁，他的心灵怎么会苦闷？

他的确拥有真理……那么真理外，除了迷误还有什么？让迷误拥有它的权势吧！让它拥有金钱吧！让它拥有它的追随者和跟随者吧！但这却改变不了真理！他的确拥有真理，真理之后只是迷误。信士决不会抛弃真理而选择迷误。无论形势怎样严峻、条件怎样艰苦，只要是信士，他就决不会抛弃真理而跟随迷误：

“我们的主啊！在你引导我们之后，求你不要使我们的心的背离正道，求你把从你那里发出的恩惠，赏赐我们，你确是博施的。我们的主啊！在无疑之日，你必定集合世人，安拉确是不爽约的。”（3:8—9）

路，就在这里

“誓以有宫分的苍穹，和所警告的日子，以及能见证的和所证的日子，愿掘坑的人们，被弃绝，那坑里有燃料点着的火，当时，他们坐在坑边，他们见证自己对信士们的罪行，他们对于信士们，只仇恨他们信仰安拉--万能的、可颂的主，天地的国权只是他的，安拉是见证万物的。迫害信士和信女而不悔过的人们，必受火狱的刑罚，并受火灾的惩治。信道而且行善的人们，必入下临诸河的乐园，那确是伟大的成功。你的主的惩治，确是严厉的。他确能创造，且能再造，他是至赦的，是至爱的，是宝座的主，是尊严的，是为所欲为的。”（85:1-16）

掘坑者的典故--正如古兰《十二宫》章所述--确是全世界各地各代的伊斯兰信仰的传播者值得参悟的一个真理。古兰这种有序有跋，加叙加议地讲述这一典故的文风，本身就刻画出一条条深远的路线，描绘出伊斯兰传播的实质，人们在这一传播中的角色以及在这一辽阔疆场中可能发生的一切--这一疆场比整个地球更宽阔，比整个今世生活更深远--为信士们点明路标，武装他们的精神世界去迎接安拉所预定要发生的、蕴藏于安拉的幽玄智慧之中的各种可能性。

那是一个关于一组信士的典故，他们信奉了安拉并公开宣告了他们所信仰的真理。接着，他们就遭到了敌人的迫害，那些恶棍们不可一世、横行霸道，强行剥夺自由信仰真理和万能、可颂的主宰之人权，剥夺安拉赐予的人类尊严，并以信士们受迫害的痛苦情景作为娱乐，以火狱的情景作为他们的游戏！

这些心灵以信仰超越了迫害，以信仰征服了生命，没有在恶棍们血与火的威胁下屈服，没有抛弃他们的宗教，直至被烈火烧死。

这些心灵挣脱了生命对他们的奴役，对生的留恋并没有在眼睁睁地面对这种残死的情景时征服他们。这些心灵摆脱了尘世的一切桎梏和吸引力，以信仰征服了生命，超越了一切。

而面对这些皈依了安拉的尊严而高尚的纯善心灵的，则是背叛了安拉的十恶不赦的该诅咒的兽性。这些兽性的主子们坐在火坑边，观赏着信士们怎样遭受火刑，怎样痛苦，烈火在吞噬着生命，尊严的人类在变为炭火和灰尘，而他们却以坐视这种情景为乐趣！每当一个青年或一位少女，一个女孩子或一位老太婆，一个小男孩或一位老大爷--纯善而尊严的信士被抛入烈火时，恶棍们兽性的狂喜达到了极点，疯狂地歇斯底里在鲜血和五脏六腑的燃烧面前狂跳了！

这就是那些恶棍们颠倒了人性而陷于卑鄙时所制造的可耻事件，他们以恐怖而残忍的刑场为娱乐，甚至连畜牲也决没有堕落到这种可耻的地步，因为野兽猎物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是卑鄙地以猎获物的痛苦为娱乐！

这也同样是记载着那一信士的灵魂获得自由，挣脱枷锁而升华到崇高顶点的事件。这一事件确实称得上是为全世界各时各代的人类赢得了作为人的荣耀。

在尘世的逻辑看来，暴力似乎战胜了信仰，那一组被安拉特选的坚定而尊严的，超越了一切而达到了崇高顶点的信士们的信仰，似乎在这一场信仰与暴力之间爆发的战斗中，显得既无意义又无价值！

讲述这一事件的古兰明文和圣训中都没有提到安拉由于这些恶棍们在大地上的罪恶勾当而给予他们严厉的惩罚，正如安拉曾毁灭了努哈的民众，呼德的民众，萨利哈的民众，舒尔布的民众，鲁特的民众以及严惩了法老及其军队那样。

在尘世的逻辑看来，这一结局令人痛惜！

难道就这样完了不成？难道升华到信仰之顶点的那一组信士们随着他们在火坑里的残刑而消逝？难道那一群十恶不赦的恶棍们就这样白白脱逃？

尘世的逻辑封闭了人们的心灵，掩盖了这一遗憾结局的真相！

但是，古兰却为信士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给他们揭示了另一个真理。使他们看到他们曾借以衡量事物的标准之实质，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之天地。

的确，生活及其所经历的一切幸福和痛苦，它所享受到的一切和被剥夺了一切，并不是最高价值标准，它也不是最终计算盈亏的价格准则，胜利并不局限于表面形式上的战胜，那只不过是许多胜利形式中的一种形式罢了。

在安拉的标准看来，信仰的价值是最崇高的价值；在安拉的“市场”上，信仰就是最畅销的商品；最高形式的胜利就是精神战胜物质，信念超越痛苦，信仰攻克迫害。在这一事件中，信士们的精神战胜了痛苦和恐惧，征服了尘世和生命对他们的吸引力，他们的精神攻克了迫害，使生活于各个不同时代的全人类通过他们的这一精神赢得了荣耀。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所有的人都要死去，但有的人死得轻如鸿毛，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赢得这种胜利，都能升华到这种境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挣脱这种枷锁的桎梏，获得这种自由而遨游于这样的天际。实质上，那只是安拉的特选和款待。让安拉的一部分尊仆也象所有的人们一样地死去，但让他们的死独具荣光，天园里的荣光和人世间的荣光。当我们从我们的大脑中勾销了“代沟”而把一代代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时，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当时，那些信士们完全可以抛弃信仰而换取生命，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自己的损失将有多大？全人类的损失将有多重？没有信仰，生命便无价值，没有自由，活着只是耻辱，当恶棍们控制了他们的肉体而要禁锢他们的精神时，生存变为一种耻辱；--如果他们在抹杀这种伟大意义时，他们的损失又有多残？

那的确是一种极其伟大的意义，极具崇高的价值。当他们还存在于地球上时，当他们触摸到烈火的燃烧时，他们已赢得了这一意义；当他们的肉体在焚毁时，他们赢得了这种被火焰烧白了的崇高价值！

况且，这一战场并不局限于这一地球，也不局限于这个尘世生活，战场的观众也不仅仅是一代人而已。其实，众天庭都参与了大地上的事件，在观看着它，为它作证，以它特有的标准去衡量它，这种标准与大地上的任何一代人的标准都不一样，与大地上的各个时代所有人们的标准也不一样。天庭里有成千上万倍于大地所包含的高尚灵魂，毫无怀疑，天庭的赞赏和荣誉比地球上人们的任何一种标准和评价都要绝对有意义，都要绝对更准确！

在这一切之后，还有后世。无论从事实真相来说，还是从一个信士对这一真相的感觉来说，后世是与今世不可分割，是与今世紧密联系着的最终天地。

由此可见，战场还没有结束，它的最终结局还没有到来，以大地上的表象部分为标准所作的判决并不是正确的判决，因为它是对一个整体事件中极其微小而不具意义的表象部分的判决。

第一种观点是那些目光短浅而想急于得出结论的人们的狭隘观点，第二种观点是古兰培育信士们去追求的面面俱到，目光远大的观点，因为它体现着正确的信仰观立足的那一真理。

因此，安拉给信士们为他们的信仰、服从、忍受考验和战胜生活的磨难而许下了报酬之约--心境的安宁：

“信道者，他们的心境因记念真主而安静。真的，一切心境因记真主而安静。”（13:28）

以及喜悦和博爱：

“信道而且行善者，至仁主必定使他们相亲相爱。”（19:96）

还有天庭中的纪念：

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当安拉的仆民之子去世时，安拉对天使们说‘你们取回我的仆民之子的灵魂吗？’他们回答说：‘是的’。安拉就说：‘你们确已把他的心肝取回来了吗？’他们回答说：‘是的’。安拉就问：‘我的仆民说什么？’他们回答说：‘他赞颂了您，并说：我们都是属于安拉的，我们都要回归于他’。安拉说：‘你们为我的仆民在乐园里修建一所家园并命名为赞颂宫。’”（提尔米基考证之圣训）

圣人说：“至尊至威的安拉说：我的仆民想起我时，我就在他跟前，当他记念我时，我就跟他在一起，当他在他的内心记念我时，我就在我的内心记念，当他在一群人之间记念我时，我就在比他们更好的群体中记念他。他近我一砵，我近他一腕；他近我一腕，我近他一尺；如果他向我走来，我就向他跑去。”（穆斯林与布哈里考证之圣训）

更有天庭之士为大地上的信士的奔忙：

“支持宝座的和环绕宝座的，都赞颂他们的主，都归信他，都为信道者求饶。他们说：“我们的主啊！你的恩惠和知觉是包罗万象的，求你教育悔过自新而遵循你的正道者。求你保护他们免遭火狱的刑罚。”（40:7）

最终，是烈士们在安拉阙前的永生：

“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在安拉那里享受给养，他们以安拉赏赐他们的恩惠而欢喜，并给那些留在人间还没有赶上他们的人们报喜：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他们以从安拉那里发出的赏赐和恩惠而报喜，还有安拉绝不使信士们徒劳无酬。”（3:169—171）

正如安拉连接不断地警告否认真理者、暴虐者和犯罪者，将在后世严惩他们，而在现世让他们多活几天，延缓他们到一定的期限，既使有时他在今世就予他们以惩罚，但主要还是都集中在后世的最终清算：

“那不信道的人们在四方得势，你不要让这件事欺骗。那是些微的享受，将来他们的归宿是火狱。那卧褥真恶劣！”（3:196—197）

“你绝不要以为安拉忽视不义者的行为，他只对他们缓刑到瞪眼的日子，在那日，他们将抬起头往前奔走，他们的眼睛不敢看自己，他们的心是空虚的。”（14:42—43）

“你应当任他们妄谈，任他们游戏，直到他们看到被警告的日子。在那日，他们将从坟中出来奔走，他们好像奔到牌位一样，同时，他们身遭凌辱，不敢仰视，那是他们被警告的日子。”（70:42—44）

就这样，凡人的生活与天庭之士的生活联络起来了，今世与后世联结起来了。善与恶，真理与虚伪，信仰与暴力之间斗争的疆场不只是这一我们生活的大地，尘世生活不是生命的最终环节，也不是判断这一斗争谁胜谁负的时刻。同样，生活及其所包含的一切幸福与痛苦，它所享受到的一切以及被剥夺了的一切，都不再是衡量真理的最高价值。

空间概念开阔了，时间概念也开阔了，价值标准的尺度也开阔了，信士的精神境界也开拓了，他的追求升华了。在另一方面，大地及其所负荷的一切，尘世生活及其所包含的一切都变得渺小了，而信士的形象也就随着他所看到的和认识到的领域和境界的开阔与升华而变得高大了。至此，我们看到掘坑者的典故在建立这一包罗万象、宏大崇高的信仰观方面，确是绝无仅有的。

古兰《十二宫》章中掘坑者的典故，对伊斯兰传播的本质特征以及一个宣教者应付各种不测事件时所应采取的立场的提示，值得我们进一步反省。

伊斯兰传播史已经为我们记载了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种宣教模式的不同结局的史例。

记载了努哈的民众，呼德的民众，舒尔布的民众和鲁特的民众的不同下场，同时也提到了那些为数不多的信士们的得救，古兰只提到了他们的得救，然后再也没有提及那些得救者们在大地上的角色及其生活。这些史例肯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安拉有时候让那些否认真理的不义之徒们在今世生活中提前尝一尝他的一部分刑罚，但是，最终报应在后世里等待着他们。

伊斯兰传播也给我们讲述了法老及其军队的结局，穆萨圣人及其民众的得救，并在某一特定的时期使穆萨的民众在大地上得势，即使他们在这段时期中没有完全进步到遵循正道的程度，即使他们还没有把安拉的宗教完全作为生活的道路而加以实践，但是他们的情况确比他们在历史上的作为进步了许多……这是不同于第一种模式的另一种模式的结局。

伊斯兰传播史也给我们描绘了那些拒绝正道与信仰，违抗穆圣（愿安拉福安之）的多神教徒们的下场，以及随着信仰在信士们的心灵中的奇迹般的凯旋，他们取得的全面胜利，在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人类从来没认识过的形式使安拉的生活道路支配了生活，建立了绝无仅有的功勋。

同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给我们刻画了掘坑者的模式。

与此同时，给我们例举了在古今信仰史记载中出现得比较少的其他模式。并且直到现在还一直为我们呈现着不外乎这些在历史长河中保留下来的结局之模式。

伊斯兰传播史上所发生的一切。不外乎是从掘坑者事件这一模式以至于其他或近或远的模式之间的迂迴过程。

历史没能逃脱这一模式--信士在其中没有得救，不信道者没有受到惩罚！其中的目的是让这一概念--伊斯兰传播者有可能在他们通向安拉的道路遭遇这种结局--在信士们的心灵深处扎根。让他们知道他们与事件的结局无关，他们的结局和信仰的结局只归安拉！

他们所应该做的只是尽他们的义务，然后就撒手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义务就是选择安拉，置信仰于生命之上，以信仰超越迫害，在意念和工作中一心一意只为安拉！然后把一切交给安拉，让安拉在他们和他们的敌人之间判决，正如他怎么意愿就怎么判决他的宗教和伊斯兰的传播那样，让他们走向信仰史所熟知的那些解决中的任何一种结局，或让他们走向他意欲的--只有他知道的，其他任何一种结局。

他们是安拉的雇佣工，无论在何时，无论在哪里，无论他怎样意欲，他们就怎么工作，只要他们工作了，就获得预定的报酬！他们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把伊斯兰传播导致于一个结局，因为那是主宰的安排而与雇佣工毫无关系！

首先，无论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都获得了安静的心境，崇高的情感，优越的世界观，从一切尘世枷锁及其吸引力中获得了自由，从恐惧和不安之中获得了解放。

其次，当他们还存活在这一渺小的地球上时，就早已赢得了天庭之士们的赞念和尊荣。最终，在后世，他们将只受简易的核稽而得享伟大的恩典。

伴随着这一切的，也就是他们之中最尊大的，是安拉的喜悦，他们被挑选出来作为完成安拉的伟大前定的工具，来做为安拉大能的外幕，安拉通过他们在大地上完成他所意欲的一切。

就这样，古兰式的培育使这一代被精选的早期穆斯林达到了这一认识高度，致使他们摆脱了自己和个人利益的纠缠，割断了他们与事件结局的联系。在安拉跟前作为雇佣工而工作，对安拉在任何形势、任何情况下的选择显示了诚服地喜悦。

当时，至圣的培育方式与古兰的指导相呼应，引导人们的心灵和眼光通向乐园，通向忍耐他们被选择而担任的角色，直到安拉以他的意愿为他们在后世开辟道路。

当至圣看到安玛尔和他的父母亲（愿安拉喜悦他们）在麦加遭受酷刑迫害时，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坚忍啊！亚赛尔一家，你们的约会定是乐园。”

据罕巴布·本·艾尔斯的传述，他说：“我们向安拉的使者去诉苦，当时他在天房克尔白

的荫子下枕着他的斗篷(休息),我们对他说:‘请您为我们求助吧!或者请您为我们祈祷吧!’穆圣就回答说:‘你们以前的信士有人曾被投入为他而挖掘的坑中,然后带来锯子从头锯为两半,然后用铁梳梳身,直到骨肉分离。这一切都没能使他抛弃他的宗教。以安拉起誓,他将一定增加他对我们的恩惠,那时一个人单身平安地从萨那旅行到哈达拉毛特,除安拉以及惧怕被狼追赶的羊之外,他什么都不怕。但你们却操之过急!’”

在每一个事件,每一种情况的背景,都有安拉的深奥哲理。作为宇宙的设计者,宇宙一切奥秘的洞悉者,宇宙间一切变化及其联系的协调者,他最了解蕴藏于他的幽玄中的深奥哲理,因为哲理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与他的意愿保持一致的。

有时,经过几个世纪,几代人之后,某一事件的哲理才被人们揭示,但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它的奥妙,甚至或许有人要追问为什么?主啊!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其实,这种发问本身就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信士应该避免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在每一个预定事件的背景,都有一种哲理;的确,心地无私天地宽,时间、空间、价值、标准--这一切范畴的辽阔,在一开始就使信士无需去考虑这些问题,而只是随着前定的车轮心境气和地前进而已。

古兰在致力于铸造一颗颗能承担重托的心灵,这些心灵应该是坚强的,征服一切的,专心致志的,从而它贡献一切,承受一切,而不去追求尘世间的任何东西。它重视的只是后世,他期望的只是安拉的喜悦,这些心灵做好准备去度过艰难、困苦、被剥夺了一切的一生,去承受苦难,奉献生命直到牺牲,而不去寻求眼前的报酬,即使这一报酬是伊斯兰传播的成功,伊斯兰的凯旋和穆斯林的胜利,还是安拉象惩罚前代的否认真理者那样严惩不义者,毁灭他们也罢!

直到古兰铸造了这样的心灵--它在大地上的生活中只知道奉献而不认识任何索取,只等待后世,认定它为裁决真理和虚伪的最终时刻,直到古兰铸造了这样的心灵,安拉验明了它从内心真诚宣誓和承担的一切--时,安拉给他们赏赐了援助,给他们交付了重托,但这一援助并不是为他们自身的,而是援助他们使他们有能力完成实践安拉的天启生活道路的信托。正因为没有被许诺将得到在世间所需求某种个人利益,所以它也不追求某种赏赐给它的尘世利益。那时,它已把一切专心致志地交给了安拉,它所知道的报酬只是安拉的喜悦。

所有提到援助,提到战利品,谈到信士们在大地上战胜了多神教徒的古兰启示都降示在麦地那,那是发生在所有我们上面提到的一切之后的事。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信士的计划之外,他的期望和追求之外。援助本身的来临是安拉智慧的需要,让这一生活道路在人类生活中得以现实地体现,让它在某种特定形式下得以实践,让人们世世代代以之为榜样。这一切并不是信士们所承受的艰难、困苦、牺牲和痛苦的报酬,而是安拉前定中的一个环节,其中含有丰富的哲理,足供我们今天去参悟!

全世界各时各地的伊斯兰传播者都应该对这一点予以深深地思考,这一点将保证他们毫不含糊地看清路标,将坚定那些想坚持前进走向结局的人们的步伐,而不顾及这一结局是怎样的。然后让安拉的前定去决定一切,这样,当他们前进在满铺白骨、遍地尸体的血腥道路上时,不去顾盼尘世的战胜或失败,以及真理与虚伪之间的裁决。但是,如果安拉愿意借他们之手为他的宗教及传播创造业绩时,安拉就会完成他的意志,但这并不是痛苦和牺牲的报酬,决不是!尘世不是报酬之所,而实质上,那只是安拉拣选他的一部分仆民,借他们之手去实现他的天启生活道路及其传播,通过他们去完成他对某些事件的意志,实现他的前定。这一光荣的拣选,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在这一拣选的面前,尘世生活显得渺小而无价值,世间的一切痛苦与灾难都会烟消云散。

另外,还有一个真理,在关于掘坑者之典故的古兰评论中安拉对此予以了指明:

“他们仇恨信士,只是因为他们是信万能的、可颂的安拉。”

这一真相,值得各时各地的伊斯兰传播者予以反省。

实质上，信士和他的敌手们之间的斗争，是信仰的斗争，而绝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他们的对手仇恨他们的，只是信仰，他们对他们恼怒的，只是信念。

那不是政治斗争，也不是经济斗争，更不是种族斗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一斗争就容易坚持了，这一难题就容易解决了。但究其实质而论，它是一场信仰的斗争--要么是信仰，要么就是不信，要么是伊斯兰，要么就是蒙昧主义。

当时，多神教徒贵族们提议交给安拉的使者（愿安拉福安之）金钱、政府和一切享受而只换取他的一样东西，那就是放弃他的信仰斗争，如果安拉的使者当时答应--其实决不可能!--在这件事中妥协，而按他们的提议去做的话，那么他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决不会发生！

那确是信仰的事业、信仰的斗争……这一点是信士们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他们的敌人时所应该坚信的。他们的敌人仇恨他们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一信仰-只是因为他们的皈信万能，可颂的安拉，只是因为他们虔心服从他，顺从他！

信士们的敌人也许会企图在这场斗争树起一面非信仰旗帜的旗帜，例如经济旗帜，政治旗帜或种族旗帜，以便破坏信士们斗争的真相，以便在他们的灵魂中吹灭信仰的火炬，那么，信士们不再应该受骗，他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破坏形象的作为是预谋的诡计，改变斗争旗帜的人只是想骗他们放弃取得成功的真正武器，无论成功的形式如何，是掘坑者事件中信士们的灵魂自由升华的形式，还是发生在第一代穆斯林之间的取得明显胜利的形式--它也同样产生于灵魂的升华。

今天，我们看到十字军基督教世界妄图破坏我们旗帜形象的实例。他们欺骗我们，企图我们忘记斗争的真相；他们捏造历史，妄称十字军战役是殖民主义的前奏，决不是！实质上，在中世纪，当基督教在文化上无能摧毁伊斯兰时，后来就以殖民主义为籍口发动了战争来掩盖他们十字军精神的真相。那一十字军侵略，在来自不同种族的穆斯林将军们--其中有库尔德人萨拉丁，马木路克人突兰·沙--的反击下，在信仰的磐石上碰得粉碎，那是因为那些不同种族的人们忘记了民族主义，记起了信仰，在信仰的大旗下取得了胜利！

“他们仇恨信士，只是因为他们皈信万能的、可颂的安拉。”

伟大的安拉说得太真实了，而那些诋毁者和骗子们都是撒谎的无耻之徒！

知感安拉，初译于 1990 年 2 月 15 日

定稿于 1993 年 8 月 11 日故乡

